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金

感伤小说

GANSHANG XIAOSHUO

陳翔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京)

7

巴 金	域外小说	鲁 迅	自剖小说
老 舍	幽默小说	郭沫若	漂泊小说
张天翼	讽刺小说	许地山	灵异小说
沙 汀	乡镇小说	庐 隐	人生小说
施蛰存	心理小说	艾 芜	流浪小说
茅 盾	社会小说	叶圣陶	教育小说
郁达夫	自叙小说	冰 心	温馨小说
沈从文	乡土小说	丁 玲	女性小说
废 名	田园小说	鲁 彦	乡俗小说
张爱玲	畸情小说	孙 犁	诗意小说
		王统照	苦难小说
		靳 以	平民小说
		萧 红	氛围小说
		陈翔鹤	感伤小说
		柯 灵	世情小说

ISBN 7-5321-1409-0 / i · 11C9

定价：9.50元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金

陈翔鹤

感伤小说

王富仁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华均绘

陈翔鹤 感伤小说

王富仁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106,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321-1409-0/I·1109 定价:9.50 元

序

王富仁

大抵在一个民族的启蒙时代过后，接踵而至的便是一个感伤的时代。启蒙时代有启蒙主义文学，感伤时代则有感伤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感伤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十八世纪末叶，当时的著名作家罗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就取名《游历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但在这个感伤主义时代之前，英国则是一个启蒙主义时代。第一期的启蒙主义者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在他的哲理诗中提出了他的政治、哲学和伦理的观点，在他的《论批评》中阐述了他的美学准则，而约瑟·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和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

1672—1719)则创办了影响广泛的《闲话报》和《旁观者》;第二期的启蒙主义文学则是以萨姆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和多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等著名小说家的作品构成的。就整个欧洲文学来说,十八世纪是一个启蒙主义时代,但到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中,感伤主义的成分便发展起来了,连被鲁迅称之为“恶魔诗人”的拜伦,也是一个被忧郁、伤感的情绪咬啮着灵魂的诗人,终其生都未能摆脱自己心灵中的忧郁的阴云。在中国的新文学中,情况也是如此。《新青年》时期是一个启蒙主义时期,当时的启蒙主义者以民主、科学两大理性的旗帜相招徕,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对社会人生抱着进化论的思想,主张乐观主义。连对现实人生怀着浓重失望情绪的鲁迅,也不得不在瑜儿的坟上凭空填上一个花环,不使单四嫂子在梦中无法见到死去的小儿宝儿,因为他的前驱者是不主张悲观的,他得使自己的作品显出若干的亮色。但没有过了几年的工夫,感伤主义的情绪便发展起来了,首开风气者是郁达夫,他的小说集《沉沦》出版于1921年,距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时间不到三年。如果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是“救救孩子”的呐喊,郁达夫在《沉沦》中叫出的则是“救救我”的呼唤。他的每篇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他自己的化身,他就利用主人公的口尽情发抒自己的痛苦和哀

伤，在内心苦闷的淋漓尽致的宣泄中获取艺术的快感。而鲁迅的小说却呈现着另一种状态：他的痛苦是说不出的，苦闷只在自己的胸中膨胀着，给人造成一种被囚禁的憋闷感受。在郁达夫的小说里，人生像一只无所不在的网罟，自我就是这网中的一只小鸟，不论朝哪里飞去，翅膀都难以扇动，最终是翅折毛脱，伤痕累累，不是为环境所毁，便是自己气绝身亡。当然，在创造社里，也有郭沫若的更加慷慨激昂的呼喊，但这呼喊却不像启蒙主义者的号召那么坚实有力，因为它不是思想的启示而是情绪的激励，如梦中的大呼猛进，心里飞扬，神驰意掣，但身重体倦，不稍迁徙，所以就连郭沫若也常常做无可奈何的怨诉和悲痛愁苦的哭述。可以说，早期的郭沫若的作品里，有两幅不同的郭沫若的自画像，一幅是热情洋溢，大呼猛进的战士的郭沫若，一幅是穷困潦倒、愁苦感伤的书生的郭沫若。至于“创造社”其他的青年小说家，像倪貽德、滕固、周全平、白采、陶晶孙等等，沿着郁达夫感伤主义道路发展者多，继承郭沫若慷慨激昂情调者少。从整体说来，创造社在二十年代初掀起的是一个感伤主义的大合唱，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创造社这个小团体的范围，像庐隐，像许地山，像王以仁，都不是创造社的成员，其作品的感伤主义情调也是非常浓重的。这时也有继承着“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仍不能不说是感伤的情绪压倒了理性的启蒙。陈翔鹤是“浅草社”、“沉钟社”的主要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中感伤主义的成份也是很

重的。

我认为，以上所举的中外文学史的例证并不纯粹是偶然的巧合，而应当是一个合乎规律的文学现象。大凡启蒙主义，都是在一个旧的完整文化系统中产生的。旧的文化系统是在现代科学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现代理性没有正式形成之时由远古时的古圣先贤们建立起来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它成了一个民族有相当稳固性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并且为全民族的成员所接受，成了用习惯性的力量维持着的固定不变的传统。但当现代的科学逐渐发展起来，现代理性思维方式开始改变了少数知识分子认识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他们开始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重新的审视，把全部的传统观念都纳入到理性的法庭上来进行审判。在这时，他们坚信自己的理性是健全的，坚信自己的新的文化追求的合理性，并且相信不论多么艰难整个人类都最终会接受自己的思想。在“五四”时期，不论是胡适对自己所提倡的白话文，还是陈独秀、周作人对自己所倡导的思想革命，都充满一种自信心。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不可能使文言文总是处在严重对立的状态，文言文对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的交流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同样，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必然要带来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旧的文化传统，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很难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变革，必须实现科学、民主的两大思想目标，必须提倡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对于这两点，即使对旧传统势力的强大有着最充分意识的鲁迅，

也是坚信不疑的。他在《〈呐喊〉自序》中首先提出的是“铁屋子”能不能被打破的问题。显而易见，如若他始终坚信这个“铁屋子”是根本不可能打破的，他是不可能去启蒙的。启蒙主义这种思想形式本身就决定它不可能是完全的感伤主义的，它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转移世界，世界是有希望的，人也是有希望的，其希望就在人能认识周围的世界，认识自己，假若你无法做到这一点，责任应在人自己。但是，启蒙主义者的希望，是在整体的理性思考中建立起来的，它是整体的、历史的，而不是个别的、现在的。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形式又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原则是建立在人的幸福的基础之上的。新的思想原则若不和人的幸福相联系，它就是毫无意义的。这在他们的下一代的青年追随者身上，产生了新的异变。

显而易见，启蒙主义者是在自己的人生矛盾和思想矛盾中选择了启蒙主义的思想道路的。假若他们未曾接受传统思想的教育和束缚，未曾感到传统观念对自己精神意志的压抑，他们是不会转而攻击传统思想的。所以，他们之攻击传统思想，就意味着自我的解放，他们也在这种自我解放的过程中感到自我的人生价值，感到自我的幸福。在这时，他们自我的解放是与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目标融为一体的。但跟随启蒙主义者之后发展起来的青年一代，却无法在这思想的启蒙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他们之接受启蒙主义的思想原则是与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幸福追求直接联系在一

起的。在他们面前，摆着两种文化，两种思想原则，他们在自然的条件下会接受哪种文化的观念和思想的原则，不取决于对于过去或未来的理性思考，而更取决于哪种文化、哪种思想原则与他们的本能要求更相切合。不难想象，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社会的平等，婚姻的自主，恋爱的自由，民主的理想，更适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更符合青年的本能要求，他们几乎都在毫无心理障碍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些思想原则，认为这都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他们也就带着这样的人生理想进入了中国的社会。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痛苦的人生道路开始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胜利，中国启蒙主义者的胜利，同一切启蒙主义者的胜利一样，仅仅是思想原则的胜利，并且这种思想原则的胜利也主要停留在书面上，停留在接受书面文化影响的少数青年知识分子范围之内。说得更确切一些，一切启蒙主义者的胜利充其量也只是在旧的文化结构中找到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有限的空间，而不是新的思想原则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主要思想原则。整个社会的思想还被传统的习惯势力占据着，整个社会还同以往的社会没有根本的差别。可怜这些怀着新的人生观念和幸福追求进入社会的稚嫩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们自信自己比整个社会上的人更有思想、更真诚、更有学识的时候，却在实际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了他们根本难以克服的重重人生障碍。如果说前一代的启蒙主义者是在旧文化的体制中获得

了自己较可靠的社会地位之后开始向旧的文化传统宣战的，是在已经有了忍耐旧文化传统的思想压力的能力后进而反抗这种压力的，他们却是在还没有这一切的条件下，希望以新的思想追求获得社会的承认和人生幸福的一代青年。但事实却与此相反，新的思想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幸福，反而毁灭了他们的人生幸福。正像鲁迅所说：“但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假若他们是旧传统的羔羊，他们会渐渐习惯于旧传统的压力，把一切不满当作理所当然并且根本不可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从而满足于一切，他们所能得到的，但这些青年却已经不可能在顺从现实社会中获得自我的心灵满足，他们以新的思想原则和价值标准感受世界、感受自己，但又根本无法获得自己所要获得的，乃至连传统才子们所能获得的东西也难以获得了。就在这双重的失落中，他们成了社会的孤儿，世界给他们留下的几乎只有痛苦和绝望。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经向启蒙主义同行提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的话，分明是预见到，启蒙主义者的身后，走来的必然是一些

感伤主义者，他们被启蒙主义者所唤醒，有了更敏锐的现实感受，原意是要追求更加幸福的前途，但得到的却是更加锐利的痛苦感受，经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感伤情绪也就成了他们典型的情绪特征。

启蒙主义的话语形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新的思想原则是符合人性的要求、能给人以更大的幸福的思想原则。但在启蒙主义者这样说的时候，却有一个基本的假定条件，即这种思想原则应是整个社会普遍信奉的思想原则，因而他们的思想基点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而不是纯粹自我的、个体的。至于他们自己，则是作为一个“过客”，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物”进行意识的。他们自觉意识到自我是生长在旧文化传统内部的人，是在旧传统的压迫下曲折生长着的小草，他们的人生价值就是与旧的文化传统的斗争，就是要在历史注定的人生道路上进行长途跋涉，一切幸福和幸福的理想都不属于他们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启蒙主义小说几乎都是在一个基本结构模式中建立起来的：传统和社会人的命运。这里的社会人不是或主要不是作者自己，作者是一个观察者，是亲眼目睹了传统习俗、传统思想怎样扼杀了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精神和肉体的人。这种结构模式以最典型的形态出现在鲁迅的小说中。不论是以第三人称写成的《药》、《风波》、《阿Q正传》等小说中，还是在《孔乙己》、《祝福》、《孤独者》等第一人称的小说中，作者都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他看到了一个个人的悲剧，因而对统治着这个社

会的旧的伦理道德充满仇恨和愤懑，但又不常公开表现出自己内心的主观情绪，以始终保持着他所描写的一切的客观真实性的面貌。但到了他们下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这里，其思想基点发生了一个基本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在原因在于，所有的启蒙主义者都不可能转移那些已经依靠传统文化观念获得了自我价值实现的人。这些人的人生理想就是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上建立起来的，而相对于他们的理想，他们已经满足于现实的一切，不再会产生新的追求和新的观念，几乎只有年轻的一代在设计自己未来的前途和自我的精神人格时才会更多地受到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影响，而这时的年轻人，恰恰把启蒙主义者的社会理想转化成了个人命运的追求，转化成了与自我幸福追求密切相关的东西。就社会思想史的意义来说，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假若仅仅是一种社会的抽象理念，假若仅仅停留在非个人的集体追求上，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就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际的影响作用，假若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原则要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影响作用，它就必须个人化，必须同社会个体的人的具体幸福追求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启蒙主义者是向社会论证并宣传了螃蟹好吃并有益于人的健康的人，但他们却不是吃着螃蟹长大的人，真正吃螃蟹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人，但他们之吃螃蟹不再主要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的健康或享受。在爱情上，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正大光明地谈恋爱、争取婚姻自由的人；在经济上，他们是中国

第一批真正地靠卖文为生的知识分子，并且所从事的是文化事业，而不像鸳鸯蝴蝶派、黑幕派小说家那样纯以赚钱为目的；在社会上，他们是中国第一批主要以从事文化事业获得社会名誉和社会地位的人，这种社会名誉和社会地位是靠社会赋予的，不主要是由官僚嘉奖、提拔、重用得来的。爱情、自由、独立都是“五四”启蒙主义者提倡的基本社会原则和思想原则，他们则是这些思想原则的第一批实践者。但与此同时，启蒙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点也便转化成了纯个人性的，是以个人的幸福追求为前提的。幸福是连接启蒙主义者与感伤主义者这两代人的思想中介，但启蒙主义者由这个中介出发提炼出了自己的社会思想，提炼出了科学、民主、自由的三大社会原则和社会思想原则，感伤主义者则由这个中介出发落实到个人的、自我的幸福追求上。在感伤主义小说中，居于最核心地位的是一个与作者几乎可以等同起来的具体人物，作者就用这个个别人的眼光和心灵观察、感受和评判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而在启蒙主义者的小说中，作者则是以更普遍的社会原则和社会思想原则观察、感受、评判其中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作者自己的。

不论任何时代，纯个人的幸福都系于三个方面：一、爱情；二、金钱（或曰经济）；三、地位（或曰名誉）。爱情又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性欲望的满足；二是感情要求的满足，感情要求可以是两性间与性要求结为一体的，也可以是亲友间的。但两性间的爱情则综合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金钱

系于物质欲望的满足，地位系于权力意志的实现，而名誉则与权力意志有很大关系，它能带来更广泛的社会群众的信赖和服从。不难看出，这也是感伤主义小说的三大主题，而彼此又是联系在一起。启蒙主义小说的总主题是文明与愚昧的斗争，科学、民主、自由是它的三大主题，迷信、专制、无个性是它批判的主要对象。感伤主义小说的总主题则是个人命运的主题，是幸与不幸的对立，爱情、金钱、地位才是它的三个中心议题，爱情上的失意、贫穷、被社会歧视则是痛苦的三大根源。

“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

（郁达夫：《南迁》）

在由启蒙主义的社会主题转入感伤主义的个人主题的时候，小说的根本思想命脉也发生了相应的转移。启蒙主义者的思想是人道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根本思想是个人中心主义的。启蒙主义者也提倡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但他们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是社会性的，是在你、我、他的彼此关系中被确定的，他们不承认任何个人自我现实感受的绝对合理性。这表现在鲁迅小说中，不但第三人称的“他”并不代表绝对合理的人生感受，就是第一人称的“我”也不是唯一的合理的现实人物。多个“我”的交叉几乎是鲁迅那些第一人

称小说的特点(《狂人日记》中有笔者的“我”和“狂人”的“我”、《头发的故事》中有作者之“我”与N先生的“我”、《在酒楼上》中有作者之“我”与吕纬甫之“我”等等)。感伤主义者的个人中心主义则是在“我”或与“我”几乎等同的一个现实人物的感受中评价整个世界的,除此之外,我们感觉不到另一个更根本的社会原则和思想原则。这个特定人物的幸福是作为最高的社会人生的原则而存在的。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个人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并不像我们乍听起来那么可怕,因为这时的感伤主义者恰恰都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年轻贫弱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启蒙主义者体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求生存、求发展的思想精神要求,感伤主义者体现的则是现代中国社会上知识分子这个弱小无力的独立社会阶层的思想精神要求。它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它的社会地位的低下、它在整个社会上的不被理解和同情,恰恰是在感伤主义小说中才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它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稚弱和无力。在启蒙主义小说里,任何个人都应是有主动性的自我,是向传统习惯势力进行反叛并因这反叛而被社会所遗弃的自我,而在感伤主义小说中,自我则是一个被动性的自我,他们是真诚善良的,但却是无力的,社会因他们的真诚善良和贫弱无力而遗弃了他们。

从社会原则向个人幸福要求的转移,使“五四”启蒙主义者的一系列基础观念发生了变迁,而这变迁了的观念则

愈加加重了感伤主义者的感伤主义情绪。在中国启蒙主义者的观念中，爱情是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原则被提出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根本，也是人的一种权利。这种原则是与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相对立的，是对“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原则的否定，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但中国启蒙主义者的这种思想批判，并不能实际地改变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的习俗，它靠的是下一代青年的实际爱情追求。但一当他们实际地进入了独立的爱情追求，情况马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即他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婚姻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存在过程中的永恒矛盾问题。从《终身大事》（胡适）的情节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启蒙主义者的爱情描写，是以男女两性爱情关系的建成为前提的，是以二者共同进行的不妥协的斗争为前提的。在他们的模式中，构成的是爱情与婚姻的对立，而不是爱与不爱的对立。鲁迅的《伤逝》极大地将爱情婚姻的主题深化了，但他仍然是在爱情与全部社会关系的矛盾对立中提出问题。但对于这时的感伤主义者，爱情自身的建立却是更加重要的问题。爱情并不仅仅是婚姻制度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的问题，而是带有诸多神秘因素的普遍的人性问题。爱情并不仅仅与幸福相联系，同时也与痛苦相联系。先天地被分裂为男和女的人类，每一次在心灵上的接近都伴随着痛苦的体验，而对于一个个青年男女就更是如此。在启蒙主义者那里，爱情存在在人类的理性追求中，它的非现实性和非个人化的特征保持了

它的概念的单纯性。但在此后的年轻一代的个体的、具体的爱情体验中，爱情则是一个多面体的东西，它不存在于他们的观念中，而存在于他们的实际的感受中。这是一种情感体验，一切的社会、人生的和人性的本质都在这活生生的体验中存在着。任何的理性判断都不足以说明它的全部实质。与此同时，在这个个体化的体验里，男和女再一次被剥离到了不相重合的两端，郁达夫和庐隐的爱情体验是不相同的，两性的差异使彼此的精神要求成了彼此对立的，具体的文化语境更加深了二者之间的裂痕。他们抱着追求幸福的目的去追求爱情，仅就这个意义而言，感伤主义者的生命体验中包含了更深远的人生意义和精神内涵，西方由启蒙主义向浪漫主义（其中有更明显的感伤主义倾向）的发展过程，是文学的审美特性进一步强化的过程，是人的精神追求从社会历史的现实追求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因而也是文学的独立性更加强化的过程。但在西方由启蒙主义向感伤主义转化的阶段，宗教传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宗教把人类的精神追求从物质实利的现实追求独立出来，使其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看到，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在对启蒙主义的理性原则进行反叛的时候，不是走向了更加实利化、更加狭隘化的道路，而是走向了更加精神化、更加高尚化的方向，他们是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和天之骄子的身份向世人发言的。他们的情感主义是整个人类的情感主义，是人类的心灵的痛苦，因而他们追求的自由也同时体现着人类、社会和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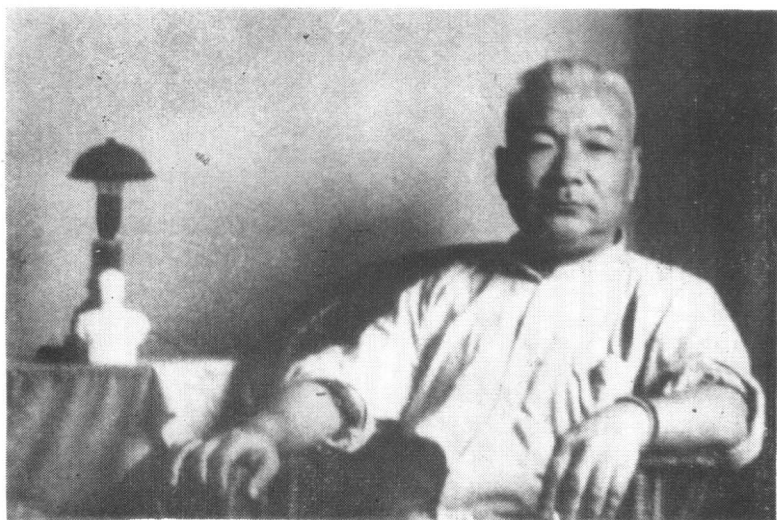
的自由。他们在人类面前不是被动的，连他们的感伤都包含着精神的力度。西方浪漫主义的这种特质，在中国的启蒙主义作品中，特别是在鲁迅的作品中反而有更集中的体现，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总体精神的再造者，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不是纯个人实利的和现实命运的，而在后来的感伤主义者，则更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走向情感主义的，他们是被动的受难者，而不是主动的追求者，因而他们从自我的情感表现中发现不了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作用。如果说西方浪漫主义者把自我的悲哀视为神性的不自觉地发露，鲁迅的悲哀被鲁迅感受为中华民族对现实命运的内在知觉，中国感伤主义者的感伤则被他们视为引发别人对自我同情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理性上找不到自己情感的依托，他们只能再次返回到启蒙主义者的理性原则中来。这样，他们在反对启蒙主义的理性化倾向时，反而使自我走向了更加理性化的道路，他们比鲁迅更加公开地发议论、讲道理，以图为他们的情感体验寻求理性的依托，为自己的个人感受寻找社会的意义。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却深深地陷入到了理与情的尖锐矛盾之中，中国的启蒙主义理性命题并不能为他们的情感体验提供恰切的说明，他们在把自己的情感体验与启蒙主义的意义结构相连接的时候，往往显得十分牵强，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例如，他们哀叹着祖国的软弱，但对自己的软弱却有着本能的迷恋，他们甚至夸耀软弱，故意以软弱换取读者的同情，他们像启蒙主义者一样攻

击社会群众的愚昧，但启蒙主义者却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主张，他们却是在没有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明敏见解的情况下空洞地指责别人的愚昧的；在爱情的描写中，他们有时揭露异性的庸俗自私，但在他们的爱情观中，我们看到的又往往只是对自我的关怀，他们的爱情是为己的，形的吸引、肉的刺激、同是天涯沦落人般的同情和怜悯，仍是他们所追求的爱情的基础，才子佳人式的理想反映着他们现代爱情观念的淡薄；他们攻击达官贵人的虚骄，但他们自己的苦闷却又常常停留在对自己贫贱地位的自卑意识上……这一切都大大影响了中国感伤主义小说思想艺术的成就。他们靠抒情感人，但他们的抒情却往往难以震撼读者的心灵，在艺术结构上也常常是松散无力的。

在本书中，我们选编了陈翔鹤的三个近于中篇小说：《不安定的灵魂》、《独身者》和《古老的故事》。从基本形态而言，它们都可以称之为感伤主义小说。它们反映的是一个觉醒青年而又找不到人生出路时的悲哀。抒情性的特征，感伤主义的情调；爱情、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主题、第一人称的大量运用，都与二十年代的感伤主义小说有着极为相似的特征，但陈翔鹤的小说似乎比一般的感伤主义小说有着更多的写实主义特征，在接受着郁达夫小说的影响的时候，也更多地接受了鲁迅小说的影响。较之郁达夫的小说，陈翔鹤的小说中较少怨诉的调子，更多坚实的现实描写，他也不像郁达夫一样多写自然景物，因而他也没有隐遁于大自然、企

图在大自然中消解人生悲哀的情绪。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三篇小说对陈翔鹤的影响则是处处可见的,只是没有鲁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那种超越性态度。以沉实的笔调,叙述觉醒青年的人生悲哀和感伤的情绪,似乎可以被认为是陈翔鹤小说的总体特征。

1994年6月22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像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从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

感
伤
小
说

目 录

序	王富仁
不安定的灵魂.....	(1)
独身者	(76)
古老的故事.....	(127)

不安定的灵魂

新近才安上了火炉。天气并不冷，不过到夜里来仍旧将它烧着，因为是想要早早的便享受一点冬的情调。芸这几夜似乎颓唐得很。在她幼稚而天真的面孔上已经没有平时那种活泼的表情，嘴角里没有微笑，眼睛也是呆呆的，只是瞅着那屋内黑暗的角落。她不声不响的，实在是使我觉得有些害怕。因此昨夜当我们正在炉边默坐时，我便伸手去握了她的双手，恳切地问说：“芸，你这两天可是心里有些不好过？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她抬起了头来，望着我，但眼珠仍是呆呆的，一动也都不动。从她那惶惑的，黑而多水分的清明的眸子中看来，便令人想起那在困厄中而欲楚楚依人的小鸟。“芸，你告诉我吧！说了出来，我虽然不能为力，但或许你自己的心里觉得要轻松一些。”“因为我看见了火炉，不禁地便想起了孙先生。我不愿意看见火炉！”

她又呆呆的歇了一会，才如此地说。在话完之后，她便又用手绢去蒙住了脸，两肩不住的在那里颤动，“孙先生”这三字在我们的耳里，不是很熟习的吗？然而今夜，她说出口来，既是费了如许大的气力，而我听了，也是如枪弹般的，颗颗都直穿入了我的心里，在那里一阵阵的疼痛不已。

于是陡然间全屋子的光线都似乎昏暗起来了。而我们的头和心，同时的也都沉沉地低落了下去。

我们沉默地坐在那儿，而且在这样沉默中，更思念起了那个现在已经不可再见的了，可爱的奇异的人……

孙树立君，在先本来是芸的朋友，也是芸从前学校里的讲师。在我同芸认识了之后，便常常的从她口中听见了这个名字。但在我们未订婚之前，我总不曾得便的遇见过他一次。及到后来我向芸求婚的信用双挂号寄了出去，而接到她的复信中有云：“要去问问孙先生然后才能定夺。”这样我才知道这位孙先生之在她心目中是何等的占有位置。然而在我们举行订婚礼的野宴中——其实所谓婚礼者也并无仪式，只不过是聚几个朋友，随便的在城外游逛一天罢了——我终于得见这位孙先生了。他是一个很清瘦的人，穿着洋服。面貌也并不老，只是神气看来似乎太萧索冷淡一点。他说话时很少，只是极留心的去听他人的讲话，微微的笑着，似乎觉得很有趣味。他又有一种特殊习惯，就是他时常都喜欢取出手绢来，揩着自己的手。

那日他所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一瓶一八五〇年的白兰

地酒和一束鲜花。据他说是愿意我们快活康健的再活七十五年，也像这酒一样，愈陈久愈好。后来到了酒酣耳热时，他更极活泼地谈了许多话。而最使我难以忘记的，就是他得便的又独自一个悄悄的拍着我的肩膀，低声地问我是否果真爱芸，为什么此时便要结婚？隔了一会，他又说他在报纸上时常见着我的文章，因此很能知道我的性格及为人。我只记得当时回答他的，大概是说，我觉得在外乡飘荡得久了，生活很是疲乏，非大大的增加一些爱的力量，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才愿意同芸结合；而且我也更能忠诚的爱她，现在非有了她我不能再有生活。他听了，点着头，十分的觉得满意。

从此以后，我们的交往便开始了。才知道了他还是我的先后同学，高三班，先我两年毕业。毕业后，便担任了三个学校的课，更在交通部兼任一点差事。从他谈话中，并知道了他也是一个喜欢文艺的人。他曾经读过许多书，对于文艺的见解很高，完全不落庸俗。说也奇怪，在我平时爱好的作家，差不多也尽都是他所欣赏的几位。以此我们的交情便一天一天的浓厚了起来。

及到了秋天，我同芸结婚了后，经我们诚恳的邀请，他便搬进了我们的家里，占居了我们寝室对面的三间南房。他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来是极其规则的，早睡早起，到各学校及部里去办事，都有一定时间。他对于他自己健康也并不忽视，他时常喝着多量的牛奶。“这真是好东西，你们也照我样办办吧，一定能使你们更要健康，更要快乐。”他时常是劝着

我们多喝牛奶说。然而在他的日常习惯里，也不能不说是有许多奇僻的地方，但这些他自己也并不讳言，而且常常自己开明的承认说，“若是这些是与人无妨无害，而又在我自己生活范围以内的，就是怪僻一点，也不妨让它保留着。因为人总是要有他自己生活的特色才好。”例如他有几架子的中西文书籍，这些他都视为非常珍贵，无论如何至死也都不肯轻易借人。就是有时芸去问他借一两本画集来看看，他也就即刻的在卷首上题上了“赠给芸”几字。后来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再去向他借书。然而从各方面看来，却又不能不说他真是一个很知情趣者，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深于世故的人。因为他脾气虽然怪僻一点，但他的怪僻却又从来都不曾明白的表露于外。在平常人看来，他也能与他们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区别。因为他无论对谁都是保持着和平有礼，无侮无争的态度。不过看着了他那一种萧索淡漠的神色，总是时常提醒着人，他又的确是一个凛乎不可侵犯者。就是佣人们也常背地说：“不要在孙先生面前弄鬼，你看他事事都是知道的，不过他只是不肯说出来。”以此我们家里的许多麻烦事件，也都要靠着他来解。

后来芸又对我详细地说，她同他认识，比我还要早一年多。他对她始终都是极关心温情的，指导着她生活和读书等等。从他的口头与笔下，他都不自隐瞒地说是他很爱她，然而他之所谓爱，比普通男女之爱，却又似乎大有区别。他对她仿佛如像年长者之对于后辈一样，提携爱护无所不至。在

他神色间，你总可以感觉出，这种男对于女的爱，在其中完全是有一种另外的东西，在里面隐藏着。这就在芸，也是能以感到的，她时常感到有些不平说，“你看孙先生总是将我当作小孩子一般看待。”至于说到芸的本身，那便真也不愧为一个小孩子了。她不善于生活，也不大懂得人情世故；她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作家政，什么叫作日常生活。就她对于佣人也是那样随随便便的，致使家里下人并无一个能够怕她。他们时常欺骗她，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只是喜欢依照着她自己的心性生活，不脱孩子气，兼有诗味。她时常将应当一个月花的费用，拿到了手中，不到半月便用得干干净净；及到没有钱了，又是那样垂头丧气的，弄得毫无办法。不过她那种带有艺术味的孩性，却自始至终都不曾因她常常受窘，便加以修改。她有时偶尔的也从别处或者是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点意外的钱，但她总是连衣襟破败了也都不曾顾及，却一直地跑到前门外的几家外国洋行里去，要将她所有的钱换成了一两座小巧的大理石雕像，画片，或者其他的东西然后才能回来。得到了这些之后，她差不多又是废寝忘食地去摸挲赏玩它们，一连几天都是兴高彩烈的，忘其所以。因此，在她箱子里所珍藏着的几乎都是这种玩具。合计起买的价值来，大约总在两千元以上。因此，也就弄得我们的家庭完全不像一个家庭；时常都有人跑上门来讨债。到了节期更是厉害。这时，她的惟一救星，差不多就只有她孙先生一人了。就我自己也是毫无办法。“你看你是个小孩不是，现在

怎样办呢？你把所有的宝贝全都拿去抵押给他们吧，看他们要与不要？”在他打开了皮包将所有的商店伙计们通通打发走了后，老是爱这样笑着问她。但随后到他觉察她已经有些惭愧了，于是他又拉着我们到他屋子里去，请我们坐下，吃点心，更拿出他新买的画集或书籍来给我们看。说了这样又说那样，叫她放宽心些，不要忧愁，事到临头来自然会有法子想。他又赞美她的性格，说她真是一个婴孩，一个艺术家。又说若是她欢喜时，他便可以将这本画集拿来送给她，作为目前的节敬。于是他们便伏在桌案上高谈阔论地笑着，看着，随着的便是一连串清脆的笑声。像这样，当我一人在旁边看着时，仿佛觉得他们也真是一对大的，天真未凿的小孩，一点儿也不懂得人间的所谓悲愁。然而孙先生，在他狂笑了一阵之后，又取出了他手绢来揩他自己的手了。他的脸色，不知何故竟又会随着他手绢的移动，陡然变得苍白了起来。沉默随着他的笑声，愈觉其庞伟，紧紧的压榨着了全屋宇，使人呼吸都似乎不很自由。这在他自己也是马上便能感到的，于是他便又会像这样地提议了：“出去走走。”不然就是说，“我们都需要休息了，等一会儿再见。”

差不多我们对他的存着奇异而且恐怖感觉的，就莫过于见着他拿出手绢来揩手的时候了。

他住在我们的家里，至少有一年半之久，到冬天晚上来，我们一同围着火炉谈话；夏天黄昏里，我们更一同携手往空旷的水滨披襟闲游，我们完全如像一家人一样，一点

也没有隔阂。而在我们平时的相处，有时他固然沉默得很利害，不过有时他也十分的健谈。他的谈话是那样的简短有力，更时常夹杂着有讥刺的口吻。他喜欢笑人，也喜欢自己嘲弄着自己。“逸，你看我这个人是多么的滑稽可笑。我能够扮官，也能扮教员，样样扮得来都像。我能够说谎，骗人，向人们施着矜夸骇诈的手腕。我一方面既是骗着他们的钱，一方面更笑骂恐骇着他们。然而逸，你又必需知道，要不是这样了，我们生活便会失败，而又要受人家的欺负。你看人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东西！”他时常用着他那简短有力，含有芒刺的口吻来向我说，而且他像这样触景生情的告诉我已经不止一次了。

在他日常生活中，除例假而外都是非常之忙，他完全不让他自己休息着。每一回到家来，不是马上拿起书来读，便是提起笔来，随便胡乱的在纸上东涂西抹。在我看来，他完全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学校里所教的科目什么都有，有时连图画音乐也都能教。其实他染色的手腕也并不低，他能够画，而且时常独自一人在纸上画，就是疏疏的几笔也都能表现出他自己的个性来。然而他之视他自己的才能，却总以为这尽都是些无用的余技，于生活毫无关系。

“什么是图画，音乐，文学，艺术呢？谁肯去相信这些东西！人就是一人，骗几个钱来生活生活，一切都是无聊鬼混罢了。在人群当中，那里还寻得出什么，合于高尚理想的东西。文学家的笔，宗教家的口，他们只管那样的叫，那样的

写，然而人类还是人类，没有长进，便永世也不会有长进！并且我从来便不这样的希望他们。”有一次当我们谈起了艺术，我问他为什么有了才能，而又不去从事于艺术的工作，他便这样地回答我，在脸上更现出了一种极轻蔑绝望的微笑。“工作总是比不工作要好一点，完全没有希望也得工作，不然更是永久的没有希望了。”我又紧逼着他。“是的，工作？你说的工作不就是做一两篇小说便算完事吗？你看，或许我将来真也能够用着我自己最后的生命，来写成一两篇美丽哀艳的东西给你看，也未可知呢。”他说着，笑了。我仿佛看见他心里真是在那里计划着什么似的，他脸色是那样的庄严而且神秘。

我不能不说我是十分的了解他了。他完全是一个合于艺术，却又不肯肯定的人。

他像这样的同我们一同生活，一直以到去年的冬天，境象完全没有什么变更。不过在寒假时，他对于我们的态度仿佛就有些不同了。他对着我们不知何故，竟至一天一天的变得柔和依恋了起来。他神色间老是凄凄婉婉的，令人不可捉摸。他时常同我们坐在炉边，一只手握着芸的，更一只握着我的，握得紧紧的，默默然过了许久许久的也都不肯放下。而他那种表面似乎很安静，而内里确实是在那里搅动着的心情，在我们也都是不难看出。有一晚，他忽儿竟至向着我们明白的宣布了。他说他已将他在这四五年内作事所积得的存款，都兑往了上海去，更打算不日就要起身南旋。到

上海后，决定赴法或赴日本旅行。此一去非到两三年后不能回转北方。所以他近来对我们很是抱歉，觉得有些依依不忍离去的樣子。他又说这完全是他预定计划的成功。

自然，这些在我们平时都是一点儿也不曾前闻的。不仅如此，就是连他已往生活如何，和南方尚有何种亲友，我们也都是丝毫不能知悉。因为他从来便不喜欢谈起这些事，有时就是我们的话头，偶尔的转向那方面去了，而他也总会设法用其他的话来岔开；不然便是默默的不肯再作一声。这在我们看的惯了，大概也就不以为奇，更将他那不喜欢提起往事的习惯，轻轻的给归入了他某种僻性的一类去。然而在不久间，他便离开了我们，走了。自然，这是必然的，丝毫也不足怪，他是走上了他自己所预定下的路程。他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一切行为都有他自己负责，用不着旁人来替他担心。不过最使人奇怪的，就是他将他所有的心爱的书籍，全都留下，托我们为他照管。他带走的除衣被等物而外，关于书籍只拿去了一部列朝诗话，和一部晚唐诗选。这些书，在他平时都是视为浅薄无聊，正如口香糖之不值人一咬似的，然而现在，他竟至在一切珍贵深厚的群籍当中，选中了它们，将它们慎重的放在衣箱内带走了。

“现在我可以自由了，一切都不要，落得个真正的干干净净，芸，你说是不是？”在他起身时，行李已经放上了车，他巡视过他屋子一周，更又对他所留下的许多书籍，神色间似乎露着一种大不屑意的样子来向我们说。以是他去后，芸更

是觉得非常的忧愁，因为她是担心着她的孙先生，不知道他往后的生活将要怎样的突变。而他的两三年后之再来同我们见面的计划，也不知道是否尚能实现。像他现在这样的性格反常，一切事都令人觉得简直是在不可预测之中。至于我呢，却不禁地又想起了他那从前所说过的，将要用他最后生命写成一两篇美丽小说的话了。因而我内里倒是含着好奇心的在这里期待着。

他南旋时正是初春，北京尚霏霏的飘着碎雪。“大约南方比北地要温暖一些吧，我们愿意你快乐，从此在新鲜的境地中，能以得到长健永康。”正也如芸在回复他第一次信中所说的一样，我们时常的都是在为他祝着福。然而我们的那位朋友却是一步一步的和我们远离了，一直以到永不能再望见他的形影。而自春徂秋，他所留给我们作为最后纪念的，便只是那样长短不齐的十几封信函。然而那已经作为了虎列拉牺牲品的，在这数千百众人当中，我们的朋友也就不幸的便占据了他一席的地位了。这是事后，经我们写信去托人打听才知道的。

现在，火炉又已经重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只是在这热烘烘的空气当中，却少了默默的来同热烈握手，暗相告别的那一个可爱的朋友，真无怪乎芸是要睹物怀人，黯然而有感于中呢。

然而不管他用他最后生命所写出来的几十页信笺，连续起来究竟是否一篇美丽的小说，现在为要纪念我们的朋

友起见，也不妨整理一遍，姑且将它发表在后面。

芸，逸二君：

我已于昨夜安抵上海了。在火车上的三十多个钟头时间，差不多完全都是在沉思和昏睡中过去，窗外所经过的各种景色，简直一些儿也不曾领得。不过我也并不需要去看那些，我想此时正宜休息一下，到南方时好再行浪游，多多的享受一点江南春色。

现在我所住的地方，依旧是六七年前在沪时作我居停主人的家中。说起来你们也一定会奇怪吧，我此刻所睡的床和房间，依旧是我从前所住的，就连家具的位置也都没有多大变更。昨夜我在那里睡着，从灯光下，瞥着那从前便已看熟了的各种器具，仿佛觉得六七年来在北方所过的生活，完全是在梦中一般，我真不相信我此刻与从前是有多大差别——我此时尚完全是一个刚入大学预科的新班学生。但是不久疲乏便将我轻轻的抛入了酣梦中去了。你们想我是多么觉得伤感而且欢悦。

今晨早早的便一人出外洗澡剪头，更留心去看看那同我别了多年的上海的清晨景象。因为昨晚到的已经很夜深了，而且疲乏，并不曾去注意那些。在这里的情形，据我看差不多依旧是与从前一样，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清晨时，满街遍地都是推走着粪车和垃圾桶。家家户户的后门前，尽都是哗哗的在那里清刷着马桶，秽恶之气，一阵阵中人欲呕。

而马路上也还是如从前那般的光泽宽大。两旁的房子虽是较前加高或增大了一些，而窗户仍旧是沉沉的关闭着。我想那一般醉生梦死，托庇在外人势力之下的人们，此时还不是在那里做他们汽车，大菜，洋奴，买办等污浊的酣梦？然而那一些为生活所逼的可怜者，小贩，车夫，工人，清道夫，和公司里的小书记，伙伴们，却早在电车上或马路旁慌忙地奔走了。在这里，他们完全是社会的中坚，没有他们一切事业都会停滞，然而他们所过的，依旧是人类最辛苦最不幸的一种生活。但是一到下午十二点钟后，在这里街上的气象，差不多又必定会大大的改变了。闹嚷，嘈杂，车马奔腾，一群群长袍短褂，红红绿绿的上等人，绅士太太们，全都会钻了出来，以完成这个所谓真正的江南人的世界。不用叙说那些，人类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就让他自己推移蜕变罢，现在且告述告述你们，我居停主人人们的近状。这都是你们从前完全不曾知道过的，或许听了也会觉得生一些趣味。

他是我的表哥，经营着银行生意，在上海已经住了许多年。先前我在上海读书时，一向便住在他的家里，一共大约有四五年之久。而现在我又用了我存储的财产——我的款子便是兑交在他的银行里的——作为担保，我并不是落魄归来，所以也就一直的住在了他们的家里。从他们家里的陈设与六七年前一丝没有变动的境象看来，你们想想，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守旧家庭。然而，我的表嫂以前也曾是个漂亮的人物，就当我未离开上海以前还是这样。她喜欢场面，喜欢

应酬，宾客，酒席，牌桌，戏座，老是闹个不休。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差不多可以说全都是我的学生，我从前住在他们的家里时，便时常地教他们。而现在我的表哥嫂都已吸上了大烟，他们除出去办理正事，或偶尔不得已的去同人应酬一下而外，都不常出外，只是一天到晚睡在床上吞云吐雾，一切排场都已不用，只是安安静静的享受着他们所愿意过的实际生活。自然他们自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哲理。我的表嫂于昨夜见面后，谈话间，首先便对我说，“现在老了，这是年青人的世界！让你表哥多积下点钱吧，好再让后辈去好好的生活几天。”她说这话的时候，更用眼去望着她在床前坐着，名字叫着V的女儿。她在我离开上海时，还是个小女孩，中学二年级生。但此刻已经是长成立了！且新近才从S校的钢琴科毕业出来，任着她母校小学部的音乐教师。我这次之重到江南，一切事都视为平常，在我意料之中，而最使人陡然的增加无穷的流年可怕，催人易老之感的，便是这站在人前，照眼分明，婷婷玉立的V。据她母亲说，我屋子里的一切，都是经她亲自整理过一遍的，所以无怪我一跨进门去，便觉得事事整洁，毫无纤尘呢。

人生无论如何，到最终来都是幻灭，一切努力可以说都是枉然，白费。因此生活差不多更用不着再去计划，安排，决定了。然而昨夜，我回答他们问讯我为什么要往外国去的问题，还是以得博士学位为惟一的主要理由呢。说起来真也可笑，从前所决定的，放下教鞭后便不复再向人说谎的决定，

在今夜又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真是别无办法！但在他们听了之后，却又深深的觉得满意，向我起了一种特殊的敬意。V 还笑着说，“表叔真是野心。”我的表哥，想了一想，便也说，“年青人原来应当如此！”芸，逸，我独有的惟一亲信的两朋友呀，请你们回答我，我可果真是立在年青人当中，而觉得一无惭愧？一笑。

在这家庭里十分清静，他们的三个儿子都不在家——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故乡经商，一个更在香港读书——就 V 到白天来也要往学校里授课去。佣人只有四个，但尽是很聪明知趣的，作事能事事小心，深解人意。所以我在这里住着，很是觉得安舒。请你们勿念。

今晚是他们替我接风，非留在家里用饭不可。到了明天下午当出门去拜访拜访那与自己久已不相闻问的朋友们，看看能否从他们那里寻得出我们旧日的面目来？

下次再谈罢。祝你们安好。

树立上

1925年3月20日晨

芸，逸二君：

芸的信已收到。此地果然是比北方要暖一些，雪固然没有，就有时飞点小雨，将其平如底的马路润得湿湿了，走起来，也觉得怪是有趣，从不会像北京那样，到雨雪一下时，便是泞泥载途。你们若是不说起春来，我倒忘记了，因为我此

时仍是穿着皮的外套，不觉其暖，亦不觉其寒。不过到风一吹上脸来，已经不使人起一种畏缩的感觉，大约这就是所谓春意了。

自从到了这里后，物质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充裕的，因为在我皮包里总是装着比平常更多的钱。虽然除日常用品而外，其他在各大公司里所陈列着的种种五光十色的奢侈品，我并不觉得怎样需要，不过有时也随便走去赏鉴赏鉴，然而在赏鉴一会儿之后，依旧是淡然的走开。你们知道，我是何等的喜欢整洁严肃，不喜欢那些加在日常温饱安定生活以外的，红红绿绿的东西。那些我视为都是生活上多余的烦累。

前信我不是告诉你们说我要去会会我从前所有的旧友吗？前几天我也曾去会见过他们中的任谁两位了。他们也真如人群中所谓真正的人一样：终日除食，眠，经营，谋利，娶妻生子，过着本能生活而外，完全是不知其他。我见了他们，谈着，笑着，随便的更说几句滑稽打趣的话，称赞他们的生活，事业等等。他们听了非常觉得得意，也殷勤的留我在他们家里用饭。你们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对付所得的真正报酬。然而要找寻出从前旧日见面时的那种天真纯朴，彼此不欺不诈的本来面目，已经是渺不可得了。但我对于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微词，还以为他们的生活是真正人类生活中正当的生活呢。但既然是像了我这样的一个人，究竟还是与他们相处不来；我在他们当中，固然可以借着滑稽，打趣，

高谈阔论种种假面具来掩盖着自己，不过，过了一会，在我的心里，陡然地又会有有一种尖锐的，刺痛的，带着荒凉寂寞味的东西，在那里作怪了。于是在他们中间，我自己便又会站立不住。我想离开他们，而且也离开了全人类。但这样，我又并不是说，我比他们要高明许多，而是说我自己已经比他们多有了一种病，一种无可治疗的病罢了。这在自己也是莫可奈何的，我实在不能够同他们合在一起，过着他们的生活。

是的，够了，这一种本能生活的人已经看得太够了。我以后将要离开他们，永远的离开他们。我在不久间便打算要起身往外国去。在那里更打算寻一个清静而又风景佳丽的地方住着去。此地厌烦了往彼地，彼地厌烦了又往此地，……一直到我所有的钱全都花完了，然后才能回来。

万不想一来到这里，不几日后，便遇到了 V 的生日。前天来了许多客，就连 V 的未婚夫 K 君也在内。他是一个美国式的青年，现为某大公司的局部经理。在席间他用英语来同我谈话，他英语说得非常流利，只是带有商业味太重，令人几不可耐。表面上他似乎很爱 V；但他称她 My Dear 时，总觉得有些囁囁然不能出诸口，随着又用眼睛偷偷的去观察 V 脸上的神色，仿佛是有所顾忌和羞涩的样子。而 V 却自始至终都是保持着她巍巍然俨乎其不可犯的神气。依我想，这或许也就是中国此时少女们在人前对于她自己未婚夫们所常取的一种态度吧。听说他们婚约是旧式的，经两家

父母先商量定了，然后才约令他们俩相见，通信和往来。事前并未曾征求过他们两人的同意。

我在这日送 V 的礼物，是从 N 书店买来的一部 Turgenev 的全集。因为前两天她曾经问过我那一位外国作家最有趣味，她说她想读一点小说；可巧在 N 书店正新到了这书，因此才买了送她，作为生日礼物。而我送这书给她的原因，在其中也还含有其他的一点私意，因为我知道我近来的心里似乎觉得很闲，正好读一点这种哀而不伤的文章，好消磨消磨无聊的时光。

此外大约芸还愿意详细的知道一点关于 V 的外貌及其性格一类之事吧？再等两天我可以要求她直接寄一张像片给你，现在我姑且简单将她的大略叙述给你们听听：她是一个完全尚未失去天真的人，这也正同于芸一样。她的身材并不高，不过各部分都发达得极均匀，面庞是圆圆的，眼睛更灵活得非常可爱。但她性格的暴烈这是我从前便知悉的，不过现在比起先前来似乎温纯得许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初见面的原故，也未可知。然而至少总可以说她一见着我时，待我就非常的温和。

我们在黄昏时时常聚在一块闲谈，或者一同到外间散步去。这时她的父母大概都各有所事，不来参加，因此，我们的谈话是静静的，缓缓的，如秋水般的清澈，也正如春流般的溶溶。说起来也真奇怪，她既是个专门学习音乐的人，而却又不知道 Beethoven, Mozart 等等乐圣的大名。在她的脑

筋里完全不了解音乐即是艺术，反倒以为惟有小说、诗歌是惟一可以用来表达艺术情愫的东西。大约这就是受教会教育的成绩了！

并且不知为了何故，她总以为我是个知识很充实者，学问家，因此起初在我们谈话时，她总是现出一种不很自然，与求谈锋有所选择掩饰的样子。不过，经过了许多的启示和解说以后，现在已是完全的冰释了。她已表现出她自己完全是个小孩，在我的面前。

这怎能说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呢？我在这里又得着了如像芸那样天真的伴侣了。而且我也总忘不了往日芸所给与我的一些快乐，所以在V的面前，我也时常提起芸的名字。她说她很愿意不久间便能同芸开始的通起信来。

但是在这里，除去愉快而外，正如世间所常有的残缺的美一样，我也时常的有着困窘的事件袭来。例如我表哥嫂之老是爱同我谈起什么故乡，家庭，父母，兄弟等等皆是。然而这可不用再去管它，我自然是巧妙的，可以设法去解除这些麻烦和困难。请你们放心。

逸今春尚在之前的一个学校里任课吗？念念。芸更买着有什么可玩的东西没有？我着实的不能忘记你们，你们这一对纯艺术味的优美的人。

树立上

1925年3月末日

芸：

这里是一张 V 的像片，是她同学新近才替她照好的，我以为背景取得很好，所以才从她那里要来寄给你。你看她穿着素色衣裙，立在草地上，手里拿着网球拍的那种姿态，是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我也希望你能够寄一张近照来。

这两天我们是一同读着 Turgenev 的短篇小说。她一定要拿来叫我给她讲解。其实我知道她的英文程度读这种东西，一定是很容易了解的，不过我想，若是这样了可以增加她的读书趣味，自也不妨照办。我从前不是教过她好几年的书吗？因此我们也就一块读起了 T 氏的“*The Diary of a superfluous man*”，“*Faust*”，和“*猎人日记*”等等短篇来了。而且此刻我又从她伏在案上读书时，时时地发现出她旧日的情景。她的那种灵敏好高，不肯下人的态度，依然是与从前一样，一毫未改。我们读到那描写得最美丽，最有诗味，情绪最崇高的几段时，她不觉的便紧紧的张开了她那一对大而且黑的眼睛，呆呆地抬起头来望着我，仿佛是新从魔梦中醒来的小孩一样，茫茫然不知所措。这时，若是在从前，我便可以伸手去抚抱着她的肩头，使她觉得有一个诚心的保护者尚在她的身旁。不过现在不能，她是已经大了！虽是她在我的面前，有时依然尚是一个小孩，然而形体的隔阂，仍不能免除，这又完全是实在的。

而最有趣的，就是昨天下午，我表嫂一人偶尔地走下楼来，看见我正在给 V 讲着书，因此她便笑着说：

“表叔来依旧是要当老师啊！”

“这都是V她自己的谦虚，其实这些书她尽可以自己读，不必再须人讲。”我回答道。

“读了一辈子书，还是要请人教，究竟女子是不如男子。”

“要人教怎样呢？又不再要叫妈妈多花一个钱。”V撅着嘴似乎生气反抗地说；但随后忍不住却又自己的笑了。我这时看她完全与从前一样，真是一个小孩，觉得非常可爱。

于是我们便又继续地读了下去，一直到需要打开电灯的时候。

犹记得七八年前，她刚只十二三岁，我新从故乡里出来，进了大学。她为要入学校念书，——从前他们兄妹几人，是在家里请私塾先生教的——因此便从了我从 ABCD 字母起学习起英文来。她年龄在这一群小孩中算最小，而进步却又最快；事事都在他们之上。因为她既聪明好高，而且又肯发奋用功。进了学校后，我仍旧在夜间教她。她在学校里每学期都是考第一；就像貌在那许多女孩中，也要数第一第二。因此她便觉得很骄傲，骄傲得如像一个公主一样。然而每到学期之末，当她洋洋自得的拿起成绩单来给我看时，我便要求要她请我吃东西，说若不是我教她，她绝对不能这样的得意。于是她便拿出她自己的私房来，到S公司里去买各色各种贵重的糖果来请我，将它们悄悄的放在我的抽屉内，不让她哥哥们知道。现在我们还时常的谈起。而且她也

更是喜欢同我谈起这些有趣的旧日的细事。

她又对我说，我在那时的生活似乎不很安定，时常一个人疯疯狂狂的从屋子里跑进又复跑出。有时她觉得我很可亲近，有时在我心情不好时，她又觉得我是非常的可怕。她此时又向我告白：她那时时常的偷偷的检查我来往的书件，看是否内中有一个女子在同我通着信。这差不多真是奇怪啊，一个人会从他人的口中听出自己过去的音容来；这些或许在本人早已忘怀了。不特如此，而且更奇怪的，就是那时有个人时常的在检查着自己的信函，我竟至蒙蒙然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从这点看来，她也真不愧是一个聪明机警的小孩呢。

夜已很深，停住了笔，下次再谈吧。

祝你们安好。

树立上

1925年4月3日

芸：

现在我且告诉你，我同V之间，有一项小小冲突的事件发生了。

昨夜K来约我们到卡尔登看电影，我因为V的关系，不能不勉强的一同前去。其实我对于这个俗浊的人是再讨厌不过的。入座后，于是他那惟一可以向人骄傲的，带有浓厚商业味的英语，又刺刺不休的来向我开始了。我对他真是

无法可想，回答呢不好，不回答呢也不好，坐着真有如针毡上一般，辗转不宁。就 V 听了，为着我，她也觉得很是不安。所以自始至终，我心里都是起着反感，一直以到剧散后，出了门才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自由空气放心下去。

而且最使我奇怪的就是 V 对 K 在剧院里仍旧是露着一种凛乎其不可犯的颜色。因为这样，我心里更是疑惑了，为什么她对他老是这样呢？而且她在我的面前，总也不曾提起她未婚夫一次。有一夜，我的表哥在谈说 K 不久便有升作副总经理的希望了，言下觉得很有骄傲之意，而她听着时，却便立起身来走开。这是什么原故呢？她不爱他吗，为什么又要同他通着信？每星期他都要来拜访她一次，很礼貌地约她出去进戏园，进餐馆。他是单恋着她吗？这是很可能的，像她这样的一个姑娘，至少总是值得青年人们去热爱的。不过他既然恋爱着她，为甚他又能如此长久的领受着她的冰霜，而一点儿也不觉难过呢……

以是我便一人当着他们，在心里也私下地思索了许久许久。

“他们真是奇怪关系的一对啊！”我想了许久许久，仍旧是得不出答案来。

——想起来，不见得就是与她父母所预定下的两万多元的妆奁有关系吧？我们固然不愿意用着这种卑劣的想象去猜度着人；然而人呢，说不定也就是不愿如愿却又恰如所愿的那样的一种东西！我想来想去，一直以到走出了院门。

从戏园里出来，在路途中 K 便分了手归去。我们是步行着。我因为想要多知道一点 V 心中对她未婚夫所怀着的真情，于是我便连续的去同她谈起 K 来。在起初她是唯唯诺诺的，想用旁的话来岔开。不过后来她支持不住，似乎觉得有些烦恼了，她沉默着，不作一声，面色很是难看——这是我到这里来看见她初次的发怒——这真弄得我毫无办法，简直不知所措。幸而得好，路并不远，在几分钟后，我们便到家了。她是一直走上楼去，连头也都不回顾。像这样我才看见了她此时的真脾气。她真是一个激烈性格的人。

在这夜中，我便呆呆地沉思了一夜。

到了今天，是礼拜六，我知道她一定回来得很早。心里虽是担着忧，然而仍是安静的等待着。因为我在昨夜便决定了，以为若是形势再不好时，我便可乘此时机搬到外面住去，好落得一个干净。尝，你是知道，我平时是怎样的一个人的。我这次回到南方来的目的，不是想寻一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一下，便要起身往外国走去吗？但是现在我却停留在了这里，终日里去做那些过去了的，已经荒颓了的旧梦。而且每天很浅薄的，只是陪着那样年龄心境都与自己相差太远的少女，读着俄国写爱情故事圣手的作家所写的东西。这是何等的荒谬，而且这种留恋又是多么的无聊啊！

我觉得非变更一下不可了。

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呢？为着事实的关系，我依旧是不好意思即刻的便离开此地。而且在下午 V 回来时，她又仿

佛若无其事一般来同我见面了。她看来精神很是活泼爽快，一点儿昨晚不高兴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在这一刻我觉得她还比我更厉害，她完全不像一个小孩。而在她的肘腋下更挟着有一大段荫白色的起水波纹的绒布。她见我面时，马上给我看，说她知道我衬衫已经破了，所以想另外亲自做两件里衣来送我。我看着她那幼稚活泼的面目，觉得非常心伤而且惭愧。

“谢谢你。V，不过我不大喜欢这种质料。”

“为什么呢？”她张大了她的眼睛。

“颜色太鲜了！”

“颜色鲜一点不好吗？”

“好固然好，不过就是？……”

“究竟是为什么呢？表叔，你说吧！我可以依照你的意思再去买过去。”

她发急似地说，而我愈加有些困窘了。

“我觉得自己是太老了，恐怕穿起来不配。”

“没有的事！缝好了后，你穿起自己看看吧，若是不好，可以放着不用，也不要紧。”

“无论如何都不配，太老了，配不上这样颜色。”

“老了？一个人喜欢老又有什么好处呢？表叔，你真是发痴！”

她含着笑跑开了。

是的，一个人喜欢老又有什么好处呢？芸，这个问题真

是不容易答复。

现在事虽过去，但是芸，我想再等几日，还是以她为适宜，这里实在是太奇怪，太温暖，太不适宜于我啊！

逸兄同此问好不另。

树立上

1925年4月6日深夜

芸、逸二君：

昨天封好的信尚不曾发出，现在又在给你们写第二封了。从前我在北京所过的生活，无论喜怒哀乐都不曾表露于外，或者是让人知道过。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一个人的，要自己去担当挣扎，与他人一点儿也无关系。不过，现在我仿佛有所预感似的，觉得我自己此时的生命似已走到了最后的一段了——虽是此时在变态中，比从前似乎还要年青些——而且在先也曾答应过逸兄，说要将我最后的生命，完成一篇小说。所以现在我写，要将自己此后所经过，所感触的，全都写出来给你们看，也就是给我独一无二的朋友们看。芸，我知道你是会将我这信用着同情的心境来读的；逸是懂文学的，也必定会用着艺术眼光来鉴赏我的文字，因此我也就决定要写，而且以后还决定要写下去。

现在我所要告诉你们的，就是昨夜我同V的一段谈话。

这也正同于往常一样，在晚饭后，她便要来到我房里坐

坐。本来坐着谈话，在我们也是很平常的，不过今夜她的颜色在我看来，总是觉得有些异样。在起初还以为是前两晚的事余波未尽，或者她将要告诉我关于她未婚夫 K 君的什么事，因此便不好先去开口。我们是默坐着，在面对面的两把沙发上。情景觉得很有些不自然。

“表叔，你告诉告诉我，我从前所给与你的的是怎样的一个印象，好不好？”她沉默了一会儿，用着一种庄严的口吻来向我说了。

“好，那自然不用说也是很好的。”

“自来你便不觉得讨厌我吗？”

“你怎样会这样想呢？”

“我很疑惑我的脾气躁；从前所给与你的印象不好。”

“恰得其反，我觉得一点儿都不。”

“那吗，你到北京后为什么便不给我们来信呢？”

“一来因为事情忙，二来恐怕搅扰你们读书的时间。”

“但我总以为不是因为这样。”

“你以为是怎样呢？我也就听你自己说说吧。”

“你从前不是叫我 Rose 吗？Rose 是有刺的。你到现在还以为我是个有刺的 Rose，不很纯静的吗？我很疑惑。”她抬起头来望着了我。

“那都是从前随便说的笑话，记性真好，还记得！譬如说，我更又叫你 Violet 呢。”

“叫 Rose 时是真的，叫 Violet 时是假的。”她说了之

后，脸上便微微的发红了起来，也不知道她是在害羞，或者是发怒，真是有些捉摸不定。然而不知何故，我心里陡然便感到了一些苍茫而且忧伤了。我是在想，人与人相处之间，所发生的关系是何等的痛苦。

“V，你不要这样胡猜，我叫这两样时都是真的！不过我觉得此时应当永远的叫你 Violet，这更是实在的。”

“……表叔，你知道吗？我近来的生活很不快活，觉得一切都无味……”

“唉……为什么呢？”

“连我自己也说不出理由来。”

“年青人还是快活一些的好。”

“我觉得在家坐不住，看见那人（或许是指着 K 说）真是使人伤心……你想我在小时的脾气是多么的不好，不过现在是一点儿也没有了。我只觉得忧愁。”

“我想你以后还是不要再读小说的好，这都是读小说读出来的。”

“这完全不对。是瞎说！”我听见她语音有些发颤，而头也慢慢地低垂下去了。

“那吗？”

“你说什么？”她又抬起头来，呆呆地望着了我。

“不用再去说起这些无聊的事，还是谈一点别的的好。”
我歇了一会。

她不言语了，只是眼珠狠狠地转动着，我知道她也是在

那里竭力的想镇压着她自己的激动了的情感和思潮。

“你不欢喜听我告述一个你小时候的有趣的故事吗？我现在这里正想起了一个。”我另提一事的，想将空气和缓了过来。

“好，你说吧。”她点点头。

于是我便告述她了：有一次，也是在晚间，我们是在一个影戏园里坐着，还同着了她的母亲。因为所演的是爱情长片，她那时看不懂，以此不久间便在椅上睡着了，头可巧正正地就倚靠在了我的肩上。我因为恐怕惊醒了她，于是自始至终连身体一动也都不敢，很是觉得痛苦。及到演完，电灯开后，她醒了转来。那是冬天，戏园里正烧着汽炉，因为空气太暖，她的面庞被暖气烘得红红的，而两颊更是红得厉害，正如近日的两朵云霞一样，红得是那样的可爱。在刚醒后，她睡意蒙蒙的，便不住的用手去擦她自己的眼睛，细柔的短发是在额间披拂着。于是她的母亲更低头下去，问她睡得好不好？又说“表叔怕你醒了，连身体也都不敢抬一抬，你应当谢谢他。”但她虽然仍是睡眼惺忪的，而嘴角里已是不觉的浮起一种美满的，迷蒙的微笑了。在这时我看她完全像一个西洋小孩，觉得非常新鲜。

她注意地听着了我侃侃的叙述着，很是觉得有味，而无形间脸色也慢慢的和缓了过来，而且她面上更在那里发射着她处女式的欢悦和光辉。芸，你看你们少女们的心情，是多么的容易变迁啊！

她以此自然是很高兴的，得着满足的回去了。而我呢，仍旧是在自己的寂寞空虚，和反省自责的世界里停留着，一直以到天明。

此时是早上五点钟，我便起了床来，给你们写这信。大约不久屋外面便有佣人在那里行动了。你们此时想来还是在梦中吧？

树立于上海

1925年4月8日晨

芸，逸二君：

我现完全是在痛苦中生活着，简直不知道如何才好。“天啊！”朋友们，我写到此地又要呼天了。而你们那里知道，我现在完全是终日呼着天生活，我痛苦着，而且在痛苦中矛盾着，我知道我完全是失掉了我自己了。

——今天是礼拜日，昨晚又失眠了一夜。辗转思维，差不多连振拂振拂自己羽翼的勇气都没有了。然而朋友啊，我将怎样的才能将我痛苦的程度传达给你们，那又是这样的滑稽！V近来的行动，时常是纠缠着我，不让我有一些工夫的安闲。每夜她上了楼去，我得着的便是整夜整夜的失眠。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她竟至会起这样执著的感觉。我平时不是自负为一个刚强洒脱的人吗？然而这种刚强，在现在，已经一些儿也都没有了。于是今晨我便不能不逃入礼拜堂去，以求得一刹那间的安息了。天啊，这叫我怎么办呢，我就只

有逃了。

这事的发生是在今晨。昨夜既是失了一夜眠，及到今晨还不曾合一合眼时，而从附近礼拜堂里所传出来的嘹亮钟声，不觉的又将我从迷惘里惊起了。啊，这一种钟声，这一种从污浊的灵魂中暂时将人们唤出的钟声呀，它不是被木槌的敲击，而是用圣灵的手，一下一下的直敲在了我自己的心上了。因此自己便心旌摇摇，茫茫不知所以的从床上翻身跳了起来，听着，屏息不敢一动的听着。“去罢，那不也就是前六七年所听惯了的钟声吗？它仍是依旧，仍是依旧呀！去罢，这是熟路，一拐弯就到了！”于是连脸也都顾不及洗，慌忙地穿好了衣裳，我拔步如飞的便往那里走去了。这真是熟路，一点也用不着迟疑。人与地既然相熟，就是礼拜堂的大门也是如从前那样的在清明的朝辉中敞开招引着。及到了门前，就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自然而然的便将帽子脱了下来，俯着了首走入。

“先生，早上好。”一位白发飘然的牧师，他看见我穿着西服，是上等人，因此便来到面前问候了一句。“早上好，神父，愿上帝降福我们！”我回答后，便随意的在末尾的两排中找到一个座位坐下了。在这其间，礼拜尚未开始，而到的人却已不少。不过这一些会众，带着的都是肃穆而更虔敬的面容，一点也不浮嚣。他们看来，都似乎彼此是十分的和谐，信托暂时间已将人我间的界限打破。而更有两三个值日的司事，含笑的忙忙碌碌的在人丛中跑来跑去。

你们看，当着这些在宗教中已寻到幸福的人们，更呼吸着巨堂中静穆净洁的空气，这是何等的欣悦而且应当忘记一切啊！我与人之间，都完全是个新生的人。

一会儿，牧师便上台开讲了；他所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内中有云：“……我所赐的粮是我的肉，就是我为世人的生命舍的……”又有云：“叫人有生命的就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关于这两点，他发挥得十分透彻，差不多听者都是鸦雀无声的受着感动。他是个外国人，而官话却说得这样的好，痛快而且流利。末后他们又唱起圣歌来，我因为坐的太远了，不曾听清牧师所指定的首数，又不好开口去问，以打断人家的歌唱。于是只得静静的去听着他们那柔和而又高括的，从心底里所发出来的高低急徐自然合于音律的声音。而夹杂在这众人的歌声当中，更是现得谐和有韵的，还有那钢琴和手提琴的合奏。我听着，几乎疑惑这不是从人们手指上发出来的，而是自天际飞下。而且我更在想，若是那在床上困卧着的病人，和孤留在外的客子们，此时偶尔的能够得听着这从此地飘洒出的一点音波余韵，他们必定是会感到何等的慰藉而且幸福。就如像我自己一样，平时是否认宗教的，而在痛苦时却又是何等的需要。神固然是早死了，然而人仍旧是活着，有时人也就等于神。逸，你不会笑我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竟发出这种回向中古的议论来，但我在先前早就申明过了，我此刻完全是在痛苦与矛盾中生活着。

到末后大众都立了起来，低头默祷。这是在会众散去前最后的一幕。逸，芸，你们二人猜想猜想我此时所默祷着的是些什么呢？我是在说“春天过了夏天又来，夏天过了秋天冬天又来，继而又是春天。主啊，这不是太多了么？但是我更愿意你多多的降福于人们！”

默祷完后，大众将全都散去了。到临行时，我更抬起头，不觉的便注目往乐队座位里望去。只见那奏手提琴的是两位男子，而弹钢琴的却是一位姑娘。她穿着淡绿色的旗袍，颈上更围白绒线的围巾。从身材高矮上看来，似乎有些像V，不觉的我心里陡然的便动跳了一动跳。不过距离隔得太远了，又因我目力不强，所以看不清楚。而且又想，在平时并不曾见她穿过这样颜色的一件衣裳，于是也就随了大众走出。

及到一回转到了街上，再去看看手表，时间差不多已是将近九点一刻的光景了。春日的朝阳，正和融地照在礼拜堂对门的一大段带着草地的跑马场上。而向左微拐便是极闹热有名的N马路。此时在路两旁的各铺户门前来往的人都非常之少，因为这正是清晨——大都会中所谓的清晨——而且又是礼拜，大约各种的人都可以得着休息了，无须乎早早的便在马路上奔忙。所以举目一望四周，都是十分的显得清闲安静，不像平时那样的喧扰，忙乱，人人面上都带着愤怒和苦恼的颜色，而电车在轨道上拖行着，也是那样的充满了杀伐和争斗的声音。只是让新鲜和悦，欣欣向荣的春气去

支配着了一切。

写到了这里也正如走到了那里一样，回转说，差不多又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像这样的春天早晨，从礼拜堂里早祷后走了出来，而且也就正是这个礼拜堂，我所经过的，已经不止一次了。从前我也时常礼拜日来到这里，因为 V 兄妹们所住的都是教会学校，所以也就时常的陪着他们同来。那时他们都很小，而自己也正年富力强，大家差不多都可以说是小孩，因此做完礼拜后，在路上我总是爱买四五毛钱的糖来分给他们，大家一同吃着，笑着，连跳带跃的走了回家。V 在他们中间年龄最小，而且我又时常存着私心，所以在分糖时她总是多得几块，时常的因此便起了纷争，有时她的兄长们生了气，便不肯再同我们一块儿走。然而现在，我一人独自走着想着，仿佛是踏着自己已死的青春的道路，去赴那灰色的秋天的筵席一般，无论如何都是再也抓不着那在春空中所飘着的时间的飘带了！

虽然 V 呢，她此时仍旧是时常在我的身旁，然而我们却因为彼此相处，反感到许多痛苦了！人，生命，时间，情感，这许多自始至终都是不可了解的东西。

——写到这里，停着了笔，就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来！又说回头来了，人，这真是一种莫可奈何，而又极无聊的东西！

又这封信是在一家咖啡店里写成的，差不多费了三个钟头之久，字迹很是潦乱，达意而已，请原谅。

到我今晚回去时，更应当告 V 说，春色不久便快要老去了，我们为什么不快活一些呢？而清晨到跑马场草地里去向着阳光躺下，呼吸呼吸草香和露气，这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今晨曾这样做过。

树立上

1925年4月15日

芸，逸二君：

你的信及芸的像片收到已经有好几天了。只是因为身体不好，精神太坏，所以未能即复，望能恕我。牛奶及 Haematogen 仍是天天喝着，但并不见有丝毫效力。夜间仍是失眠，恶梦和幻想太多；白日里更昏昏然不知所为。精神老是陷于疲乏而又兴奋状态之中，更忙着要解决问题，真是苦不堪言！

不过，现在总算过去，一切都算过去了！无论如何，这种滑稽而且背谬的痛苦总算是到了它的最后了！不仅自己不能忍受，就是自己又有什么权力来使对方无辜者长受着这种毫无结果，毫无所谓的炼狱呢？

因此我便决定了自己进行的方法和步骤了：第一便是要同 V 力求疏远；第二便是要设法巧妙的搬出了这人家，到别的地方住去。不过此时上那儿去呢？又非到搬出去以后不能预行决定了。到决定时，再告诉你们不迟。

你们不见得就以为我这种行为是出于残忍吧？

然而逸呀，请你同芸替我想想，看我自从南来，这将近两月来所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回想起来，差不多就连自己也要惘然失笑了。每日都要到十一点钟时才能起床，洗脸，看报，用饭后便是下午两三点的光景了。

隔不上一会儿 V 就会回来。我们见着不是闲谈，便是一同读起 Turgenev 的小说来。Turgenev 的作品一连倒是读的不少了，然而这些浅薄单纯，正合于青年们心情的文章，那是我自己此时所愿意读的东西？每每到事后想了起来，不觉自己便要脸红。然而每日如常的仍旧要陪人读着，而且有时还觉得读得很有趣味似的，就连自己差不多也是莫名其妙啊！及到黄昏时，照例又是晚餐，晚餐后又是继续着闲谈。有时固然也到外面散散步去，不过大概又都是有一人随在身旁。像这样你们叫我又怎样办呢？我时时心里总是觉得不很安定，想要思索一点什么，也是茫无头绪，得不了丝毫效果。总而言之，这时的我，已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我了。而且自己的已经荒芜了的心境，也更无形的一天一天的变得温暖年轻了起来，然而对方呢，她是自己的表侄女，已经同人定了婚的女郎……我能够向她表明说我是在爱她吗？也能肯定的就是这样的，而自己便可以生活下去吗？这真是一个问题。

而且在我自己为此也曾再三再四的去沉思剖析过。计量过像这样的爱，与世俗所谓的青春的爱，可有什么区别？自己已经是很不年轻了，而 V 却是一个刚满二十的少女，

同自己的年龄心境都相差得那样的远。她此时是在做着旧日的梦，不满意现在，更用着浪漫的眼光去看将来；而且她更是让我从前所给与她的印象将她支配着；以后呢，不再后悔吗？而自己的良心，也可能让自己始终的糊涂下去？这更是不能不加以深思熟虑的了。

但是人总是一个人啊！如像我这样的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从来便不曾打算要作过什么，或者是要肯定的承认过什么的人，不知在世上又有许多呢？然而人总是一个人啊！心里是这样的忧伤踟蹰着，于是我便不能不走了！

而且就是照现在的情境看来，我也真是不能在此地苟且的再安处了下去。我不知道同 V 见面时，为什么彼此都是要那样的忧郁，此时我们想见面又恐怕着见面。我一遇见了她，简直不敢用眼光去与她的接触在一处。而偶尔的一触着了她的手腕或指尖，便使我周身都要发颤。而她也更是一天一天的瘦削了下来，面色变得苍白，眼里燃着火焰。大概到夜里来也是同我一样整夜整夜的失眠。而她白天还是要强打起精神，拿起书包来，往学校里去授课。她的父母看了是非常担心，更也莫名其妙。还以为是身体有病，谆谆的嘱咐着，叫她向学校里告了假回来休养。每当她父母嘱咐她一次时，我自己内心里便刺辣的惭恧着一次。但她仍是口里强硬着，说是身体十分健全，不愿意休息。这实在是我所能熟知的，她怎能在家里安坐得住？她不能不来见我，见了时又

是非常伤郁，说不出理由来。有时我们对坐着，半天半天的都不作一声，然而彼此却又能了解彼此当时的心情……

不逃怎么办呢？逃啊，逃啊！在我下次写第二封信给你们时，便不会再在这屋子里了。

现在事情虽已算过去，不过此时我仍旧是不能了解，为什么我对于 V 不能立于超然的地位，如像在北京之对于芸一样？如像那样岂不彼此都能恰到好处吗？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啊，像我这样的人，就自己也想不到自己会变得这样的执著了起来。

然而这事到明天差不多便会成为过去了！我要逃，要向人丛中，或者干脆的就向那阒无人迹的地方逃去。

但你们有信时，可仍交此处，因为我得便时，依然是要来看看他们的。不过只是来看看他们，而决不是来同她一人单独的见面罢了。

树立上

1925年4月20日

P S:

前礼拜在礼拜堂打钢琴的果然是 V。她还告诉我说，她从前学校里的一位音乐教师 B 女士，她，也是常在礼拜日为上帝服着务——而且这人我也是从前在礼拜堂里见着而还称赞过她美丽的——不过，不幸的她便在我离开上海的那一年投黄浦江情死了！V 言下更不胜唏嘘之感，但我只

是默默地不能再作一声。芸呀，逸呀，你们知道我此时心里是何等的忧伤！

芸，逸二君：

这是我搬到 Green Hotel 的第七天。

在我要从 V 的家里搬出来时，托词是说我将要同朋友们经营一所印刷公司，非搬到外面住去不方便。自然，他们都非常信任我；以为我在外面作过事许多年，而且从大学毕业，在部里任过差，而又非常有学问，此去作事一定是大有成效无疑。于是他们都春风满脸的一直送了我出大门。而 V 呢，差不多是惊疑得已经发呆似的，只是呆呆的张大着她黑而且清明的眼睛来看着我，叫佣人将行李一件一件的放到了车上。天啊，我就是到了死，或许也是不能忘记她此时那张大着的那一双眼睛吧：它是那样的大而且黑！“表叔你以后不来了吗？”她用着一种强饰的笑来向我说。“哪儿的话，说不定马上就要跑回来几次呢。”我也回报以一种强饰的笑，点着头，同他们分离了。

现在为时固然不久，只不过是短短的七天，然而我觉得它是何等的长。每一天都是那样的长，难以飞渡啊！

……真是无聊，不用再去想这些，也不用再去写这些了吧。我将要忘记，忘记一切。而现在我所要想告诉你们的，就是我在这七天中，所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自然，这也还用得着写吗？从旧的痛苦以换到新的心伤，正如一瓶酒，

无论将它倒进那里，方的杯或圆的盅，多角形的爵，外形虽有时因所盛的器皿不同，因而变迁，然而质呢，却仍是与从前无异——辛辛的，辣辣的，这也就是它的本色。我只记得我自一出了V的家门，和搬进了Green Hotel一连几日，我都是这样一人茫茫如丧家之狗，不住的在闹热的街市走来走去，从电车上跃上又复跃下，在人丛中漫无目的地走着。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去看那各种不同的人。然而自己的心，却仍是与一切都不相属。在各处闲荡中，路上若是逢有戏园，或其他可玩的地方，我便即刻的钻了进去，还不上半点钟，又复茫茫然地走出。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些什么。我只觉得我这条生命是多余着！而我在这繁华的都会中，完全只是一个人，四周围都是荒土。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些肥胖的，玫瑰色颈项的，中西皆备的绅士们；和那些短袖长裙，或者是旗袍丝巾，将全身轮廓都露得十分清楚，而用意全在激动人们性欲的女人们，在我看来，都完全是毫无感触。因为我早就看惯了他们，而且也知道他们的内生活是怎样，所需的什么东西——人总是一个人啊——以是这些在我一切都视为淡然了。

我知道我身上时常带着有多量的钱，若是需要她们时，只消我一跨进旅馆门去，向茶房示意一下，他便可替我找十个八个来。然而我并不需要这些，如世间常有的那一般Sensualist一样，想过着本能生活。我自己实在是自有生以来，便不曾对某种东西沉醉过。我也不曾肯定过什么，也不

想从事于某种生活。在这人世间，我知道我并不需要什么，我感觉得我只是一个人。我完全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

一到了夜晚，当疲乏已经压着我的全身时，于是我便寻一家西式旅馆走了进去。——因为我虽是住在 Green Hotel，却并不一定到那里去住——茶房们看见我穿着贵质的衣服，便全都来笑脸相迎。在这里我便沐浴，用上等的晚餐，喝一点葡萄酒，或克罗蒙梭酒。或是如天之福，能够睡了，我便尽量的睡，一直到明天下午两点或三点钟。或者是干脆一点也都不睡，就在屋里走来走去，以度过一宵。在这时我便想，想我的已曾过去了的生命，和人间万劫不改的各种现象。因而我也就笑，不愿意出声惊动邻人的冷笑，笑那些自欺欺人的理想家，未来光明的寻求者。到了最后来的结论，正同我平时的主张一样，是：我不希望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愿意替人做一点些小的事情，我只愿意活着，活着看着他们，那一些人们！

其次在这几日中，还遇见了几件比较有趣一点的事，现在写在下面。

第一就是前两夜当我一人在街头瞎荡了许久，正走得精疲力尽，而想寻一个地方休息时，不想一抬起头来便望见了有一家门前正挂着明亮亮的“医学博士张觉民”的七个大字。这位张君本来是我从前在 F 大学时的预科同学。他是一个著名的女性厌恶论者，曾经想同我翻译过叔本华的全集，后来预科毕业后便听说改业学医了。因此我想这位博

士，一定是从前的旧友无疑，于是我便敲了门进去。更笑着对佣人说“我是叔本华想找张先生。”不一会这位从前的女性厌恶论者，而现在肥硕健康的博士便来到我面前了。

“原来是S君，多年不见了，你好?!”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也好?我是个远客，闯入者，你能够容我此地多坐一会吗?走的太远，饿了而且疲乏。不见得唐突一点吗?”

“哪儿的话，正欢迎之不暇呢。不客气就请在这里便饭，多谈一谈。”

我们彼此都坐下了。喝茶，抽烟，他抽的是上好的雪茄。

“生活怎样?”我开始向他说。

“很好很好。这都是托朋友们的福荫。”

我们便一气地谈了许多话。而且在席上我更看见了他的那位太太了。她也是个肥硕壮健，而皮肤白皙的妇人。他们已有两个小孩，一是尚在襁褓，一是已能在地下乱跑了。也长得是十分肥白可爱。

“从前的主张呢，叔本华不读了吧?”在席间我乘间地问他。

“这完全是年青时的荒唐。笑话，笑话!”他说过后，更用眼去偷看他夫人的动静。

“太太不同意呢，还敢读这些书!”

于是我说后止不住笑了。他们也笑了。

随后不久间，我也告别了出来，去到了我自己所需要去的地方——旅馆——而且如天之福，在那夜我也更得到了沉酣的睡眠。不然，或许我又便要笑了。笑谁呢？笑自己或是他人？“你这个不安定的灵魂啊！”说不定我自己便又会这样自责自笑起来了。

其次的，便是前天我也曾拜访过我以前的母校 F 大学一次。从上海坐火车到江湾，所需的时间，至多也不过十五六分钟。而且这条路我是最熟习不过的，就连每日火车开行的班数和时刻，也都全能记得。因为我在这铁轨间曾经整整地跑过三年。而现在一坐上车去，见着沿途的景色也仍是与先前一样：从车窗经过的依旧是一大片一大片青绿的田畴，有时还夹着一泓泓平静的溪流。江南的春色，简直是直扑人眉宇间了。我去的那日是礼拜四的下午一点钟，同车到 F 校上课的学生，大约要占全数十分之七八。他们那一些革履西装，或者是长衫短褂，带着自来水笔，夹着书包的青年人呀，看来仿佛是与自己从前同堂听讲的朋友完全是没有多大区别，只他们的姓名于我是生疏的罢了。我想若是我在他们中间能够发现出一个旧日的伴侣时，我将要是何等的欢欣惊诧，而要去同他热烈的握手和拥抱啊！而且更将要对他讲，我是来礼拜我旧日青春的圣地，要请求他作为指导。然而这那能，或许我此时的神气和态度之间，他们早已能看出，我是与他们不一样，而是个离脱学生生活已久，在外面鬼混多年的俗人罢了。在一路上我的思潮都是随着他们的

举动言笑在那里转动着。我又想一个人在人世间尽他的一生，能够得到什么呢？要是这条路不毁坏，而以后有许多许多的青年，更将要来到这上面奔驰，正像我从前一样。然而他们究竟又能得到什么呢？天不变，地亦不变，F大学不会变，人类社会又岂能有变？而欺骗驱策着人类去生活挣扎的，不还是从前数千百年前的那一些东西。跑，奔驰，成功或失败，得意或颓唐，这不过是一刹那间事罢了。人，究竟是能够得着什么呢……

下了火车，从车站到学校的尚有四五里地之遥的道路，现在已经有了公共汽车了（这是从前所没有的）。只消花两毛钱，便可快十多分钟一直以到校门。因此我也就同他们一直走上车去。一路上，我的同伴们都是极快活的谈着话，有的用方言，有的更用英语。而我沉默着，只是留神去观察四下的乡景，和那沿马路，已经生长得十分茂盛了的树木。它们都是在和风中沐浴着，轻轻不住的在那里摇摆着它们头上的枝叶。这些树木在我进F学校时，还是初种呢；我曾经见着它们很弱小的在路旁站立着，看来仿佛是不大能决定生存似的，而现在，到夏天来，不消说已经是满能给步行者以福荫了。在从前，沿路上的建筑们，我都能一一的知道它们主人的姓名及其职业。而此刻人家已经增多，处处屋宇的建筑形式，都能给我以新鲜的感觉。然而在一瞬间，又觉得很奇怪，仿佛昨夜自己还在这学校里睡觉，而今天重来，这些房屋都似乎是陡然的由于一种魔术的手，便从地底下

冒了出来，这对于我完全是合空幻与不真实而成为了一块。

一会儿经过了一道长桥，与一所巨坟，便能朦胧的望见前面的一大片黑压压的形影了，我也就知道路途已经去了一半。而距学校不远的 L 校长的一所西式楼房，也慢慢地入了我们的眼中。

“小馆子里没有饭了吧？”“不会，还早呢，吃过饭去上第二堂正好呢。”“我只希望 C 先生请假。”“我不希望，我是专为这一堂课来的。”“谁像你这样用功！”“Miss 王来信了吗？不来信恐怕又闹着什么问题。”“写信去赔罪吧，不然……”“小声点，老是爱这样瞎嚷。”这些话都是经风轻轻的带入我耳旁的，听了也觉得非常熟习。正好像从前 B 君 S 君和 F 君所常谈着的一样。而回过头去仔细看时，又都是一些生面孔，全不认识。

吱的一声，车便停在了学校的大门口了。我知道 F 大学的旧规，除客人们不知道主者所住的寝室号数时，是无须乎拿名片再去惊动号门的。于是我也便夹杂着他们，用着熟习的脚步走了进去。

在里面的情形，大体仍是依旧。操场也是如往时般的平而大，绿草铺布着满地。正有一小队穿着短衣服的青年在那里踢着脚球。只是两旁的树木已加多了一些，和左右前后的空地上都新添修了不少的一小座一小座的两层楼的宿舍。稍一左转便是校园，在这里面的一切亭台花木，对于我都是何等的含有重大意义。曾记得自己在里面，偷偷的一人已不

知道流过几多次的眼泪——唉，这一些青年时所不可避免的，浅薄的悲哀啊！而正当中高耸在一大群屋宇之间的，便是校长办公室和图书馆。右边的一大座房子内更包含全校的大礼堂和教室，在楼下的一部份即为科学实验室。到自己兴步地跨了进去，经过那一大段从前所走熟过的长的走廊时，不知何故，自己便忽然的胆怯了起来。心里懊悔着为什么不找一个引导者。若使有人来一盘问，自己又怎样的答复呢？真是困难极了！然而无法的只得不用再去思索，仍是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楼去。啊，第三号教室，里面还有人在上着课，这岂不是从前上 Mrs. Captain 的堂，自己最怕 Chaucer 的诗背不出的地方？第五号教室，这不是从前同 N 教授捣过许多次乱的地方？还有第十号教室，在那里凭窗便可以在一定时间望见火车蜿蜒的从绿浓的田野间经过，一路冒着黑烟，看来非常有趣；而自己也是时常的在那里倚窗独立，曾经做过许多首浅薄幼稚的情诗。但现在里边仍是有人占据着；我想，若是这位教授讲得不得劲时，或许在那班上的学生也必定会有如从前自己那样的看着手表，希望有火车前来，看它冒着烟渲染出绿野间景色那样的人？……

停了一会，差不多不得已的，带着凄怆的心情，走了下来。而在这楼梯的总汇处，那钉在壁上玻璃箱内密密麻麻印着许多小字的课程时间表，更不觉的便将自己吸引着了。到了这里，自己又呆呆的站立了半天，去回想着自己当时选课上班，和希望某某教员请假的各种情形。

芸呀，逸呀，请你们想想我这时的心情是何等的苍茫而且忧伤。我觉得我自己简短的，无喜无乐的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一刹那间全都过去了。

其余还有左边宿舍里的第八号寝室，那是自己整整住过了三年的地方，现在只是在这里默念着，差不多全无勇气再去身临了。我想若是我一到了那样熟习的一个门前，自己必定是会顺着冲动推开了门进去的，然而进去后又做什么呢？寻旧日的伴侣，和自己旧日的影子吗？现在这一切又必定会都不在了。

一转身回来，于是又复来到了操场里面。在这里的柔草正发达得十分畅茂。只是柔弱得太可爱了，踏在脚下吱吱的响，几乎令人不忍大胆的踩了下去。我也就在这里徘徊了又复徘徊，沉思了又复沉思。几次的都想离开了此地，而心里却又似乎觉得有些迟疑而且留恋。然而留恋又怎样呢？岂不仍是一个人也不认识，而只是自己一人无力的坐在这里，数着自己心里的忧伤和跳动？但一抬起头来，见着天际的白云又是那样悠悠的斜送着日影向西沉去。而和风也更是那样荡荡的，往返无阻的在地面飘浮着。天地既是这样的博大自由，而人却是那样的婉转自缚，差不多自己在悲伤中而又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无聊了。于是又复起身来，走着，想着……

但是听啊！随着“当当”、“当当”一阵声响，便是人声嘈杂，脚步翻腾的从楼上教室里迸发出来了。及到再一数着点

子，才知道这已是下午第四点钟讲堂的完毕。而眼见着有一大群富有活力的青年们，都潮涌般的向校门外奔去。更各人上了各人所需要上的车。他们大概都是些不愿住堂的学生。

“回去了吗？青年们呀！你也可以回去了吧，不安定的灵魂呀！随着他们走去是不会错的，在那渺茫的都会和扰扰的人海里，自会有你自己安息的地方呀！”

我这样自慰自励的，于是也就转回上海。

一写便又是这样的长，然而不写又怎样呢，这于我总不会比夜还要更长吧，因此我也就写下去了。说不定你们看起来也是会讨厌的，不过只是这一次，或许下次就不会再像这样的愚笨，更或许下次便不会再来向你们烦琐了。

树立上

1925年4月28日夜中于绿安旅舍

芸：

请你下次来信不要再提起V来，这使我非常难过。

不过你记念着她，以为她总是会陷入何等悲苦的境地吗？实际上并不然，她现在很是安乐，就在昨天我看见她也是这样。我近来也常常去看她，虽是与前看见她时的意味已有些不同，不过我总是希望她能够得到幸福的……

她确实是一个坚强性烈的人，怎不能自己救出她自己呢？而且又有时间和理智立在背后，一切都可以因它得救，因它忘记了。

所以对 V 务要请你放心勿念。

至于说到我自己，那更是什么也都没有了——一切都已成过去，在我的生活里永久没有春天。

树立上

1925 年 4 月 30 日于绿安旅舍

逸：

你的信收到了。可以从里面闻嗅出那“二月不青草”的北方浓厚的春的气息来。不过南方此时的春已是全行走去了。在马路旁树上的枝叶早已经发育得十分浓茂，而且快要转得深绿了。空旷地无论在何处，只消一举眼便看见一色都是碧油油的，再也寻不出一小片嫩黄的颜色来。这完全已是夏景了。

不仅呢，大氅早已不用，就是夹外套拿在手中，也几乎成了装饰物。然而我在这温和的日光中，仍是终日里奔忙着，毫无所为的游荡着，一点儿也不觉生动。心里有时固是无喜无悲的，有时便又无端的感到渺无涯际的苍茫。我喜欢讥笑着人们的生活，而自己也不知道是要怎样的生活。我对人对己，差不多此刻都是超出乎爱与憎之外。在我的前途有什么？我自己此刻的行为是为的什么？这些问题，在我先前已经思索得十分透彻，此刻再也不须去疑问了。譬如说吧，论天气，芸同 V 都是喜欢春天，你是喜欢秋天。而我呢，于四季中一无所喜，无论何时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不很安定。我

想逃，想逃出这四季之外，然而差不多这又是太近于玄妙了，在这世界上，那里会有另外的一种天时？

但总而言之，我这人是毫无理想，毫无生活的中心，而又不肯去寻一种东西来欺骗着自己生活，因此便弄成了这种现象。

然而逸呀，你叫我又要怎样呢？我又不是个不喜欢用思想的人。我时常都在想，无论在故乡，北京，上海，历年来都是如此。人间的一切现象，只消一到我眼前，我都要将它分析过一遍。而结果呢，便是美的不美，而丑的更丑；及到再一分析时，便又觉得丑的也不丑，而于我完全是变为淡漠了。就以对人来说，我从前对于人是绝对的憎恨的，后来觉得不对，于是又想肯定爱了；而到与人一实际的接触起来，又觉得他们实在不是个可爱的东西。

由此而互相辗转，到了最后，因此我便决定了他们只是一种东西，既不可憎也不可爱的一种东西罢了。他们的生活，都是为着某种莫可奈何的关系而存在着。而我自己也差不多更是同于他们一样。我没有希望，没有快乐，然而又不肯去死，仍是要生存，这也就是为着某种莫可奈何的关系而生存啊。

既然如此，人间的一切还有什么呢？因此我的淡漠和不安于一块的生活便开始了。

现在我是在此地最繁华，最闹热的街市一家旅馆里住着。乘电梯下降，不消一分钟，便可以到五层楼底下的一家

百货商场里去。这里没日没夜都有成千成万，川流不息的人们来往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上等、下等、中等，什么人都有。有时我总是喜欢到那里去游荡一阵；每遇见了一个人，我便去幻想或分析他的职业，性格，及内心生活等等。一个过去了又是二个、三个、四个，然而一转身我又将他们全忘记了。我只觉得我是一个人，让冷淡和苍茫来抓碎了我自己的心。又隔了一会儿，我就连这些也都变为了十分模糊了，于是我又拔步地往他处走去……

然而逸，你对于我这种心境似乎不算十分明白，所以无怪乎每次来信都要劝我一大阵，说什么强了起来，努力于工作，好从里面得到一点安慰，忘记掉自己。自然，我从前并不曾向你们表白过，而且逸又是那样的一个服膺于罗曼罗兰的大勇主义生活者，我实在也是很难怪啊！

说到工作，于是又不禁令我想起了从前旧友 Y 君的故事来。我想在这世间，总不会再有比他生活更勇敢坚强的人吧？他翻译着 Aeschylus 的七篇剧本，历有四年之久。自从我转学北来以后，就见他是在翻译着，一直到毕业的那一年。他是一个瘦小的人，而且又兼有肺病，然而他的精神却又是那样的伟大刚毅。在他平时的主张，也是以为人应当英勇着生活，更应当作起工来，以镇压着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因此他工作得非常辛苦。我曾经看见过他到冬天来因为经济窘生不起火炉，但他却仍是独自一个，苍白着脸，红冻着手，在那黯淡的灯光之下，勤勤恳恳地做他的译作。他那时

说他要将 Prometheus 的反抗和坚强精神介绍给中国人，使同胞们都知道应当怎样才能生活，才算是正当生活。但是在刚一脱稿之后，书局方面就与他以重的打击了。他们说此刻剧本无人注意，销路不好，就是送给他们了也都不敢承印。因此 Y 先前所想的耐着病苦，拚命的将书翻成后，卖点稿费，好进医院调养去的计划，便全行打破了。然而为着疾苦的逼迫，他仍是不能不搬进了西的某一家天然疗养院里去，以希望回生于万一。

不过搬进院去时间还不久，有一天，我记得是冬天，到我上山再去看他时，那便成为我们最后的见面了。他那时是在床上平躺着，望着那已经往西偏斜了的夕阳。他的脸面已经瘦削到了不成人形。颧骨高高的凸起，两颊空陷了下去。从他那柔弱蓬松的几根乱发，蓬披在他前额看来，倒完全是与那在湖畔，同着一个偶然的伙伴，一同用手枪自杀了的 Kleist 有些相似，而从他全身看来，更仿佛像一个身体尚未十分发达完全的小孩。但他看着了我仍是微笑着，衰弱无力的伸出手来同我把握。他那时的呼吸都很困难。他更呆呆的举起眼来望着我，我知道他必定有什么话想同我述说，于是我便将头凑近了他的唇边。他在此时便托咐着我说，若是他一旦有什么意外时，求我写一封信去通知他家里的兄长。“云南省城，昆明市街，十二号，李幼培。”他用力的，明瞭的，像这样反复的一连说了四五遍之多。而这几字也是如钢锥般的，锐利得直深刻的印入了我脑里。所以至今也还能记

得。到末了，他尽力的咳呛了一阵之后，又说，他的译稿可送到 P 教授那里去，请他看看，若方便时更可以请他，帮忙介绍到书局里去，看是否尚有印出的一日。他说这些话时，语音都似乎是从空筒里发发出的一般，气息更是非常促迫。然而他脸上仍是带着微笑，眼睛也更是痴痴的钉在了窗上。在那上面正燃烧着行将淹逝的夕晖。

及到第二日，在我向各处奔走了半天，得到四五块钱，买了两筒罐头牛乳和一瓶鱼肝油，再上山去看他时，而这位为人类和自己生活而奋斗的英雄，早已在医院后面的一间停尸室里停放着了！他的身体是让一大条的白布盖被着，连面目也看不出来。我悲伤得，也无勇气再去看他，便自行低着头走出。照医院的规矩是病者的遗骸，不能在院内停留到十二小时以上的；若是无人收领，便得由院中租备薄棺加以葬埋。医生见着我，照例的来要请我替死者证明作保，因为他在此地已经是没有比我更亲的人了。于是我便在这黑色的，巨大的簿子上面签上了 WPT 的三个大字。而这译成了中文，就是忘八旦三字的缩写。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些活着的人，全都是些忘八旦。

“埋了他吧，即刻！不过这里有三元钱，请你送给那掘坑的工人，叫他们挖深一点，不要让野狗再将他抓出来，使他重见天日就好了。”我最后慎重地嘱咐过医院的当事人之后，一人便也个自地转回了城里来。在路上，我更看见了昨天 Y 所凝视过的夕阳。它依然是极鲜明的烘染着郊外的园

林村庄，以及有钱人家的，而此时已是空着不用了的亭台别墅等等，十分觉得美丽。这差不多可以说，就在我这一生中，也是难以再逢的冬日的晚景了。

至于他的译稿呢，总算是不负好友所托已被我送到 P 教授的面前了。这位 P 先生在平时就为我所熟习，他完全是以好玩主义来看一切，从辛苦中榨压出来作的品的一个赏鉴家。他时常将好的艺术品，全都当作清茶醇酒般看待。所以在我送去之先，就觉得有些怀疑。而在得到他回信后，我所怀疑的更是愈加证实了。他说他不喜欢这些，他只爱读希腊小品。这些东西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看来有些害怕。而且译笔也不见佳，太生硬，不流利，似乎以此仍是不用再送到书店去为宜。而意在言外，更含有许多嘲讽的意思。例如他信内所用的伟大两字是用引用符范围着。

逸，这一本译稿，想来现在还是在第三个书架上同着那些外国名著睡着觉吧？你若发现时，可将它收藏了进去，以免后来遗失。这也就是我因为怀念起 Y，而对你所起的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们为什么要作工呢？——为这世界，为这人类，更为着自己的生命吗？但这些都是我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啊！然而逸，仍是要请你原谅我，我也实在是一个最能以了解工作者辛苦的人！芸同此问好。

树立上

1925年5月8日

逸：

莫名其妙的生活又开始了。所以经了这两星期之久，都不曾给你们一信。就是芸来的信也全收到，并不曾误投，请你告诉她一声，使她放心。

现在简洁地说，就是我又新认识了一个名字叫N的女人，我们时常都是一块。说起我们的相遇和认识那更差不多近于滑稽了。不过此刻仍是将她叙述一下，因为这也是我近来生活的一部份呢。

我们相遇的地点就在本旅馆的公共聚餐室内，她那时手里正拿着一份北京出版的报纸，我因为要想知道一点北京的消息，因此走过去向她借报看，随后我们便拉杂地谈起了关于北京的各种事情来。她说的是满口纯粹的北京话，听起来几乎令人疑惑她是一个道地的北方人。不过不对，她的故乡是在中国极南极南的地方，只是中学教育是在北京受过。因此我便如远涉异域，陡然的遇见了乡亲一样的，极自然，极随便的去同她谈起话来。我们谈中央公园的春，谈北海的秋，谈……此外我们还有了许许多多不及细述的谈话。……

到后来我们更聚在了一块用餐。她问我是不是从外国回来的，我说不是。我随着便又问起了她的职业及其住处，她回答时都似乎有些迟疑。但到最后，她仍是告诉了我，她是在某家电影公司里作一点事。其实这也毫不足奇，在她外

表上，她的性格及职业的色彩都完全表现得十分明白。她全是一个物质的人。

像这样的人在大都会里正多着，有什么令人不释然呢？而且她也是那样的善于谈话，谈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有趣。而在她躯体上更含着有一种妓女式的浓艳的美。因此我们的交际便开始了。我们相聚在了一块，如此谈谈说说，吃吃喝喝地就一直以到现在。

然而以后，以后又怎样呢，就谁也不能知道了。不过，逸呀，又请你不要因此便误解我，以为我像这样的便可生活下去，或许到明天我便要走，起身往另外一个极远极远的地方走去；也说不一定呢。反正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住不安定，这是你们所知的，现在也不用再说了。

然而此刻我还似乎很喜欢谈话，喜欢谈一些无意识的，合于女人心里的话；也愿意生活一些时日，这也是实情。因此我便同着N往来了。而且对于这种来往，也并不怀着疑，只是很肯定的用钱如水般的向她泼去以博她欢心。人，为着要生活而弄得可怜的，就连自己也差不多算是其中的一个了！

滑稽而且惭愧，在你们的面前，还说什么呢？就此收着了。

借此并祝芸安好。

树立上

1925年5月20日

再者：

芸来信说，你们到北海荡船，在暮色苍茫里，便时常地想起了我。其实依我想这大可以不必（虽然一方面又是存着想灭杀着自己惭愧感觉的私心），因为我在这里除接到你们的信，和提笔在给你们写信的一刹那功夫而外，实在是没有一小片时光能够想起你们来。自然人各为着自己的情而爱而憎，而思念而拒绝，这与他人是毫无关系的。

还有一事要重重的拜托芸，就是在我抽屉内尚存有有三张样式及年代不同的 Vndreyev 的像片，这是我留了许多年心才存下来的，务要请她替我收藏一下。不然，随便的损失了，很是可惜！

树立又及

逸：

这两天的身体真是坏极，几乎到不能支持了。我前信告诉过你们的那位张博士诊断我说，若是再不设法安眠或休息一下，便有脑充血或猝毙之虞。而一方面呢，更要为 N 计划着一些事，看看目前就要成功了，又岂能随意的撒手放松？因此仍旧是这样的勉强支持着生活。

在这许多日以来，我同 N 时常都在一块，她同我似乎很能相处得来。她在外貌上看来，似乎很是强壮而且近于油滑，而其实她的性格，实在是个再柔弱不过的人。她虽是太

偏近物质，却又不知道人间所谓的奸巧。她同我在一块儿时，除我给她以一些金钱上的供给而外，她的精神方面，完全是无形中受着我的支配。我笑时她也笑，我沉默时她也沉默着不敢再发一语。因此我便很爱她，喜欢她来参加我的生活。

然而为此，我也就必须为她尽点力，在她的职业上。你们不知道，她在电影界里作事已经将近三年，以她的技术，姿态，颜色等等，都很不愧作一个主角，然而自始至终，她都是居于人下，受着低等的待遇。这就是因为她实在是不善于钻营了。而我此时也就是为着她将来地位的原故，而在同人玩着玩意。我近日来终日里都是忙碌着与人接着头，敷衍着往来者。一方面用着酒食游戏来笼络着那一班类似流氓妓女的新闻记者及导演家们，一方面更从言词间露着锋芒，说是现在影戏界太不平等，而自己不久间便要独力的出版一个周报，专门的批评那些不成形的影片。他们看着和吃着我，真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更也可以说是惶惑而且恐荒。因为我近几日来曾经用心的研究过三五点钟的美国出版的电影杂志，于是我便记得了许多关于影戏的专名词，在人前谈论起来，几乎令人疑惑自己是一个从事于影戏批评的专家。他们对于我都是存着戒心，用着疑惧的眼光来看我。而尤其恐慌的，便是N此刻作事的那家公司。昨天她的经理来同我说，他们快要请N去担任一部关于家庭问题的影片了，现在是来探听探听我对他们的意见。因此我就乘机地回

答他说，“有什么不可以呢？她的艺术并不低，以后若是有人出来说话时，我可以替你打发他回去！”于是他便满意地回去了。

我想这事在两三日内一定便能解决。到了有结果后，我便可以对N却责了。而那时最紧要的就是要搬到另外一间清静一点的屋子里住去。

并且到了这两天来，N神色表露于外的，比从前愈加怯弱了。她在我面前几乎是连一呼吸之微都要加以小心，而面上时时都要带着可怜的表情。我想，在此时无论我向她需求着什么，她都不能不加以应允。然而人呢，却又尽都是那样的一个可怜东西！追逐着除物质外于自己毫无所得的生活，永劫不复，永世不变！所谓灵的觉醒者，在人群中完全没有那样的一回事。关于这一点，差不多更也用不着再去责备N了。然而她在我此时眼中，仍不失为一个良善的人。

刚才送N出了大门，看着她上车。她临行时用着客气而又迟疑的口吻来问我明天是否能够等着她来一同用午饭。我说非常愿意。“真的吗？”她又加上了一句。她现在对于我是多么的疑虑不定而且怯懦自卑？——唉，这一个或许一生都要陷入可怜地位的人啊！

车开动了，而我仍是在临着极哄闹的马路侧站着，等着她那丰满而又合度的背影和鲜艳炫目的颈巾在人丛中慢慢的消失了去。而转眼间又看着有许多许多模模糊糊的人影从自己的身旁跑过去了……我也就在这里失魂落魄地站立

了许久许久。

是的，到明晨我应当等候着她来用午餐。我为什么不等着她呢——人是为着某种莫可奈何的原因而生活着，而我也为着某种莫可奈何的原因而要等着她来午餐。

人真是个再可怜而又可笑不过的东西！

逸，你听见了这，不便会笑我吗？然而你哪里知道我此时心里是何等的寂寞而且空虚。

这封信给不给芸看，听你自决。在我的意思是单独的写给你的。

树立上

1925年5月26日于绿安旅舍

逸：

身体与精神既是那样的颓唐而且衰败，然而昨夜竟至遇见了一件在我算为不很平常的事。现在隔那时还不上二十四点钟，只是当时的情景却早已是有些幻隐模糊了。

这事的发生，是以我同N为主角。我们曾经在吴淞的海滨旅馆里住了一夜。

说也奇怪，我对于当时切身的伴侣，竟至觉得是那样疏远，而对于当时的景物却又是那样的牢不可忘。就是现在一闭上目来，犹仿佛看见那密缀如珠的繁星依然是在头上瞬着眼，而初夏间带着海的气息的晚风也依然是凉凉的从身旁掠了过去。但那个从深夜间醒来，陡然的凛凛悚悚的使人

动着“灵魂是这样的远离，而身体却是那样接近”念头的一个儿，却于我早已是十分的淡漠了。我想若是可能时，我将要终生都不愿再看见她一次。

人间既是这样的一个人间，而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一生活，真是别无他法啊！

然而我对于N又有什么值得愧惭呢？我不曾向她要求过什么，我们只是自自然然便在那里住下了。

那一夜，就是那样的一夜呀！堤上灯塔里的灯光共燃起了十六盏，红者六，绿者亦六，白者四个——这是用来表示着潮头的高下，指导着船只进口的。N用手指着，一二三四的数给我看。我在想她此时也仿佛真是一座灯塔似的，将要指导着我生活……然而不一会儿，她便沉沉的睡在我身旁了！看起来并不丑，安静而且美丽！四下是静悄悄的。然而我总是觉得生疏而且奇怪，受着一种不安的压迫，于是我便想逃了。一直以到现在还是想逃啊。

但是以后，或许将要从此便不再看见她，也说不一定。她对于我完全是会成为淡漠了。

在写完这信之后，便要给她一信，说我将有远行。而且在一会儿之后，我更要将行李放上车上，走，走，去寻一个可以安静的地方休息去。然而逸，我的朋友，一切都是荒芜无聊，生命力又是这样的倦而且颓了！

现在已是将近黄昏，不知道你们在北京此时是在作何消遣？提起笔来，便又想到自己不安定的灵魂上去，但不一

会儿总可以找一个比较静寂一点的地方住下去了。你们有信时，仍可由此地转，因为我刚才给了茶房多量的钱，他们一定是不会忽略的。

现在已是黄昏了，我将要走，朋友们，我将要去了啊。

手此并祝芸健好。

树立上

1925年6月7日于行将离去绿安旅舍的一夕

芸，逸二位：

因为决心要静养一下，所以自从搬到了这里来，如此之久都不曾寄你们片纸，想来很是觉得有些抱歉。就是你们一连来的五六封信也都是放在枕畔，不曾拆开。及到这两天来，精神似乎较前要健旺一些，更自度已经有读你们来信的勇气了，以此才慢慢的一张张细细的阅了下去。一种人间稀有的热情，简直是比窗外吹进来的薰风还要温软，还要令人沉醉。从这一点上，我便也知道什么叫作人间尚未死尽的情和爱；而更也明白了什么是文学者内心所蕴蓄着的，用以造成一切艺术品的胚胎了。然而我的朋友呀，我现在的身体和精神都是这样的疲乏，弱小无能叫我怎样的回答你们呢？我更看看你们的信笺，一大堆的放在我面前，我心里只是微微地跳跃着，差不多真是动着不应当离开你们远游的念头了。但是，不太晚了吗？我的朋友呀！

我从前早就辜负着逸的热情和希望，也就是忽视了芸

的幼稚美的温和的心情，那还让等到现在？我回顾起我的一生，几乎全都是在反动和逆行中过去，就是你们希望的热情和鼓励，也不能将我历来所身受的，人间经验所告述我的狂妄的观念改更或打破。你们不能拯救我，我只是一人独自在自己的执拗的意念中过活——不安定和灵魂的饿渴和愤怒长久的困恼着我。

现在我是新病初愈，很衰弱地坐在沙发椅上。在已往的一些时日中，也只是一人躺卧在床上，服着药，听自己心脏的怔忡，鼻里时时流着鼻血。夜来恶梦频仍，白日里疲乏不堪。然而此际除佣人外，更无一人前来。到这时我也是一切人都不想念——自然，我也并无其他的人可堪想念——只是默念着，若是我此时尚在你们的家中，我将是何等的可以得到幸福。然而究竟是远离了，隔得太远了，不知何日始得再看见你们？朋友，所谓人穷则返本，我以为病实在是穷之至极呀！你们叫我怎样的回答你们，更叫我怎样的写才能传达出我是在怀念你们呢？

然而一切都成过去，我现在已经能立起来自由步行了。

所幸自然是不会便长此卧倒，而且银行里更有着由北京兑来的四分之一的钱，就是像这样的支持了下去，大约也能好好的以到暑假。所以在我想，待身体健康稍稍恢复后，然后再作他计，也还不迟。

然而逸呀，你似乎还不知道，我对于到国外去的计划早已打销，因此每次来信都是说希望我能够从国外带一点为

他人所不能了解的特殊的艺术回来。而那里晓得我自从 V 家里搬出来后，意向便早就不同了。而且到了现在也是这样想；我为什么要到外国去呢，各处岂不都是一样？说到读书，我从前在北京时手不释卷那样的读，已经是读得太多了，然而仍是与我自己毫无关系，救不了我自己。说到观察人物，那在各处的人物，只要具有方踵圆颅的，又岂不都相差不多？读 Tchegov 便可知道俄国人的生活，读 Daudel, Manpassan 便可知道法国人的生活，读 Dickens, Trollope 便可知英国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我真看不出有多大区别。又譬如说，我们喝中国的白干和喝外国的白兰地，而所得的结果岂不又都是同一的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跑到外国去喝白兰地才算是喝酒呢？因此我便在此地住下了。自春到夏，一直以到现在。而自夏徂秋徂冬呢，我又从不曾想到过。反正我在各处都是一样，我不希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在我生命中才算是有趣味有意识的东西。

至于说到艺术——因为逸总是爱谈起艺术，所以现在也提起来谈谈——那我更也不十分糊涂。我曾经读过许多关于艺术的书籍和作品，因而我也知道艺术实在是寂寞和辛苦的园地里，所开出来的几朵灿烂的花。花固然是人人所心爱所同赏的，但譬如有一人，他以为在人间就连花这种东西也是可有可无，或者是根本就不必一定需要，又怎样办呢？而何况更要用着自己心血的灌溉培浇！

依了这样说，艺术之于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在我生活

中，我差不多更可以不需要这种东西。然而现在我仍旧是得感谢着你们的盛情，这是一点儿也不虚谎啊。

此刻不觉炎夏已经开始了。出街去，若是不戴草帽便不能在烈日下行走。听说今年气候比往年要强烈一些，此时还不过刚到初夏的末尾，而窗户从早至晚，都必须敞开着，热气一阵阵从街心烘了进来，几乎令人疑惑这里已到三伏天的样子。

所幸的是我此时所住的屋子，是在一家专供西人寄宿的宿舍里的楼上。地位处得十分恰当而且静洁。左边窗户是临着一条以幽雅著名的静安市路。从窗口晚间外望，便可以看见有一长列整齐明亮的街灯在绿树浓荫中照耀着。街面上也是极其光滑平整的，就偶尔的有一二辆汽车从上面跑过，也听不出一点声息来。从这里俯瞰，仿佛真如身在公园里一般。屋门后是走廊。而屋正面，临窗便正对着本宅的一小片小巧精致，花木葱笼的空隙地。在里面更放着有三四把白色漆藤的小圆椅，黄昏时到那儿去呆坐一会，便可以守候出一颗颗大小明暗不同的星星，慢慢的从蔚蓝色的天体中在你头上闪现。

我住的是每月租金六十元的大小两间屋子。从早起可以望见旭日，晚间若有月光，到了中夜，便会有一层青白色的辉网，轻轻地笼罩在了我的床上。而且同住的人，又尽都是些西洋人，大公司里的书记，经纪人等等。他们的生活，都很有规则，早睡早起，昼出夜归，从来不吵闹他人。只有时到

晚饭后，偶尔的有人在花园里拉一两调 Violin，拉得也并不难听。除此而外，全院子都是静悄悄的，毫无气息。因此，我这里虽然病着，却也能够享受一点清福，梳洗梳洗我这三月余以来的疲劳。此外，照顾我屋子的更有两个佣人，时时都穿着白色制服，聪明而且伶俐。大的一个在起初看来，似乎有些狡黠，然而一到这里来，我便设法的征服了他——你们或许还不知道，我有一种习惯，每到一新地，首先便要去征服那贴身的佣人，使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脾气，对于自己要存着一种畏而不恨的感觉。这法无他，惟一就是第一不要吝惜小钱，第二就是作事不要让他含糊轻忽过去。关于这一些，芸，逸，我想你们两人都是不会的，以后需得留心留心才对，不然，因为一点小事，便会惹起生活上的烦麻，所以并在此地提及——而小的一个，那更不成问题了。他尚完全是一个可爱的人，年纪小，天真活泼而又很知趣。近来更从我在学习英语，所以他作事对我更是特别忠诚小心。当我病卧在床上时，一切事都全靠他料理。每天他为我送两次牛奶，一次鸡蛋——这就是我一天的食物——更替我跑到药房里去买药，每次我都是给他以三四倍以上的车钱。他替我作事，完全是出于衷心的高兴而且崇敬。

自从我搬到了此地以来，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天了，在外间凡是认识我的人，就连 N 同 V 也在内，简直是一毫不知我是在这里病卧着。他们都以我此时是在杭州旅行，因为我告诉他们是如此。然而我自己呢，却是一人在床上静静着，

收集了各色各种样子不同的报纸，在枕边一面服着药，一面便一字一字的将它们细读了下去。看那些愚蠢的人们是怎样不息的在那里彼此奔忙，竞争，互相吞噬。看那些可笑的千百年如出一辙的人间现象是怎样的日出不穷。于是我愈看愈觉得有趣，而且有时竟至失声地笑出来了。

……逸，你们看我此时的生活在表面上是何等的清闲安静，但内里呢，却又是那样难以形容的疲乏衰减了。我此时真是不敢去自己反省一会，更也不敢走到镜子的面前。人既是这样莫可奈何的生活着，而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自己一无所为的渺茫和空虚。我的朋友呀，你们叫我怎么办呢，生命力是这样的衰杀了。

新病初愈，腕弱不能多写，且凌乱无次，请原谅。

又近日思想北京之念亦颇切，东安市场八分钱一大盘的冰激凌已上市了吗？念念。

树立上

1925年6月27日于沧州宿舍中

再者：

离这里不远便有一家旧书店，只消花五毛钱便可得一本 Balzac 的小说，花一元钱便可得到一部 Shelley 的诗集，我想逸听见了一定是非常欢喜的。

而且也打算再等两日便给芸买两三件好玩的东西寄来。在此地这些东西实在是太丰富了。写到了此地，差不多

更怀抱惭愧的说，自从同芸一别以后，几乎连她的嗜好和要求通都淡忘了。幸而得好，自问内心尚不是如像对他人一样的，有意的淡忘。

树立又及

芸，逸二君：

病尚未全愈，身力太弱，而天气又一天一天的酷热了起来，终日都是汗涔涔的，真不知如何才好。

这两夜来，下弦月夜半照在窗上，幽凄得几乎令人不敢注视。一种繁华已尽，衰残将临的预感，不觉便笼罩着我自己的全身心，阴影也慢慢的爬进了屋子来。树上的枝叶，有时在窗外沙沙地发响，听起来心里觉得十分的怯弱。一瞬间更疑惑这已是深秋了。

生命力既是那样的疲倦了；而又毫无办法！回想起来，自己真是弱小的人啊，就连这一点小病，小风波也都担当不起。从前所谓的自己的刚强性格，不就算失败了吗？很是疑惑。

刚才佣人送进帐单来，知道在这里已经满满的住了一月。而这一月的光阴，都是在疾病牵连，衰弱不振中过去。不曾出过大门一次，而自己也不觉需要。生命力真是十分的疲倦了！

近来上海虎疫非常流行，看报知道已经死了不少的人。而前天晚上，同院子的那位拉 Violin 的爱尔兰人又不幸的

作了虎疫的牺牲了。听说从病的发作以至于死亡还不到二十分钟，连请医生的时间也都没有。

一个人死起来，在先前我总不相信是这般的容易，而现在，可看见了！

这位异乡人，在院子里我时常遇见，交谈也有过三四次。他似乎时常都带有怀乡的情调。到礼拜六和礼拜三的夜晚，他喝了一点酒，便坐在小花园里，拉起 Violin 来。据他说所拉的都是爱尔兰的民歌。记得他又对我说过，他不敢抬起头去看看月亮，就是月光照在了他窗上，他也是用布帽子去将它遮着；因为这样他便会想起了他那充满了神秘故事，和时常都是被浓雾蒙罩着的，带有梦的意味的故乡。他又知道 Ycats 是爱尔兰文艺复兴时的首领。他说 Lady Gregory 和 Synge 的剧本也是他平时所最爱读的书。他始终是个爱尔兰人，爱尔兰的怀慕者。然而昨天清晨，一辆两匹马拉着的马车，便将他用黑色匣子装着拉走了。他的几个同事，极疏疏落落的，襟上佩着素花，跟在了他的车后。

我送他只到了大门，便退了回来。奠赠的鲜花是叫佣人洒在他的棺上，脱下来的帽子还拿在手中，而这辆两匹马拉着的马车便徐徐的开动以至于看不见了。我退回了房里，觉得刚才从外面呼吸过的夏天清晨里的空气，是十分的新鲜。而且更也想，这位怀乡的异国人，从今后便可以安定，更用不着再去怕看月亮了。

因为同居者之亡故，和上海此时虎疫的流行，这两夜来

不禁专注的想到了死字上去。不过死又有什么要紧呢？像我这样的人死与生岂不都是一样：活着无益于己，死了也无损于人。一生都是不安定，无信仰，不肯定什么，而又苟延的生活着。然而，生命力啊，却又那样的不中用，衰疲到不能自振了。

写到了这里，心里虽是凉凉的，凄凄的，缓缓的，而背上的汗，已是浸过了衬衣，而且还在那里沁出不能自己。现在，我是停着笔在想，在这儿想起了我的一生……

“不安定的灵魂，不安定的灵魂呀，你……”我时常是用着“不安定的灵魂”几字来称呼着我自己，你们不以为对吗？望告述我。

天气炎热，你是住在家里，不另外寻一个地方去避暑吗？若是地址有变更时，请快函告我。

又从芸的信中，知道北京今年气候很好，时时都有雨降润得地下老是湿湿的，简直不觉是在暑中。听了也不禁心向往之。

今晚拟去请张博士替我打一防疫针，看是否有效。若果是病菌幸而不攻上我身来时，不久或许我便会回转北京来。我很思念你们，但此不过亦人穷返本之意耳。一笑。

树立上

1925年7月7日于沧州宿舍中

芸，逸二君：

因为近日计划回京之念颇切，于是不禁便深挚的思念起从前自己住过的屋子来。昨夜竟至梦见同你们坐在屋子里的那张长沙发上，一同看着 Watts 的画集，芸是在我身旁坐着，有时微笑，有时撅着嘴生气。仿佛又是逸同芸拌了嘴，由于我出来和解。到醒来时，想起从前我们相处之乐，便觉得十分黯澹，好像即刻便要跑到你们身边才好，不然便会永远的失掉你们似的，以此便坚决了再行北来之念了。

然而，我那间屋子，现在又是怎样了？芸从前来信是说空着，现在可已有人在住？里面的家具位置改更了没有？想来都仿佛有如隔世一般，望你们详细地告述我一下。

而且还有我存着的那些书籍，每星期都叫佣人大大的打扫一次吗？不会失散吗？……自然，说起来，这都是我的多疑，其实逸之爱好书籍，我知道自也不下于我自己呢。然而一想起那几架子的卷帙啊，差不多自己的心，又复微微的起了一阵温润的感觉了。你们知道我从前是怎样的爱书，和得到它们又是何等的困难辛苦。但是乐呢，亦自在其中了。这一本本的，在首先从书目或介绍书上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性质，已是非常的麻烦，而当一封封信寄往国外定去，又是何等需费时日。及到书店的发单来到了后，于是复又勤勤恳恳的坐车自己往前门的邮局里去取。有时冒着大风，冒着大雪，冒着炎热，冒着尘沙都要前去，一点儿也不迟疑，也不抱怨，如此的历六七年之久有如一日，才慢慢，慢慢的积下了这许多国度不同，风格不同的东西。但这在他人那能识得其

中甘苦呢？这也是非用“不足为外人道”几字，不足以形容出这种情感了。

而且在从前我也曾有过几个谈书籍谈艺术的朋友。在他们来向我借书，到无法推辞，或者是见着借出的书，有所损坏时，那同一的都使自心里非常难过。更要因此愤慨半天，自以为对不起书籍，对不起作者。而且到后来也不恐惧人家说自己的小气，而竟至将新买得的，自己还未曾阅过，不愿意借人的几本，收藏在自己的衣箱里去。犹记得某一次，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将我那本用白羊皮纸印的，装订得很好的 Thomson 的 *The city of dreadful night* 拿去弄污了，当时便不禁同他大闹了起来，几乎至于绝交。而结果，过了两天，还是自己发生后悔，而亲自跑去向他赔罪，然后才算了息。然而这一些旧友，现在离散的离散，改业的改业，都是久已不相闻问了，只留下了这一大堆旧书，一本一本各有来历的，以作为纪念，使人触目便回忆起当年——真是不可挽回的当年啊。

已往的事不用说了，现在我所愿意知道的，就是假使我此时北还，可尚能再住在我从前的屋子里？望复知为祷。

人无论如何变动，而结果都是同属枉然。叔本华的“无生论”，总不算是浅薄的东西。若是再回到北京时，首先便应当打开这书。

手此敬问近好。

炎热甚，渴思夕阳下时的北海水滨小坐不置。

树立上

1925年7月10日于沧州宿舍

芸，逸二君：

快信已收到。你们劝我早日北还，这正是我此时所乐意的。南方这时实在是炎热得很，且疫疾流行，令人几乎不能一刻安居。

所幸者，近两日来，已得张博士的针力，心脏病总算是完全停止了。因此每日都是同N在卡尔登冰塔侧闲坐着。但无论如何，此地于我都已成过去，不能再行停留了。至何日始能起身北上，则此时尚不能一定，不过为期总在不远罢了。

相唔匪遥，余当面罄。

病虽稍愈，而心境却又觉得渐渐的不安定了起来。人在病中时专想病好，以为疾病后一切都可自由如意了。及到身安后，而心却又在那里作怪，真不知如何才好。

各种生活都已厌倦，自度还是以早日归依故友宇下为是。我想芸听见必当为之莞尔了。

现已为芸收集了各种可玩的东西不少，——例如Leonardo da Vinci的Monna Lisa的原画影本，和诗人Musset的小雕刻座像，在平常都是极难得的。拟不日亲自带归，以博一粲。

树立上

1925年7月20日于沧州宿舍

芸，逸二君：

现在我已决定于下礼拜日的清晨，搭车北上了，希望你们能够命令佣人，叫他们好好的将屋子打扫一下，以便到家时好休息。而这催促我即日北旋的原因，说起也很简单，就是V来信说，她已决定秋后同K结婚，所以趁此时机要先回故乡去看望她祖母一下。她说人世间除她而外，更没有能够爱她的人。而我，也是想在送V行后，即行离此地，使以前生活告一段落。

你们知道我在这一月余以来，差不多便不曾去见V一面，我告述过她，说我是已往杭州旅行。然而昨天，却不想正当我同N在马路旁边散步，碰巧的又遇见了她了。她一见我时，就觉得非常惊诧，她说我形容已经大变，仿佛是刚经过一番大病的样子。她又问我是否果真曾往杭州去过？她一面同我谈话，更一面用眼去尽力的打量着N。我想她一定疑惑我曾经欺骗着她。不过这是实在的，我真是欺骗着她了。于是我便回答她说，我实在是不曾离开上海一步，我只是在一家医院里病卧过一月，此时病刚才新愈了出来。她听着，虽是勉强尚微微的笑着，但面上似乎马上便变了颜色。在这里她问明了我此时的地址，便自行走开。我的朋友呀，这叫我怎样办呢，我曾不想V到此时还是那样的固执！人就是一个人罢了，为什么一个人定要为着他人而使自己痛

苦呢？关于这一点，我对于 V 很是抱歉，然而也正是莫可奈何的啊！

因此在回来后，便得见了她叫人送来的，说是不久便要同 K 结婚，而此时更要先回乡去看她祖母的那封信。于是我也就想，人若是自己能够转移自己的命运，固然是好的，不然便服从了也没有什么，因为反正一切到底都是一样。就以 V 此时这样的执着来论，在再隔上几年，我想当 V 见着我，再一回想起她此时的情境来，她自己定也会哑然的失笑了。

时间和年龄无论如何都实在是人们的教师和解放者。

因此我也就回她信说，我很赞成她的计划，更说我始终是非常的真心的爱她，希望她以后能够永久的得到幸福。若是将来她的丈夫能以容许，我再来南方时，一定要请他们作为我的东道主。我将要在他们家里住上一月或两月，静静的，温和的，分享一点他们的家庭空气。若是我有什么能力，而他们又需要时，我一定愿意替他们作一些工作……

自然，在不久间我们便会分别，而一分别后，一切事都可以完毕了，还说什么呢！水，流到溪，流到涧，流到江，流到海，岂不都是一样？它仍旧是水。波澜起伏虽有时在所不免，不过归终它还是那样的一种东西！——平静了下去，平静了下去，终归还是要平静了下去呀！

在一想到这里，差不多我这“不安定灵魂”的徽号又大可以勾消了。

V说她将在本礼拜六晚间上船,所以我想最好我也就能在送她走后之次晨起身。现在已是礼拜二,再等不上一礼拜,我想我便能回到北京,来同你们握手了。

此刻虎疫仍是非常流行,还有蒸蒸日上之势。昨天同院子住的西人又死了一个,看起来似乎有些胆怯,不过,算来还不上五日我便能离开此地了,所以我此时在幻想着我回来同你们把握时我是何等的快乐。是的,我来同你们把握时是何等的快乐呀!

树立上

1925年7月末日

1926年12月脱稿

独身者

—

星期日的午饭铃，摇过大约已经有二三十分钟之久了。沙宾君裹在被窝里，虽说心内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时候已经不早了，起来吧，起来吧！”但时间只一意地一分一秒地往下滑漏了过去，一直到左右的邻居们，都已从饭厅中走了回来，在廊下淅哗淅哗的洗面，漱口，和高声的呼唤听差，或者更互相的研究着在报纸上所披露着的电影和戏剧的消息，计算着如何找寻本日的消遣地时，而他却依然懒洋洋的躺在床上，不曾决定是否应当立刻即要翻身起来。固然，这也可以说是与他昨夜从朋友的家里闲谈了回来，为时已经很晚，而且在书桌上又发现了由晚班邮差所送到的两封，有两位朋友，同时都已在北方宣告结婚的通知书之后，使得他自

己不能不由回忆而沉思，由沉思而觉得微微有点伤感，而至于通夜不曾合眼，不无关系。不过，若果要当真的一说起来，他之不肯立刻起身的原因，与其说是他的因失眠而想要享乐享乐自己的星期日清闲的良辰，倒不如说他得避且避的，不大愿意去同一般无聊的同事们搅在一块，要较为妥当一些。因为他知道，只消午饭一过，他们就自会，各寻处所的向他们自己所乐意的地方，飞奔以去的。所以此刻，他一面静静的仰卧着在床上，用眼睛去呆望着那洁无纤尘的屋顶出神——感谢上帝，因为这是全省中的最高学府，所以才能有如斯整齐的建设——想要将昨夜所幻想的印象连续起来，但又觉渺不可寻。而一面，在他耳朵里更不禁已听得那位别号“猫头鹰”的同事，正用着一种长尖音，在那里向着那位以唱谭派著名，走起路来，老是一摇一摆的，有如戏台上的老生般的，教英文的姓董的先生，叫喊起来了。自然，他知道，他们所争吵着的，老是“梅兰芳与阮玲玉谁是艺术家；看电影与听戏二者利益孰大”，这两个问题。不过幸而得好，这一次的辩论，到最后来，只用了下面的两句话，即算作为终结。

“喂，无论你说怎样说，你今天都非得陪我到光明电影去不行，你看，昨天我为什么听从你呢！”这是猫头鹰的尖锐的呼声。

“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来，小番，打道过来，吾将陪猫头鹰至光明院中去也！”这是小董的用戏词来作为回答的回答。

随后，果然不久，院子里便已渐渐的静寂起来了。整个的教员宿舍，除了偶尔的有一二个小工，拖着重沉纡缓的步伍，在走廊间过往一下之外，其他的即已寂无人声。有时间，纵然也有二三只麻雀，要在屋檐之下飞翔一下，或者唧噪一阵，但这种人去鸟不惊的景象，亦不过适足以陪衬出这宿舍里此时是何等的幽静而已。

沙宾君由床上翻起了身来，只消将房门一敞开之后，于是洗面水及漱口水，即从一位时时留心着他起居的工友的手里端了进来了。接着便是大公报和特地替他在厨房里所留下的两碗肉丝面，也都一齐的由工友放在桌上了。到盥洗一经完毕之后，依照着习惯，沙宾君便又向走廊间跨了出去，正如他往常所有的闲暇时间一样，他是已将他的两手叉在腰间，更将背倚靠在廊柱之上，站立住了；而且他还将头昂了起来，呆呆的仰望着天空，在那里深深的行着深呼吸。自然，这与其说他是注意于自己的卫生，倒不如说他早已成为习惯的，到一有闲暇时，即得借着实行深呼吸的机会，将他自己平时胸中所蕴蓄着的莫可名状的郁抑之气，开怀的往外一吐，要更为确切一些。而且眼见得，那四周围一排排关锁的房舍，这些往常在午夜间，都是何等的充满了欲望，匆忙，战栗和紧张的，而现在不觉也居然阒若无人般的静寂起来了。此刻，若果将这些房舍都当作被荒芜被弃置了的病室或牢房般看待，这在一般曾经为生活而战斗，而屈辱，而疲乏过的本室的主人翁的一方面，就连沙宾君也一并算在

里面，恐怕也是很难加以否认的啊。沙宾君一人站立着，观望着，有时昂起头去望望天空，有时又将眼光降落在地上：是的，难说此刻的时季不觉是已届仲春之候了，然而天空中却还现出那般的阴沉。而且空气老是湿漉漉的，压迫得令人觉得几乎连呼吸都有些不大自然。此外在天空中也见不到一线日光，只有一层层灰扑扑的云翳在穹苍间浮游着，若果不是在院子中间的几棵垂柳的叶尖，正在抽着嫩芽，和在阶前尚有两株紫丁香正在那里很寂寞的开着几簇繁密花朵的话，就纵然用了“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长阴”，如像这样颠倒时序的言语来形容，恐怕也是十分恰当的吧。沙宾君，一方面固然因为天气的阴沉而莫名其妙的忧郁着和不快着，而一方面从他的心里，不知为了何故，竟又冒起了同这情景完全相反的“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的两句旧诗来。是的，“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和“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长阴，”这几句他自己一人愈加私人的低吟着，不自禁的在他心里愈加徘徊迷疑起来了。正因为有这两种矛盾迷疑的情调在那里烦恼着他，所以当他拔步的回转房间之前，便不禁喟然的长叹了几声。

自然，由于年龄，经验，和学问的种种关系，沙宾君差不多早已是将自己造成一个怀疑论者和唯物论者了。从前，在许久以前，因为想要知道一切忧郁心情的起因和转变，他也曾去研究过“弗洛乙特”的分析心理学，又因为想要实证人体的存在，和一切喜惧哀乐情感的表现，都不过仅仅受着一

时的生理支配而已，他也曾去将他在大学时代所选习过的生理学讲义，重新翻开。所以不仅他自己夸口，就在事实上也确是如此的，若在平常，每达到忧郁的袭来，无论它当时的来势是何等的激烈，但若果这于他的体质上无大关系而且又是仅属于神经过敏方面的话，那他总是能以想出一个方法来，去将它解开或者排除净的；不，纵使不能完全排除，无论如何，他也是决不让它再有往下发展和自行膨胀的机会存在。因而，这又有谁能以反对呢，一个乐天家的外号，用来加在沙宾君的头上，据外人看来，恐怕是真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不过，此时，他一人坐在屋内的藤椅上面，实在有些发愁，因为他觉得不仅那碗冷却了的肉丝汤面摆在面前，有些不大顺眼，难以将它一口一口的往下咽去，而且就连在他自己的头部和身上，都似乎有些发烧起来。“好，不会又是机器出了一点什么毛病了吧？但总而言之，失眠与生理上的不能保持着平衡，这确是一件最使人讨厌不过的事情！而且眼见得他们，那一般在北平安居下去了的朋友们，不一个一个，前前后后的，都已结婚了吗？是的，无论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只要是一个聪明的鸟儿，它都自会去寻到一个它自己所需要的巢穴和伴侣的。而且人的生活之所以有幸与不幸之差者，除了一切皆由于机会之外，更还有什么旁的理由可说呢？自然，一切都不过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了。或许在人间，所有一切的悲剧和喜剧以及艺术文学之所以产生，都不过

用了这 by chance 的一点，作为起源，也是说不一定的吧？”一到想到这里时，他便不知不觉的伸手去拿起一支烟卷来，放在他口中。而且仿佛不愿将这种思想延长下去似的，于是他又将那一大叠的大公报移至眼面前打开。自然，一方面，从他此时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他平日所特有的，一半由于自己满足，和一半由于对于人世的冷淡所引起的那种 Cynic 的微笑，又复涌现到了他的嘴角间来。

“四哥，你真可以，你看，到开饭时，我来敲门，你还不曾起来：熏鱼，下汤面正好，这是我替你刚从大街上买回来的。工友，工友，——面冷了，得热一热。”当博夫君一跨进门来，只消将纸包一掷在桌上之后，他便这样如小猫般的，东张西望的跳着叫着，一直等工友已经将面碗端了出去，他才安静了下来。不过这种安静又好像正弹着的琴弦，猝然中断似的，一切收束得都现得是那般的出人意表，不大自然。随后，他虽然照例的已经在床榻上找到了他自己的座位了，然而从他那用一张报纸将自己的面目遮盖得紧紧的情景之下，沙宾君却依然可以看出，在这年轻朋友的内心里，所隐藏着的情绪，是多么的颓唐而且不安。

“见着了么？今天早晨玩得高兴吗？大约不高兴是不会买熏鱼回来的……”这是沙宾君半玩笑半关心似的，对他年轻的朋友所发出的探讯。不过从对方面隐蔽在报纸之下的口中，却不曾得到一个或半个字的答复。

“怎么不言语了呢？不见面也不好，见面也不好；不战，

不和，不死，不守，不走，这真与中国此时的时局有些相像。好吧，听着吧，我念给你听听：孟奎激战，多伦失守。敌军以五六十门重炮，排击我阵地，而我军只有重炮四五门，致南天门阵地亦略有变动。总部调坦克车队入赣剿赤。还有，中央飞机第一队共三十余架，实行飞入赤区轰炸，殊见效力。这真不知成何体统，安内攘外——怎样，有意见可以发表吗？好，不言语就不言语吧！不过也真糟糕，无论大小事，一切都寻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当沙宾君已将这一大段聊供排遣的话语，倾吐完毕之后，而在博夫君手中所握着的报纸，也同时的松落下来，而且他的两手亦无力的已落放在了他自己的两膝之间了。此刻，只见得在博夫君的衬衫领结都收拾得事事整洁的，长方形的脸面之上的一双眸子里面，已放出了一种凄惶莫测，和茫茫然若无所主的，莫可奈何的泪痕和幽光来。而且这光，又是何等样的具有十分诚恳信托之力，在向他扫射着啊！这使得沙宾君，他自己在当时，都几乎可以说是失其自主似的，有些不忍用正眼去向他钉看一下。“Suffering?”所以他只得用了如此简短悲叹的一个字，向他问讯了一声。随着，在对方面也将头连连的轻点了几下，当

要走！”的声音来将他停止着，而尚未曾来得及及时，在博夫君自己的房门之上，已经听见了有关门和落锁的声音。

自然，正如沙宾君所亲眼得见一样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事实说起来就是这般的简单。博夫君，自从一来到 T 地不久以后，他便同本校的一位女生管理员 C 女士发生了恋爱了。可怜，他在那时还是一个入世尚浅，将世间的一切事实，都看得十分浪漫，简单，和充满了诗情和幻想的学生模样的青年，在起初，他们固是门当户对，如火如荼的在那里往来着，恋爱着；不过于其间，当着有一位将呢帽顶得如冲天般高戴着某党部指导委员，加了进来时，于是，这位在外表上修饰得很为浮华，眼睛机伶机伶的，说起话来，老是上句紧接下句的 C 女士的态度，可就变得有些不同了。但总而言之，这时的对于博夫君，一切都显得有些很不合适罢了。然而因为彼此间，还余有一部分旧情的关系，所以他们又不能不藕断丝连的，偶尔的要到外面去聚会一二次。而且所可视为最不幸的，即是在博夫君的一方面，反倒日甚一日的对于对方，愈加执迷和粘滞了起来。因而，眼见得这一位曾经受过亡兄的嘱咐，而且也能将沙宾君当作“四哥”般敬爱的，可怜的青年人的面目，真可说莫可奈何的，便自为愈加凄惨的，沦入于苍白和瘦削之境了。不管沙宾君是怎样的将“适可而止，知难而退，”等等的话语来向他解说或劝慰的吧，然而事实自事实，他还是依旧觉得莫可奈何。

只记得有一次，在某一夜间，博夫君因为喝过了一点

酒，他竟至躺在了沙宾君的床上，放声地痛哭起来了；而且他眼见得，他当时痛哭得竟是那般的沉痛而且伤心。是的，一个青年人的为爱情流出的热泪，正如春天的雨露似的，真显得是多么的畅达而且湿润呢，然而在另一方面，因为仿佛实在不应当遭遇断伤而又偏偏冤家路窄，这却又是何等的显得凄楚而且酸辛啊。自然，更还有什么比这更为不幸的呢，一个应当时时欢笑的面容，到现在，已竟弄得如斯的憔悴不堪了；沙宾君在当时目击着，心痛着，他又何能自忍啊！于是不觉的，他将自己的两手，放在他博夫老弟的两肩之上了，而且真有如慈母一般的，他是在那里轻轻的替他抚理着他蓬乱的头发。是的，这不知要怎样说才好，亡友的嘱托，以及孰令为之，孰令致之的呢？若果自己不介绍他到T地来，又怎样呢，那这场悲剧，岂不也是无从演起了吗？而且若果能于年青朋友的身上，真正有所补益的话，而自己又何惜于将自己的旧创重抚呢。于是，在当夜，沙宾君于温语缠绵中，便开始的向他述说起他以下的一大段故事来了。

自然，这于博夫君当时的痛苦的心情，虽不能说马上能有多大转移，不过沙宾君之所以为沙宾君——这一个虽然时常脸上都带着笑容，然而常常都被人称为独身论者和怪僻论者的沙宾君，其从前的经过，就事实而论，也确是如此的啊。

二

至于关于沙宾君，他所经过的历程，直算到此刻为止，在他既在已经将近三十六岁的岁月中，说来自也是那样的简单。他，正有如一般在有书香味的中产阶级的人家中，所生长大的小孩一样，从小即微微的带有一些纨绔气。不过自从“五四”以后，他便鄙视着旧习惯，旧思想，而且从其中解放出来了。他因为迷信着当时所盛行着的，“知识万能，”“自由神圣，”和“打倒旧礼教，”“推翻旧社会，”等等极其广泛的空口号，于是他便由自己的本乡而省城，由省城而上海，又由上海而北平；如此辗转流动的留学着，大约已不下有七八年之久。固然，他当时是用着求学的美名，以接受着家庭里的充分的供给。不过，由于他既然天生来便充满了热情，幻想，反抗和怀疑的性格中，而又处在当时那样的糊涂卑劣的教育制度之下，所以无论他是怎样从甲校跳到乙校，或者由乙校跳到丙校，而至于丁校戊校，然而到底来，他却什么也不曾得到一点。而在这许多年中，所堪差可自慰的，即是在他努力自修之下，尚还能以达到，外国文勉强能以读书这一点而已。

末后，因为一位朋友的相邀，——这即是已故世的博夫君的老兄——和他更还有一位堂妹，正在北平的某高级中学肄业，于是他便转到了北平来。而且更因为他历年来的

生活过于流转不定，和对于学校的根本失望，自己实在需要安定一时，不再迁徙，因而在这一大座灰暗，浩大，可以行藏自如的古都的中间，于是他也就找到了他自己的避居之所，安安静静的在这里，享受着他自己的书斋生活。他只记得，自从那时起，一连有三年多之久，他都是和博夫君的老兄，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大家一块由外国去订购书籍，大家一块的阅读它们。除了假期，或春秋佳节，偶尔的到公园里去走走之外，其余的时间，他们的精力，一例的都是向着各种伟大作家的身上用去的。

固然，在任何一个青年人的心里，有时候，总不免要为一些寂寞，伤感，怀疑，渴望，等等莫名其妙的情感的暗潮，所袭击着，不过这究竟是属于暂时的，虚幻的，和无关于实际的空想而已。所以流年之于他，虽不能说一平如水，一滑如油，然而却总也可算得是一顺如风，一酣如梦的，便自行往下度了过去。

如像这样的，一直到第四年的夏天为止，自从他一接到了他家庭破产的噩耗以后，他才从和平的酣梦里，被惊醒了起来。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不得不向外面去自觅生路了。而碰巧恰在这时，他在他的堂妹处，又得与 B 女士作为相识。自然，生活的由于机遇而急转直下者，这在人世间，本来就只能算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而何况 B 女士当时所给与他的希望和勇气，比起他行将加入社会里去，为生活而浮沉，而战斗的不幸的遭遇，更要伟大一些呢。是的，他觉得

他自己的此时，是确实的坠入于恋爱之中了，这真是多么的幸福啊，而且幸福在年轻时，总是那样的简单和容易满足，为着自己为时正好的青春，为着这一个皮肤皙白，身体不很健康，说起话来，因为生长江南的原故，老是爱将“我”读为“袄”，“家”读如“脚”的，初次才从外省来参加都会生活的可爱姑娘。

而且从她穿着总是不出乎爱国布，自由布范围以外，而对于物质的享受，常是带着一种“哼，这能算什么呢！”的那种不辨其果真出于反抗，或者由于羞怯，而清贫自赏的态度，这在素常即以奢侈著名的 H 大学中看来，又是何等的令人觉得有飘然出群之感啊。她同他的堂妹，是同时考入 H 大学的，由于她有时去找他堂妹闲谈，所以他们才能很快的成为相识。而且他堂妹之所以称赞她，也正因为她朴素的这一点；虽然在另一方面，她却又批评她，以为她太无个性，和实在过于“阴柔”莫测了。不过，这在沙宾君，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在他的眼睛中，完全是个十分爱娇，和女性十足的优美的典型。而何况当他对她读 Byron, Shelley, Maeterlinck, Turgenev, 和谈王维，杜甫的诗歌的时候，而她却只是用了她那戴着金丝白边眼镜的眼睛，来静静的望着他，而更似乎很能以了解他似的，在向他加以微笑呢。是的，如像这样一对近视得很深的眼睛，用来加在 B 女士的温柔贞娴的脸上，这更足以显露出，她的身份是何等样的幽静，和何等样的安详来。但总而言之，沙宾君是觉得他已经找到了他自以

为是好的，可爱恋的，和可以安托自己情感的对象了；所以到那年，在他初次出外谋生的旅途中，他发现了他自己，竟至会泪眼婆娑的，到火车已经经过天津时，而他的眼泪也还是流个不曾止息。

第一年，第二年的光阴，都是如此的过去的：这正如一般坠入情网中者，所谓“夫子自道”的景象一样，他觉得他自己完全是在过着所谓“腾云驾雾”般的，既甜蜜而又昏朦的，微醉似的生活——他们由信函中谈天，思念，爱慕，有些完全香艳缠绵得几乎是旁人所绝对不能寓目的字句。而且在每月之末，他更从他的薪金中，抽出一大部的钱来替她寄去。因为他们在认识不久之后，他便明白了，她之出来读书，完全是违背着家庭的意见。所以经济的来源，绝对是不会有希望的。自然，若不是为着一个爱人的原故，而去工作的话，这工作于他，又是会变得何等的厌倦，而且毫无意义的啊！因而，到月尾，当他将挂号信一发出去之后，他便总是爱找到一位较为熟习的同事的房里去，如像这样的向他牢骚一阵和慨叹一阵：“感谢上帝，我们也总算是工作过了！我们所得的报酬，虽然是那样的微末，不过这总算是由于我们自己用劳力和心血交换得来的东西，一点一滴儿也不苟且含糊！所以依我想，若能得以得到我们的帮助和供给的人，他们也一定是能以感觉出我们的劳力和代价，都是何等的高贵，而且是何等的出于辛苦的！”自然，他说这话的时候，在表面上，虽不觉故意的要微微的露着一点愤懑不平的神

气,但其实,暗地里,从他的心底里,却不禁的已有一种欢欣自满的情调,从那里沁泌出来。“你睡吧,我是曾经生活过了,而且现在也还是为着自己心爱的人在工作,在欢欣鼓舞的往前生活着。这不是件事实吗?人生实在是应当如此生活的。恋爱,快乐,工作。而且光明也就在前头!”虽然在另一方面他,他又想如斯的去向他人叫喊一遍,不过在表面上,他却仍然是故意的带着颓唐的神气走了出来。

然而在这种如迷如梦的情境里,难道于情海的浮沉中,就从不曾有过一二次微微的波澜掀起的吗?是的,若果说“有的”的话,那便一定是在寒暑假里,他们得有较长一点见面机会的时候了。固然,每逢到他们得以相聚一处时,他总是抱着一种“但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的心情,去为自己庆幸着,和为着普天之下的一般有情眷属祝着福。不过,在事实上,有时间,由于一些突然而生的不快的事件,却仍不免偶尔的要在他们彼此的情感间起着作用的。譬如说,因为对于一本翻译的外国名著意见的不同——如为着《玛加尔的梦》和《女王的水土》这两本书,他们就曾经起过争端——或者对于眼前流行着的恋爱事件,所持态度的各异,甚至至于对于一个电影明星批评的不相符合,如像为着这一些小小的节目,都竟至会成为他们冲突的原因的。并且因为年级的增高,而同时H大学的浮华奢侈的校风,也似乎随着时日的激进,亦慢慢的可以从B女士的身上,寻出一些痕迹来。例如,每当说起话来时,如总是爱带着一种,“是吗?可

不是吗？”的那种故意做作出来的爱娇口吻；或者连说笑带认真的，竟称男朋友或爱人为她们的“高等听差”；有时从外面进来，甚而至于很骄傲地坐在椅上，故意的将脚翘了起来，指使着他说，“替我掸掸土吧，试试看，可会吗？傻瓜！”诸如此类，虽堪视为奇异，而当两人情爱正在浓厚时，却又似乎并不足视为奇的，可笑的恶习，除了为 H 大学所特有的风气所传染而外，在其他各处，真可以说是绝对的不会再有的了。

此外，在她的性格中，他渐渐的又发现了两桩，为从前所不曾意料得到的事情来，这即是，第一在她的心底里，似乎时常都存着有一种只有“利己”才能以往下生活的观念。第二便是在她的一切行动中，又似乎一例的都带有一些近于“矫情”的气习。譬如说，当他知道她因为学校的伙食不好，明明正需要着一餐丰腴的饭食时，不过在未进餐馆之先，她总是要很厉害的加以一番反对的，有时还会说出素食是怎样合于她味口的种种理由来。但到入座之后，她又往往吃得比任何人都多。又譬如说，无论在大街上或闲谈中，举凡被她所注目过的男子，和被她所称赞不已的同学的爱人们，由于沙宾君历来的经验，归纳得来的结果，大都可以说是一般体格魁伟，赳赳武夫者流。然而在表面上，她却又很固执的自认，以为她之所以爱他，完全是因为他的体质柔弱，和态度温文的原故。而且这种柔和的体态，也正合于她理想爱人的标准和典型。自然，这一小点，虽然不免有些近

于矫揉造作的现象，然而，若果再一从实际上着想，这岂不正可以当作她的对他的热爱的一种表示或解释吗？而且人世间的，要求一个品格毫无缺欠的人物，纵然在悠久的历史中，为数也并不多，何况求之于组织不很健全的现代的教育制度下的女性之中呢。所以这在往常即以沉思默想，柔和多情自命的，和事事都主张让人三分的沙宾君，不仅不会如一般少年气盛者流，对人要求过分，而且即使于偶尔间，她曾经给予他一些不情不理的伤害了，但在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的面前，他也是可以用着许多热情和幻想的理由，来将一切不如意的事实，加以解释或粉饰的。因而，每逢从假期的开始，到假期的末尾，他不仅难割难分，如痴如迷的，不愿稍有一点使她难过的事实来向她表示，而且还要将在这一半年以内，她所需要的衣服器用等物，一律的都替她预备整齐，——就甚至于化妆品也都包含在内——然后才肯同她离开。

自然，计算起来，这突变的显现，不觉已经是在他们相识以后，第四年的寒假期内，所发生的事件了。那时，沙宾君，正同往常一样，是从外面很辛苦疲乏地跑了回来。在他的满含着热望的心中，以为火车一滑进前门车站，就自会见着有 B 女士的情影，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向他极热烈的表示欢迎的。不过这一次的惯例，不知为了何故，竟至是被打破的了。而且在他当夜将住所安插好后，再向学校一通电话，他以为 B 女士一定会马上的出来找他，不过事实上，却

到了次日的中午，她才姗姗的，从他的卧房外跨了进来，并且在他们见面后，谈话还不到五六分钟之久，她即向他劈头的提出，于一二日内便非得回转故乡去，“去找她妈妈”的种种理由来。而且从她的语气和态度之间，所表现着的意味，真可说是有些“阴柔莫测”了。

“难道你不能等到明年暑假时，毕了业后，再回去吗？你看，我因为想看看你，所以才天遥地远的从南方跑了回来！”这是沙宾君将由于迷疑，气愤，和伤心所组合而成的情感，于接纳了又加接纳之后，所发出来的质问。

“为什么呢，到明年暑假时，我们再好好的见面，再从从容容的玩玩，岂不也是一样吗？你看，此刻家里接二连三不断的来信，真正催得人烦心得要死！反正在毕业之前，无论如何，我都非得回家去一趟不可的。而且妈妈想我，我也想妈妈。因为我们有三年多都已不曾见面了。所以一个人不能专因为一时盲目的爱，便将家庭的一切，全都抛弃掉了的！”

她说这话时，一面很安详的端坐椅上，将她叠放在膝盖之上的一只穿着黑色的丝袜和黄色高跟鞋的脚尖，微微的翘动着，一面又将双眼呆呆的注视地上，仿佛想要从那里找寻出一些理由和答案来似的。

而且这时，沙宾君从她的裹在了极其漂亮的，毛茸茸的狐皮外套下的全身轮廓上，才陡然的警觉着，她在近一二年间，所起的变化，又是何等样的现得浮华奢侈，而且已经纯

然的趋向于物质化呀！此外，从她的老成练达，除自己的本身的舒服和福利外，几乎对于一切，全都可以漠不关心的态度上，再加之她老是将我读如“袄”，家读如“脚”的南方式的北京官话的语调中，这又适足以陪衬出她所用的口吻，是多么的既斩钉而又截铁，仿佛在其中，真具有一种韧不可断的力量似的。于是，这使得沙宾君他自己，不能不陡然的为之大吃一惊，而且登时的从头顶上，一直传达到脚底下，都不觉自行发麻发冷起来。

“那么，你前几年在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妈妈’呢！”虽然想到口边，不过却不曾将“到你缺乏学费时”这几个字说出口来。

“我吗？这不都是为着你吗！你每年都死拉着我，不让我去。不过现在，可就有些不同了；纵然是一个三岁的小孩罢，但总会有他自己一旦长大起来的时候的。我想，你不用再向我讲那些臭道理还好一点，不然——”

“好吧，好吧，随你去吧！我知道，你只差一年就要毕业了，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你都可以自立起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呢，你去吧，找你妈妈去吧，自由去吧，独立去吧！不过一切都自会有良心作主的！一个人总得自己有点良心！”

“得啦，得啦，杀人偿命，欠账还钱，你不要以为我花过了你的钱你便可以随便的要挟我。其实，我花过你的钱是有数的，一年一年的都可以算得出来，到将来等我有职业时，

就一定照数还你，不过在现在，可不要这样小气，显得自己丢人！

“而且到了现在，我还要请问你一句，就是你从前之所以帮助我的原故，不知是出于我自己的请求，还是出于你自己的自愿呢？好啦，好啦，没有话说了吧，反倒好意思大吵大闹了起来，真正现得自己是那样的抛脸，丢人！”

“你对，你对，不用再多费唇舌了，一切都自会有天作主张的！你去吧，在那里自会有你的宝贝妈妈等待着你的！而且有本领的，以后就不用再回北平来！”

“回来又怎样呢，北平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我犯不着因为一点屁大的理由，便同这样好的一个地方，完全断绝。好吧，现在就一言为定吧，若果谁再去找谁的话，谁就不算得是人！而且连狗彘都不如！”

是的，在她急口急舌的，一气的将这话说完之后，虽然脸色有点苍白，态度都还是显得那样的傲岸，傲岸得真有如一个使气的公主一般的，她竟立起身来了。随后，于一瞬间，她更如一阵旋风似的，即已走出了房门，而且就连“再会”也不曾留下一声。

这时，只剩下沙宾君一人，真好像猝遭瘫痪，猝被棒击似的，他一人颓然的横倒床上，过了许久，都还不能抬起身来。

日子是这般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固然，在起初，沙宾君仍不免是要在那里存着希望，以为正同于往常他们所有过

的言语冲突时的现象一样，若果理屈在于她的方面呢，（若果屈在他方，他也常常如此）她便自会翩然的找到门前来赔礼的；不过第一天第二天已经白白的过去了，而她却依然渺无消息。这真不能不使他有些惊诧和疑虑起来了。难道这就所谓“决绝”了吗？因为当她临去时，他已看出，有一些冷冰冰的东西，是曾经在她的眼睛里流动着。而且由流动一直的注射到他的心里，使他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将这些冷冰冰的印象忘掉的。为着要明白真象起见，于是他便到她们的学校里，去拜访他的因为意见不合，——而大半却还是因为他的恋爱事件——已经有许久许久都不往来的堂妹，探听一下。自然，从事实上看起来，这突变的起源，又是何等的发展有序，明瞭而且简单啊。第一，她现在已经回家，不再住在学校里了。第二，据他堂妹说，她在两年以前，即似乎早已变了心，只是因为事实的关系，所以不能不同他勉强的敷衍着。（自然，这于她，也是十分的感觉矛盾和苦痛的。）因为从她的口中，很早的她就听说过，有着这样的一些从她心底里所发出来的抱怨和不满的话。例如，若果一说到他的对于女性的不善于故意去贡献种种的假殷勤时，她便称他为“大傻瓜”；再一谈及他性格的遇事认真，而且遇事执著时，她便称他为“大笨牛”。而且有时，她更明白的对她的朋友宣言过：“我不需要这种男人，优柔寡断，不男不女的。而且他所给我的，又都是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宁为英雄妾，勿为庸人妻，一个舞文弄墨的烂教员，他对于我的前途，能有多大好处呢？

至于他的学问好，有知识的话，那我不听他的讲，不是他的学生，这对于我更可以说丝毫没有关系！”而第三，她在此刻，已经另外有了朋友了，这即是她所任家馆的主人家里的弟弟，（这些事，在事前，自然他是丝毫不曾知道的）一个体格魁伟的，某高级军事学校的教官。并且为她自己的将来计，她似乎早就有了打算了，因为她在近一二年来，无论在学校里，或社交上，都是非常活动的，而且也能从各方面得到相当的成功。

此外，他堂妹还告诉他：她实在是个多么不适合于他恋爱的女子。而尤其是在近两年来，她自己本身所起的奇奇怪怪的变化，更非一言之所能尽。甚而至于他所买给她的颜色素净的上等衣料，她都拿来只在学校里打着粗穿，因为当她出外时，她所喜欢的都是那些浅红深绿的衣衫。有时她还同着她一般不三不四的朋友或同班，到戏园里捧角去。好像对于某一男戏子，她还似乎曾经很疯狂的着迷，甚而至于坐在楼上的最前一排，将两只赤裸着的手腕，高高地举了起来，在那里很激烈的鼓着掌，至使得满座都不禁为之哗然。“四哥，死了心吧，如像这样一个趣味卑下，性情凉薄，只一味喜欢矫揉造作的女子，又怎能以同你合得来呢？而且自始至终，都只有她对不起你，你却并不曾有丝毫对不起她的地方。正因为事实如此，所以结局虽然惨淡一点，不过我们也大可以问心无愧了。”这是他的那位思想已经有些倾向于某种主义的堂妹，对他所说出的话；而且到末尾，她又补上了

几句说：“四哥，你从前对于恋爱，实在是太过于理想和太过于将女子浪漫化了！你以为天下女子全是如天使般的好人。全都同你一样的，既单纯而又优美天真。而其实大谬不然。自然，从她们所需要的东西说起来，虽是那样的简单，——充其量，只不过是羡慕荣华，贪图一点物质上的享乐，和在这两点上，打着圈子，如是而已——不过自她们的心理上表现出来的，又是那样的复杂。所以若果你一旦误解了她们的嗜好和心思时，无论你是怎样真心的爱她，在她也是毫不感激的，而且甚至于还会恩将仇报呢。因而，一个人对于自己恋爱的对方，有时候也非存点戒备的心眼不行。不然，用你的热情所换来的是什么呢？只不过落得这样一点苦恼的结局罢了。自然，这一切都只怪我一人不好，明明知道 B 已经变了心，而又始终迟疑着，不曾早早的来向你说明。不过，事在当时，又教我有什么方法可想呢？我想你一定是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譬如说，为着对于 B 批评的不同，你看，到后来，我们不是见面时，连开心见肠的谈话的机会也都没有了吗？不过，不要紧，四哥，你此刻得强硬一点，给她一个一刀两断，因为勉强的要求一个与自己相合不来的女子，硬混在一块，实在是毫无意思的。普天下的好女人真多，何必非她不可呢？而且普天下的女子，也未必尽都如她那样的凉薄，负义而且忘情……”

是的，说起来虽是那般的容易，“强硬一点，给她个一刀两断！”而且就在沙宾君的心中，于愤怒悲痛之余，也未尝不

作如此想，但是为着追念从前的种种旧情的关系，所以当时，纵然是自己处在 H 大学稠人广众的客厅之中，他亦不免成为痛哭失声，泪流得不敢仰视，如像那样一个可笑的人物！

三

于是，从此以后，沙宾君便永远的离开了北平。

但若果要问他，他是否曾经如一个狂人般的荒诞，苦痛，和于白日间昏沉，于深夜里用眼泪去遍洒过枕头？或者只消在大道之上，见着一个女子的衣衫和背影时，他便立刻的将 B 的印象唤了起来，而且心中即如被刀刺般作痛过和发晕过？有时纵然在扰攘的街市中，洋车上和电车上，他可也曾如狂病者般的，将骤然遇见了 B，和即将 B 紧紧的抓住不放的心思存想过？此外，他可也曾，甚而至于，将一封封充满了血泪，怀念，哀求和伤心的信函，写好又复撕掉，或寄出去又复后悔；而且在事实上，从来也不曾得到一次回音过？是的，无可讳言的，这一些，于头一二年中，差不多真可以说是，将他自己整个的时光和面容，全都如身处炼狱般的，消耗成苍白，荏弱，和奄奄一息的资料的啊。于是，就在这一二年中，他已觉得无论在他自己的心情上和外貌上，不禁的都衰弱老大了，至少已有十年。

而且有谁曾经由青春期，骤然的跌入于中年的吗？这正

如一棵未曾接受过炎炎夏日阳光的培养抚育，便深入冬令的小树一样，于这种猝然变得寒冷萧条，和荒漠万状的气候之中，在他自己生活起来，又是会觉得何等样的寒颤瑟缩，和空落落的茫无所主呢？所以从此以后，沙宾君是由于苦楚而寻思，由寻思而疲乏，由疲乏而麻木，由神经麻木，而思想竟得有转机，这正是痛苦的历程中，所必经之路，而且也正是沙宾君对于“自然”，和对于“遗忘”，这两种天然的治疗方法，所应当加以感谢的。

“是的，朋友，我觉得我自己是赌输了！我是将我自己所有的全部生命，放在一个不值爱的女子的身上，孤注一掷的，而至于全盘丧失了？你看，在这六七年内，我所耗去的是有多少的心血和光阴！而那些，举凡我所身受过的一切痛苦，还要除外。不过，一个人到自己的灵魂和理想，都已全体破碎时，从那时起，我想身体之于他，才算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活着固然无聊，而故意的去死掉，或者故意的去折磨自己，使得自己老是不生不死的独自受苦，也是不能让人觉得佩服，所以依我想，在一个曾经饱经忧患的中年人，他才真正的能以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什么才是他生活的意义，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悲苦和欢乐的。而且到那时，他才更能以明白，对于人间的一切，同情与冷静，这两样不同的心情，更确实的是怎样的一种况味的。”自然，到能以用着这样安静从容，半含悲苦，半露自慰似的口吻，将这些话对朋友说了出来的沙宾君，那时，他大约是同B女士，自从诀别

后，已经有三年以上时光之久了。

此外，从他的堂妹处，得以知道的，关于B女士结婚后的情状，又都是一些不幸的消息。因为他知道了她与她的那位伟人似的英雄，性情依然是十分相合不来。而且那个男子，关于性的方面，更是怎样的蹂躏她，使她的身体竟日甚一日的败毁了下去。有时，有从前熟识的同学，偶尔的见她一人在街上步行着时，身体只是摇摇晃晃，好像有些站立不稳似的，此外，因为生育的过繁，也是使她的生活成为不幸的主要原因，于是为着这，益使得沙宾君对于人生，恋爱，结婚，家庭等等事实，更加幻灭和悲观起来。“人，人为什么要活着呢？上帝之于人类，岂不是专要使他们受苦受难，而才创造的吗？大约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结果也很难于使自己得到幸福的，因为举凡人间所有的最高，最美，和最优良的感情的一部，在一个自私自利者的心目中，大约都早已不复存在了，如像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在人群中，家庭里，或者将来就在上帝的面前，恐怕都是很难得到原谅和宽恕的呀！因为一个只顾自己，对于一切责任，一点也不愿负的人，而其实，在人世间完全孤立着，等于毫无所有；一个无论怎样，也不能使其自己觉得满足的人，而其实在人世间，等于毫无所得，在B之为人，和她自己对人所要求着的态度上看来，岂不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吗？是的，想起来真正可怜，B既然使爱她的人受了痛苦，而终归自己不见得能以快乐。到结果来，还同于为她而受苦的人一样，是只落得个痛苦和空虚！”

每当他一想到这些时，在他自己的心里，所感觉得，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哀感和心伤，因为他觉得，这不仅是单属于他个人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同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代替着他“赌输了！”的思想而起的，除了忍苦，柔和，平静，安分，原谅，和对于人间，事事都抱着无可无不可的心情去接受一切而外，在他，是毫无所有的了。

但若果要问道，在每日中，他可也曾有着最忧郁，和使得他自己最难过的时间的吗？是的，若果说有，那必定是在每当清晨起来，或者黄昏日落，这一些日头日尾，大都可以使得一般任何一个孤独者，感受到“生活日艰，来日方长”的普遍哀感的时候了。“沙宾，你为什么脸色老是这样苍白，身体老是这样衰弱呢？你不是早就决定着，要忘记一切，原谅一切，和预备着于可能范围内，要尽力的使得自己健康，愉快的吗？现在，一个健康的身体，才于你是何等需要的啊！‘心病’，实在是无药可医的。但无端的忧郁，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此刻，你真非得顾全一点你自己，和将过去的一切，全都忘记不可了。‘爱情？’固然，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都应当用一点爱情来作为自己的雨露和润泽，但是这一些，在你现在，岂不早已成为过去了吗？而且为着这，它又曾经何等样的曾给你一些过度的伤害和摧残呢？所以不仅爱情，就连‘女性’二字，你现在也应当完完全全的，将它从你的脑子内，驱逐净尽才好啊！”当他每一想到这些时，他就必得对着自己，如像这样的自述一遍，和自慰一遍，然后才

肯罢休，而且有时也曾为之流泪满面过。但他究竟是在为着过去而哭泣吗？或者是在为着将来而哀悼呢？自然，这除了正同他面对着面的明镜，和黄昏时行将落土的窗外的血红夕阳之外，可以说是谁也不易辨识的了。

四

“沙叔，妈妈请你开话匣子去。”“等一等，就来啊，阿葵。”“督督（即叔叔的讹音）快下来，小宝要你！”“知道啦，小宝，好孩子，督督就来。”他只记得那是他恢复健康以后，已经在S埠的某一中学任课，而正寄居于他从前的同学L君的家里，大约已不下半年以上时间的事了。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的，若晚饭尚未上桌，黄昏又早已来到，而他还不曾走下楼去时，于是那一对平时为他所喜爱的L君的小孩，就会这样高声的在楼下将他呼唤着。自然，这一半固不免为出于他们父母的暗示，而一半却也是出于他们的自动，因为每一到黄昏，当他们的母亲，要到厨房里去忙碌着晚饭时，他们便自会因为寂寞而想念起他来的。若果再一往下延迟以至四五分钟之久，尚还不曾见有他下楼的动静时，接着于“得……得……得得”的一大阵细碎的脚步声，爬上了楼梯之后，于是那一个圆脸大眼睛，微微带有点野蛮气的尚不满五岁的小孩，小宝，即出现在他的面前了。而且他更会立刻极勇敢地跑上前去，拉着了他的两手或衣襟，连扯带拉地叫

道，“督督，下去，走，走！下去玩玩去！”此外，那一位因身体过弱，而脸色老是带着一种 Sentimental 神气的阿姊，则只是怯生生地站在一旁，好像除了用她所特有的一对惊异和疑问的眼光来望着他外，便别无他法可想似的。自然，无疑的，她实在是希望他能以好好的去抚慰她一下，而且将她的弟弟抱了起来，一同去到楼下去的呀。“乖孩，来来，督督抱你。阿葵，你带头走，真是，谁也不会比咱们阿葵更乖，更懂事的。到礼拜天来，叔叔一定带你们去看电影和逛公园去。”

随后，在楼下的一间小小的客厅里，便有一大阵“Long, Long Ago”，或者“Oh Maria”的唱片声，和着孩子们的跑步声和哗笑声，在黄昏时的沉闷空气里，欢腾起来了。再随后即是晚餐，而且无论是在晚餐的桌前或食后，他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同主人和主妇的极含有温情和友谊的谈话中，度了过去的。是的，这在他又是何等的应当加以感谢呢：为着在这样的一个黄昏中，而又得遇着如斯温存体贴的一对佳主人。不然，他纵然竭力的想恢复他自己的健康，恐怕也绝对不能如此迅速的吧？

而且，在人世间，一个人若果想要于不付代价的，还能以获得良好的报酬时，这样的事，恐怕只有超人间才能遇见的了。所以依照着沙宾君的欲求与主人的谋妥协，必先要得有内阁的赞助，然后才能成功的定义，因而，他无论去同任何已有家室的朋友往来时，第一在他所视为重要的，即是在预先研究着，应用何种方法，才能以博得这一家之中的太太

们或小姐们的欢心，从这一点上入手去做。自然，这时他的对于L夫人的态度和方法，也自是不能算为例外的。而且就事实来说，他觉得他自己此时的对于一切女性的意味和心情，又是何等样的忧伤柔和呢，几乎可以说，忧伤柔和得至于既无所赞美，亦无所反对之境了。他只记得在从前，无论他在任何女性的面前，他都是那样的羞涩，几乎连抬起头去，仔细的看她们一眼的勇气也都没有。不过到现在，可就有些不同了：他觉得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敢用着半含悲酸，半含疑问的眼光，去静静的观察着她们，和研究着她们所有的一切举动言笑。而且有时，还更一直的望到他们的瞳孔中去，因为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一切情感的表现，是不能撒谎的，“是的，她们需要些什么呢？一般的男子，所能以给她们的，又是些什么呢？而我又能以给她们些什么呢？人间，可怜，可怜，而又复可惧可怕的人间，难道就只有这样下去了吗？一切古昔的浪漫情调，大都从现代的一般女性的身上，完全死尽了，而只有让‘事实’来管理着一切！好，事实一切都只有事实！”他一面固然不息的在那里观察着，和反问着，为一些莫可奈何的哀感所袭击着，而同时，一种被他人所误认以为和易可亲，和乐天知命的微笑，也就日深一日的，在他的脸面之上，开展起来了。

固然，有的时候，为着一些节季的重压的关系，或者是由于他自己必不得已的，去向着某一位女性贡献过一点毫不沾滞的殷勤之后，而从那里得到，“可怜，如像这样一个温

存可意的人，为什么也不会得到人爱呢？”的那种神气或叹息时，——在L夫人方面，他就时常的得着过这样的称赞——在他自己的心里，不免要暗自伤感一阵，和扰动一阵，不过，这一些，从他自己的用以对待他人的如绅士般的表面上的温和的微笑，却依然是毫无妨碍的。而且还可以说，在他的心中愈加哀感，而从他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愈加温和，礼貌，而且近于自然。

“人不是专为要同人吵架，或者是专为要伤害他人，而才生活着的呀！所以我们非得将自己的悲哀掩藏起来去见人不行。笑，笑，我们为什么不笑呢？因为笑总是比哭要好一些的。人不能自己幸福倒也罢了，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着自己的哭丧脸儿去见人，使得他人一同为之不悦呢？”真是，从一个曾经在充满冷暖不定，和悲欢莫测的人海中，所浮沉苦恼过来的中年人的眼中看来，他自己所有的情感，和由于他自己的经验，以及他自己于思索后所得来的结果，难道不应该这样的吗？因而，此时，沙宾所有的，无论见着什么人，都一例待之以微笑；而尤其是对于一般已有家室之累或家室之乐的朋友们，他更深深的为他们祝福着，愿意他们永久的得以快乐和安康，这在他，是丝毫无所矫饰的啊。

不过，因为他一向是在大都会中生活着，更因为他自来便寄居在朋友的家里，以及他所教的学校，又常不免有女生参杂其中的原故，所以有一些在当时，就连他自己亦认为莫名其妙的事件，也仍竟至会在他的身旁发生的。自然，那一

些只适宜于肥沃土壤的，决不会在苦寒的气候中开放的花朵，这对于他，从一个热情早已消耗净尽者的眼中看来，又是何等的足以形容出他自己的心情的衰颓和老迈啊。而且这差不多也可以说是促成其在不久的将来，即决定了要离开S埠的一个主要原因。固然，依照着当时一般青年们恋爱的定律，一篇浪漫故事的起头，常是用一封极平常的通信作为开始的。是的，他是曾经接着过一封如像这样的来信了；而且，这正是出于他所教着的学生中，一个尚梳着两股垂辮的，一见着人脸上便现出有两个笑窝的女小孩的手迹。接着彼往此来的，借着研究功课作为理由，他们的通信，不觉已经有五六次之多了，就到这时，不知为了何故，这位对于人世的险巇尚丝毫不明真象的女孩，竟向他极热烈的抒起情来。“呀，这要怎样办才好呢？”他也能向她作着同样的答复吗？——一个曾经饱阅人世沧桑的中年人的悲哀，固然是绝对的不会为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孩所能了解的；而且若果要如此作去，这在她幼稚的心灵上，不过使她成为一种极不正当的损伤而已。至于不管一切的去盲目的对她加以热爱呢，那不幸又早已有B作为他前车之鉴了。而且来日方长，将来的变化既渺不可测，而何况他此时的自己，又不复再有当年少年时的热情和意趣存在了呢。所以在他私自决定，无论如何，他都是不能这样下去了；但若果为要避免麻烦起见，他正不妨将那一班功课完全辞去，以免得大家见面时都很难以为情。而其实，在不久之后，暑假即已来到，他更无须

去向着那一个比自己的年龄和心情，都相差得太远的，在当时，只不过为自己一时的幻想所激动的小孩，解释他之所以对她冷淡的一切原因的了。

其次的一小段 Episode，他所遇见的，那不觉即是在那一年暑假的中间，他已经决定要离开 S 埠以前不久的了。这一次的 background，完全是坐落在距他们住处不远的的一个外国公园里。那时因为游人太多，而 L 君夫妇又必须照料着他们自己的老是跑着跳着，一刻儿也不肯停息的一双小孩的原故，所以他同着另外的一位女宾，S 女士，在被约定了一会儿再在饮冰室会面之后，他们便被遗落在后面了。不知是出于 L 夫人的故意，或者真正因为人多过挤，但总而言之，这一对同属于 L 君家里的客人们，是完全被孤独着，而且他们也就不得不，在公园水池边的一大丛茂密的刺玫的座位之前，已寻到了他们单独对面的机会。

这时天色已近昏黑，往来的游人们的面目，若非注意的凝视时，已不复可以辨识，只有在水池里的莲叶，尚黑黝的在那里簇聚着，愈加显得繁茂。那光耀特甚的长庚星，已从天边升到了树梢，而大熊星座也极其整齐的，有如斗柄一般，静谧异常的在水面上倒映着，交闪着光辉。看起来，几乎令人疑惑，这一些星斗，是从远处的草坪之内，所摄取而来的点点的灯光。这时，虽然微风不动，暑气未消，不过在空旷辽阔，花草林木配植得十分适当的地面上，所能给与人的，却仍为一种清新凉爽的感觉。而游人们复三三两两的，正向

着将开始演奏管弦乐的露台的前面，流动以去；所以在水池侧近的座椅上，除了有一二对为爱情所羁绊，而喜欢清静的情人们，尚在那里喁喁情话外，可以说四周围完全是十分的静寂。

“沙宾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样的不快乐，东转学也不好，西转学也不好。到暑假后还打算往北方去看看，但恐怕北方是会同样的没味。你说，要怎样办才好啊，就在这样优美自然的风景中，我也会陡然的感觉得那般的忧愁……”

这话的说者，S女士，为L夫人的姑表亲，是到暑假时，才从美术学校里搬出来的。而且正如一般江南女子所特有的天性一样，是一个服装时髦，态度活泼，情感不大可靠，然而从外表上看起来，却是不由得会令人欢喜的可爱的姑娘。但若果依照着L君的话，女人们是爱 Always talk nonsense 的说法看起来，她确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不过有时候，在她同阿葵小宝们大闹大跳一阵之后，她却又曾很颓唐的坐在了椅上，对着他，“若果我能以像沙宾先生那样的快活，那就好了！”如像这样叹声唉气的说着的。自然，在他这一方面，除了只有报之以一笑而外，也自是别无话说。但是在最近期间，他对他的态度，已好像有些改变了，因为不仅“如像沙宾先生那样快乐”的话不再说了，而且还似乎时时都在用着一种严肃和探讨的眼光来望着他。或许，L夫人已经将他过去的一切情形告述了她，也是说不一定的吧？而且现在，好像

正泄露着自己灵魂上的秘密似的，她是在向他谈起什么快乐与不快乐等等问题来。

“唔，要怎样才能如意，这实在很难说吧。不过，一个人若果心里痛快时，那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沙宾君一面含糊的答复着她，一面不禁在他自己的心里，已经有些疑虑起来，因为这仍是“对于如像这样时髦的一个女子，她所需要的是些什么？一个男人所能给她的是些什么？我所能给她的又是些什么呢？”等等的问题，在那里苦恼着他。而同时，从她身上所发出来在一大股紫罗兰香水的香味，又是何等的强烈得刺人鼻息啊。并且还可以说，这也正为他平时所最喜欢闻到的一种香味呢！

“B 从前所用着的老是一种玫瑰香水，为着这，我们真不知起过几多次的争辩呢，到后来才改为 Cappi，可见得人世的姻缘和趣味，都是丝毫不能勉强的。是的，我们从前，为什么一定要专为着一些无聊的琐事争吵呢？到现在一回想起来，好像有如一场大梦似的，真乃是于空虚中，更加空虚！”当沙宾君一转念到这里时，在他的心中所动弹着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痛和忧伤。若果挨他坐着的，并非 S 女士，而为其他任何一位他的朋友时，我想他一定是会伸过手去握着了他的两手，将他自己此时心中所蕴蓄着的哀感，全盘的向他托了出来的。不过他现在，却依然呆如木石般的兀坐着，沉默着，竭力的用眼睛去望着黑暗的远方，想要将他自己早已认为毫无意思的感伤，完全压伏了下去。

“你为什么老不作声呢？沙宾先生，你可是愿意去找小宝他们去？好，去罢，我们就走可好吗？”

“为什么刚一坐下就要想走呢，就这样静静的坐一些些功夫，岂不更好吗？你看，暑假不久就快要过去了，若果你真要到北方去的话，我想我一定是可以送你到济南去的。而且人生在世，聚散离合，生老病死，活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快活一点才行。”

这时从沙宾君的语音中，已可以听出在他的表心里，所流动着的感情，是何等的柔和而且感伤。而且几乎还可以说，他的音调，完全是近于低吟的，和合于音乐的。到此，S女士，也不禁将头转了过来，想要用眼去观察一观察，看在他面上所显露着的，为何等样的一种颜色，不过因为光线过于黑暗的原故，所以她什么也不曾看见。

“对呀，谁都该快活一点。而且听××姐（即L夫人）说，你总是愿意别人快乐的，然而你自己呢，好像并不快乐。‘将笑当哭，’虽然××姐平时是这般的说着，不过依我看来，总觉这是有些不大可能。因为在我自己，无论想哭想笑，是一点儿也不能作假的。沙宾先生，你以为这是可以的吗？想要哭时反倒会笑了起来，好像唱戏似的。”

“不要瞎说吧，谁还能比得上你们这一般小孩子呢。真是，一个人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那才算是再幸福也没有的了。”

“什么也不知道？好，小孩子就小孩子吧。正因为是小

孩子，所以才希望有一个大人，能以陪她到北平去玩玩才好呢。北平，北平，一想到北平二字时，我的心就好像飞了似的。去，去，沙宾先生，我们明天就起身好吗？”

只消再一听见她接二连三的一叫出了“北平”两字之后，沙宾君有如陡遭电震似的，不禁的便被痴呆了。从表面上，他虽然依旧静静不动的，凭着椅背呆坐着，不过在他自己的内心里，却禁不住想要立刻如像这样的叫喊了起来：“呀，你这个残忍的女孩啊，你实在是只知道自己，而对于别人的痛苦太漫不经心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接二连三的提起北平二字来，重新的触着别人的可怕的创伤呢？你呀，你真不知道伤心二字是怎样写，和怎样讲的！”不过为着不要太大使得别人难以为情起见——这是他历来对人的态度——自然，他不仅不曾将这些话叫了出来，而却只是在私自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之后，又另换一种柔和的口吻来回答说：

“好吧，若果你决定了要去时，我一定是可以送你去的。北平太远，不过因为我下年要到××地作事去，所以我纵然不能一直送到北平，但从那里去北平，已可以说是相差无几了。”

“你不能也到北平去找点事情来作作，在那里待上一一年半载再走吗？你看，××姐总是说喜欢你谈话，我想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这时，从她一大串的北方音读得不很准确的谈话中，更偶尔的夹杂着有一两声，从水池里所发出来的格格不吐的

蛙叫声；而且草根土和水蒸气的气息，混合在了一块；若不是从远处已透过来一大阵的繁弦急管，纷然大作的管弦乐的序曲时，这夜，这幽凉得几乎令人想要将一切思想全都停顿的夜，会现得何等样的宁静而且幸福啊！

“好好，好好，让我先写信到北平去找找事情再说，若果方便的话，我想，我们真是可以一块儿去玩玩的。”

沙宾君一面喃喃的说着，一面不自禁的已从坐椅上站立了起来，而S女士也就跟在他的后面，一同向那灯火辉煌的处所走了过去。至于若果要问他为什么马上就要离开此地呢？是S女士的语音，在他愈听愈觉得有些与B相近，使他着恼吗？或者是因为他陡然的觉得他们的谈话，不觉已经走得太远，逼得他不能不陷入于“撒谎”之途，而使他深感到无聊和不安呢？关于这一些，恐怕就连他自己，在当时，也是不易解答的了。

而且当他们走进了饮冰室内，已经将L君的全家人找寻着时，他见S女士还是用着一种疑惑不定，和欣赏好奇的眼光，在那里叮望着他。而且就在大家一块团坐着的，用人造石来作成的石桌面前，好像想要将她自己的注视线，故意的遮掩和避闪着似的，她只是将她一张洒满了紫萝兰香水的雪白的手绢，如挥汗一般的，不住的在她自己面前挥擗着。自然，沙宾君在这种酒绿灯红，光耀非常的，繁华的都市夜景之下，虽然依旧能保持着平时所特有的，那种温和而且礼貌的微笑；有时也同阿葵、小宝他们斗着玩笑两句，不

过在他自己的心内，是多么的沉重忧郁，而且破碎不整。因为他觉得已有一种使得他非决断一下不可的思想，是在他心里悸动着的：“真是，所谓伤心二字，从旁人们的口中说出来，虽是那样的轻松，不过，在一个曾经因伤心，而弄得自己对于人世的一切，深觉万念皆灰，生机尽失者看起来，一个人的一小点小心田，可怜家，真不知又能以经得住几多次的摧残和破坏呢！而且，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同女人们往来，或侍候着一个女人的色笑呢？为着恋爱吗？不啊，这样的事，除了只能在小说上遇见，和对于一般现代的聪明的青年，仅能有一点情欲的诱惑外，我相信，在人间，恐怕已经是不会再有的了。为着结婚吗？无论对于任何一个倾向时髦，或者曾经受过一点一知半解的教育的女人，是切不可再以身尝试的。而且一个人纵然不能使得自己快乐或幸福，难道谨守范围的，在生活中，求得一点平静安适，也都成为不可能的了吗？是的，我现在非得马上离开这种烦扰的都会生活不可了，一个心怀悲苦者，而尚长久的戴着假面具，在人丛中胡乱鬼混，这实在是万分无聊的举动。好，我得立刻的就要去应 T 地的聘去，到今晚就得用快信去作复！而且到那里后，从此一定要立刻关起门来，好好的睡觉，休息，或者读书而且工作；不然，就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寂寞，孤独，或甚至于凄惨悲苦都行，但比起在这里装糊涂，学时髦，总要高明一些！”

沙宾君之所以去到 T 地，正是实行他的决心的一种表

示的。

五

计算到此时为止，他之来到T地居住，不觉又已经一年以上。固然，这种离群索居生活之于他，在起初，又是何等的使他觉得不便而且深感重压啊；而且他纵然竭尽心力的，想要去与环境适应，不过在他自己天生来即与社会格格不入，而且自己总喜欢一人过活的孤独性格，也还是与人有些相合不来。但所幸，用着他自己历年教书的一点经验，和他自己不断的对于读书的特殊嗜好，尚能将功课轻轻松松的对付过去；而且于不久间，亦竟能从学生身上，建筑起一些信仰来，因而时间和工作，也都是清闲而且宽松。

但是，因为心情的过度受伤，而至于时时无端的，感觉到一些忧郁和阴霾，这也是一桩难于否认的事实。不过，因为感受苦痛，而至于痛哭流涕，如像这样的傻事，在他现在，是不会再有的了！因为对于过去，他已经夜以继日的，虽至一点一滴之微，也都回味过，追怀过，和极伤心的抚膺痛哭过了。所以他此时，除了为功课而工作外，无论用着一卷苦味极深，和充满了忧伤情调的诗词，或者自将人世的凄惨，欢悦，恐怖，畏惧，以及同情之泪，都描写在纸上的小说，戏曲里，取出任何一种，他都是可以从其中寻到一些享乐，和一些歌以当哭的安慰的。而且，为着对付功课的关系，就教

他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干燥无味的文字学和语言学，他也是能以办到的。由于每日里的清闲午睡，和由于一个无家庭负担者所能以得到的，对于金钱的随便和浪费，以及富有充分滋养性食物的获得，这些于他此时的身体营养上，和精神休息上，都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日见功效呢。所以自从他到T地以来，不特在心情方面，就在他体力方面，也可以说是日趋于健康和强壮之境了。何况身体与心情这两者，又正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为用呢。

“重新的生活起来！”不仅他从前自己曾如此的暗自思索着和祝告着，就连他久别重逢的朋友们，若果在此时看见了他，恐怕也是会相信不疑的了。

有时因为得着了朋友们的结婚通知，或增添子女的消息时，在他的心里，不免要微微为之震颤一下，和微微的要动着一些漂泊无依的感觉的，然而，这在一个曾经饱经风波，和从此便自命为，自艰苦的磨难中，已深得了人生的智慧，和高尚享乐的意味的中年人看来，这一些浅薄的悲哀，而其实在事实上又为一种莫可奈何的事实，又怎能以在他的心内，占据着有若许大的力量和时间呢？所以“若果我能以如沙宾先生那样快乐那就好了！”如像这样赞叹的话，于他到T地不久之后，又复在他的同事间，宣扬起来了。而在他自己方面，也仍是那般温和自然的微笑着，好像他自己的生活的，仿佛真现得比一切人都要快乐，安康，而且自己满足似的。

至于他“独身者”别号的来源呢？那是在博夫君来到 T 地不久，很快的同 C 女士坠入恋爱，中间插进去的一段小小的节目了。有一次，因为博夫君的邀请，他们三人，于游过了××湖之后，是在 T 地极有名的一家，在院子里即有一湾清泉的餐馆里的餐桌前围坐着。那时学校刚刚开学不久，虽然节季已届旧历的中秋时分了，不过在气候颇与南方有些相近的 T 地，却依然留下有不少的暑意；而他那时正将他新才作成的一套薄花呢的灰色西服穿在身上。自然，他之所以如此者，也并非如一般人，于作过了许多恶劣，虚伪，下流，和无耻的丑事之后，而结果还竟至强颜的自认为“人生只不过打扮自己，”如是而已；不过在他自己的心中，却时常的暗自被这样一种观念支配着——“人总是不能离开人群和社会而能生活的呀！所以我们人，实在是不应该囚首丧面的，在人面前，处处都要表现着自己，而使得一般社会上的情感，思想，趣味，都与自己完全不相融洽的同伴者，觉得惊诧和讨厌的。”因而无论在沙宾君自己的心里，是怎样的颓唐或忧伤，不过他在衣冠方面，却总是整整齐齐，件件入时，不肯轻易使人认为怪诞或者特别的。而现在，却不想因为这，便成为了那位急口急舌，事事都以倾慕维新解放，高自标榜的 C 女士的一些嘲弄的资料了。

“噯，你看沙宾先生穿得有多么的漂亮！老是这样衣冠整整的，仿佛一会儿就要去赴什么特别的约会似的。”C 女士说这话时，一半是专向着博夫君，一半又是用脸来在对着

沙宾君微笑着。从她的明媚调皮的眸子中，已可以看出有一些半含佻达，半含戏谑的东西，在那里跳动着。自然，在素常即以老弟地位自居的博夫君，虽然一面也随着 C 女士的微笑而微笑着，不过从他对于他有如长兄般拘谨尊敬的口中，却总是说不出一句稍微随便一点的话语来。

“好，现在不是正赴着你们的约会吗？博夫老弟因为恐怕一人侍候不周，所以才特地的邀我来，作为侍候小姐们的一个副手呢！”这是沙宾君于莫可奈何中，临机应变的所想出来的回应。因为虽然他对于那位机伶机伶的 C 女士，平时并无多大好感，不过既然居于客人地位，所以他也不得不如此勉强的对她敷衍一下。

“作为副手？真不敢当！若是真的的话，那到 H 学校去侍候某某小姐时的正手，又让谁来代替的呢？老实说吧，沙宾先生，你们的故事究竟怎样了呢？为什么老是那般的秘而不宣？”因为那时从 S 埠来有一位在 H 学校担任英文的某某女先生，由于朋友的介绍，他们曾经为解决功课上的疑难问题，而通过两次信，所以 C 女士此时才能如像推敲般的，向他这样的探讯着。

“不要说故事，这是毫无意思的，我们还是谈谈诗吧；小姐，你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和‘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蘋。’这几句究竟谁好呢？”沙宾觉得有些迟疑起来了，真不知要如何答复才好，所以他才如此一面半喟叹半滑稽的支吾着，一面已不禁将一杯搀和着汽水的啤酒杯端了起

来，送到了唇边。自然，在这一刹那间，他的一双不觉已经为忧伤和疑问所浸没着的眼睛，却仍然是极温和的盯放在C女士的，光彩有加的脸面之上，真仿佛想要从那里，求得一种什么答复或解决似的。

“得了吧，菜来了，吃菜吧！什么故事不故事的，闹得真教人有些头昏！来，四哥，Miss C，我们都同干这一杯！”

若果不是博夫，看着沙宾君有些为难，而用着这样微近粗卤的几句话来，将谈锋拨转了过去时，沙宾君在那一餐饭食中，恐怕是很难以吃得十分舒服的。

饭食，幸而，是如斯痛快的吃了过去，不过到了后来，不知是因为刚才的几杯啤酒，在肚里有些作怪，或者因为其他，但总而言之，关于“恋爱”，“结婚”等等问题的谈话，复在他们中间鼓荡了起来，而同时那位谨慎小心的博夫老弟，不自禁的也加入了战团。于是沙宾君立刻，便成为一个被拷问和被诘难的目标了。而且由于他人过于诚恳的为着自己而担心，致使他虽欲唯唯否否，亦不可得，所以到了最后，他不能不将金圣叹的水浒序中，“人到三十而未娶，不应再娶；至四十而未仕，不应再仕，”的几句话，引了出来，作为他自己对于结婚问题的一个概括的说明。

“为什么呢？若果依照着孔子的‘三十而立’的说法，那吗，即使人纵已到三十，也未可便名为老呢！”这是博夫老弟对他所提出来的诘难。

“沙宾先生，你明白的说说吧，老是在桌子上画些什么

让我们不能认识的字是不行的。你是不是当真以为一个人，若果到已经错过了结婚年龄之后，就不应当结婚了呢？”

因为他此时，不知不觉的，只于桌面上，用指尖在那里画着一些，“老丑”，和“伤心”等等只为他自己才能了解的字样，所以C女士，才如此单刀直入的向他劈砍而来。而且在她，这一位平时即将他当作哑谜，而自己更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的眼中看来，现在算是已经捉到了一个机会了。因而她便觉得，非趁此时机去很固执的，将她自己一向心中认为不可解的闷葫芦，打开来看看不行。

“这也很难说。一个人固然不能说，错过了年龄就不应当结婚；不过在我想，结婚究竟不能算为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并非如买一双袜子，和一顶帽子可比，不好，或不喜欢时，便可以将它一脚踢在一边。”

这是沙宾君莫可奈何的，只得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话，作为答复。

“那吗，沙宾先生，你素来就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吧？但总而言之，独身与结婚，这两者之间，你二者必取其一。”

“随你怎样说都可以的，反正一个人，只要能使得自己快乐就行。”

“从这一点看起来，那不言而喻的，你就一定可以算得是个独身主义者了！”

C女士一边得意洋洋的说着，一边不觉的从她的眼中，放出一种爽然若失的光辉来。这是一个在曾经将好奇心满

足了之后的女性心理，才能以如此表现的。

“好吧，随你怎样说都可以，一切都取无抵抗态度，不过饭吃完了，我们总得早一点开步，不要专因为白嘴便耽误了别人家的买卖才行。”

在当时，沙宾君就用了这样一种无抵抗的办法，才将他们这一次的辩论，告了一个终结。

自然，由于这一位急口多舌的 C 女士的，当作笑话般宣传，从此以后，一个“独身主义者”的别号，便自行从他的同事间，加在他的头上来了。而且，这不也是一种事实吗？无论其为独身或结婚，这除去了他自己本身一人而外，于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从心底里，他虽然对于这个名称，觉得有些不大高兴，不过，要教他面红耳赤的，去向人加以一番更正，或抗争一遍的话，他也觉得这是一种不很值得的事情。因而，一提到 Mr. Old Bachelor 一语时，差不多在全校中，都可以说，与提到“沙宾先生，”是一般无二的。

而且，真正说起来，这对于他，又有何妨碍或侮辱呢？就在他所最喜欢的外国作家中间，如像这样不娶以终其生的人，岂不也正多着吗？而中外所不同者，在一则视为平常，一则深表惊诧，二者态度之间，各有差异而已。“蠢东西，这一般无论因为一点什么屁大的小事，都总是爱这样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般怪叫着的蠢东西，他们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不过，那一个机伶机伶的 C 女士，到后来，恐怕博夫老弟，真非得吃她的亏，和倒她的楣不行！”真是，沙宾君除了如像这

样的想着，愤慨着，和预先的为博夫老弟感觉着不幸之外，更还有什么旁的方法可想呢。而且就在他自己，既然生在了这种艰苦的时代之中，若果不提起精神来，对外界加以嘲弄和反抗，对自己加以鼓励和慰藉的话，就连他自己，即使想要好好的生活下去，恐怕也是不免难以为继的啊！

六

时至现在，时间的距离，虽不到一年之久，然而在博夫君方面所起的变化，据旁人看来，是何等的剧烈啊。可以说被沙宾君不幸而言中似的，他，博夫老弟，不仅是为C女士而倒霉着，而且她还更如猫弄老鼠般的，在一种忽冷忽热，既不放他逃生，亦不肯将他一口吞掉的情境之下，眼见得他，竟是日甚一日的，精神和身体两方面，都愈陷入于衰弱疲惫之境。自然，这在曾经因恋爱，而将自己的心情捣成粉碎，和因此便将人世的一切生趣，几乎全都丧失的沙宾君的眼中看来，除了衷心为他哀悼着，同情着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而且，“心病无药医，”若果用着一个过来人的口吻来说，关于这一点，也是能以自己明白的。所以自从他们在那一礼拜日当天的下午，于草草的见过一面之后，沙宾君，这一个被旁人所明白宣称的独身主义者，他不仅是触景伤情的，为着自己的过去，和当前的“节日的寂寞”而悲伤着，而徘徊不定着，而且，那一个曾经将他当作自己长兄般

看待的博夫老弟的，为着他正在青春时节，便遭逢着了这样剧烈的伤害和不幸，正如他自己的当年一样，他，沙宾君，又怎能以安然的坐在家里，静待着“悲痛”来将他自己的心，宰割和齑脍呢。他自从去轻轻的敲过了几下博夫老弟的房门，而不曾得到一点他的回应之后，他便从学校里溜出来了。

是的，正如同往常的许多假期中一样，差不多每一到无聊时，他即爱钻进了人丛中，和喧闹的街市里去游荡着。因为在那里，真有如投身于巨海的狂潮里，和人世间各式各样的幻境之中似的；而且借着了人间的劳碌奔波，和人世的烦扰不宁的诸现象，这是会使他觉得，他自己的生活 and 遭遇，纵然已可以说十分的寂寞而且十分不幸的了，但是在人丛中，岂不还有比他自己更为寂寞，和更为不幸者存在着吗？因而，从其中，他也不啻即算过于自己求得了一些慰藉和安宁；而且有时，因为由于刺激，使得他的精神和思想，立时的，都可以兴奋和活跃了起来。然而时至今日，他还能如往常般的，于人群中，将他自己的悲哀遗忘或暂时抛弃的吗？因为他博夫老弟的不幸的遭遇，他昨夜的不曾安眠，以及他自己的因假期而感到的寂寞和空虚，凡此种种，无论用着那一件，几乎都已超出了他担当能力之外。而且，就在当晚，于黄昏后，当他从一家他平时常去的饭馆里走了出来，只消在灯火辉煌的街市中，刚一游荡过了一小会时，于是，不仅在××马路中，××电影院里，老是吹奏着以招徕客人的，什么苏武牧羊，或打牙牌，以及孟姜女哭长城等等极无味极下

流的调子，已使他觉得十分的难受，就连这在街心中，去他身旁尚离得很远的车水马龙，烟波尘影，以及穿红着绿的男女们，不觉亦令他大有立脚不稳，和晕眩欲倒之感了。

不过他却依然勉强支持的，在那里且行且停的蹒跚着，徘徊着，和茫茫然不自知其所往的一人向前进行着。

“头脑有些昏沉，四肢无力，大约又是机器出了一点毛病了吧？往后非多喝一点 Palatol 来滋补不行了！而且活着也即是一切，这不是很对吗？”他一面固然是在马路侧的人行道中，默默无言的独自思量着，和缓步前行，不过到他一想到他自己近来的健康时，于是从他的因疲惫而模糊不清的脑海里，已不自禁的，便将 Pa-la-tol 这几个外国字母，极明了，极光耀的，拼合和放大的起来。而且正有如一般独身者，由于体验中，所得来的结果一样，他更又知道，过暖与过饱，或者过度的伤感和运用心思，无论因为任何一种，在在都适足以影响到他自己的当晚的安眠和睡梦的，因而他又深悔着，实在不应该在晚餐时，因为鸭片冬笋炒得极美，又加上了最后的一大半碗饭。到他一想到了这些时，一种用讽刺与悲苦所混合而成的奇异的微笑，于不自觉的，即已浮现到了他自己的嘴角间来了。而且，在辉煌的街灯之下，所照映着他的瘦长疲惫的影子，也好像愈加的显得，既伶仃而又孤零似的。

“给博夫老弟买几块火腿饼回去吧，这是他平时喜欢吃的东西。而且在今晚上的晚餐，大约他必定也不会吃饱的

吧。说起来真正可怜，老是那样哭哭啼啼的，明明知道这是火坑，而自己偏偏要呆头呆脑地跳了进去。好，他们都称我为独身主义者，我为什么不独身呢——一个人若果真正独身的话，那才算得是个真正的英雄，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去实行向着女性们的复仇！

“不不，博夫老弟真可怜，不仅火腿饼，就 Palatol 也得一并的给他带一瓶回去。是的呀，健全的精神，常常寓于健全的身体之中，所以我们都非得有个强健的体格不行。反正 Palatol 这种东西，无论其为有病或无病，全都是有益无损的。好，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身体之中……Palatol，每日三次，每饭后及临睡前，各服一大调羹。”

是的，当沙宾君的思潮，再在博夫老弟的身上，打过一个回旋之后，而一转瞬间，于是“五洲大药房”的几个斗大的金字，不觉的，便已映入了他的眼帘了。我们更眼见得，他是从药房的门前跨了进去。隔了一会，当他再一往外走了出来，在靠近药房的门前停住的一辆洋车，也就从沙宾君的方面，寻到了他自己的买卖了。

“得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呀！一个人活在世上，除去了在年幼无知时，得梦梦然的去追求追求女性之爱而外，难道往后我们用着旁的什么其他方法，就不能以生活下去了吗？至于生活的艰辛困难，和对于人世事实的伤心绝望，谁说不是的呢！不过伤心也总有个止境啊。怪可怜的，还有博夫老弟，他的‘止境’，真不知要在何时才能以来到呢！自然，这是

时节使然，真乃是莫可奈何的事情。不过今年的时节，为什么又会变得如此的变态而且不正呢？现在，眼见得春天不觉就快要滑过了，而天气还是这般的阴沉，完全这是那般不晴不雨的。明天，但愿得明天不要再像今天的阴天，那就好了。”

沙宾君只记得自己是半含愁苦，半带愿望似的，独自坐在洋车上，一面如此沉思默想的思量着，一面有时又抬起头去望望，四下都显得十分阴郁沉闷的天空：大约因为本年多雨的原故吧，不然，天气是不会如此春行秋令，节季颠倒的。

不幸得很，拉着他的，又适为一个老年的车夫，由于他的迟迟其行，所以等到他们刚得以接近校门时，已听见有一大阵丁当的铃声，从学校里传了出来。这大约是到催学生们上第二次自修的时候了。当他再一跨下了洋车之后，那两大瓶的 Palatol，和一小包的火腿饼，此时之于他，显得多么的沉重啊，沉重得几乎已到使他难以提举的程度了。不过，他却依旧将它们紧紧的亲自提携着，仿佛一松手，便要飞去似的，所以才不肯轻易的便让工人们帮着拿进屋去。

自然，这一些举动，假使要让外人观察起来，会令人觉得有多么的奇异而且惊诧呢？但要再一追问他，他之所以如此者，其原因又究属何在呢？这不正是一个独身者的因神经过敏，而至于生活失却常态的一种表示吗？是的，这不仅在他自己会无话可说，即使他自己说了出来，像如此的悲苦心

情，恐怕也是非我们事外人，所可晓喻的了。

然而，事实是，临睡前，将两大匙 Palatol 吞了下去之后，在那夜里，他却自幸的竟能以得到了一整夜的酣畅的睡眠。

真是，上帝，若果你真正存在的话，就请你常常的去安慰这一般，就连人生最低的幸福——食眠，也不能以得到相当享受者的可怜的灵魂。

1933年5月30日脱稿

6月21日抄改完毕

古老的故事

—

因为积习难除的原故，就回到了××；我仍旧高兴去逛旧书摊，虽然明知道在那里，除去一些残本的《四书味根录》，《朱子家训》之外，什么也买不着，不过我依旧的逛了下去，因为在那种古老静谧的境地里，我可以寻找一种最适宜于我们古老国人的气息。不过却不想，某一天，在一家阴暗的旧书店里，我竟买得了一本在《画界大师》丛书中，Hueffer作的“罗色蒂”评传，里面还带着有三十多幅用珂罗板印成的罗氏的画作。这不能不算为一种奇迹，不仅我知道，就戴着小眼镜的书店老板也很知道，所以他要价竟要得非常之高，但我却固执的，用几乎同新书一般贵的价格，将它买

回来了。

书几乎可以说是全新，不过在里面有着一个缺点，即是于字里行间，有时仍不免用变色铅笔很细的打了一点符记，底线(Under-Line)。但当我将底线处，仔细的再来观察一下时，却又发生着一种惊奇之感了，因为举凡画有底线之处，全部为书中极精彩的地方。而且在书本上，还带着一种脂粉气，又于书本里面，还夹着有一条用白丝线打成的书签。这不是在市上所能买得出来的一种，于是使我疑心到，这本书的原主人或者为一个女性亦未可知。它之逃亡，倘不是被窃便是由于遗失。正因为被打底线处的精审所诱惑，又令我不能不对这位在假想中的女士，引起一种钦敬之感，而且竟幻想到假使能让物归原主时的快乐情形。于是，在某某报的读者义务通讯栏上，我便登出了这么一段启事了：那大意是说，在旧书摊上，我曾经买得一本某种样式的西书，如果有人能到敝寓里来，将书名说出，而又能付出相当的代价时，他便可将这书赎去。

在登启事的二三日后，下午，即午饭后，当我尚在午睡中迷瞇着时，佣人便进来说，有一位女客前来拜访我了。在初一瞬间，我还以为这是妻的来客，不过再一想，妻的朋友，照例的是直接的去找她，从没有说要会我的，因此我即很诧异的披上长衫，跨到书房里面去了。

来客是一个陌生的女郎，衣履朴素，高高个儿，面貌整齐，态度大方，不过面色却不大好，颇带着一种疲乏和迷疑

的神情。

“先生，你买得的一本画集，可不可以给我看看呢？”她用纯粹的北平语音，并不首先寒暄，便直截向我这样地问。

“可以，可以。”我一边答应着，一边便踱到我寝室里去取书，而且在我的心中，更直接的感到，有十之八九，这书的原主人翁已经来到了。因为在我的启事中，从根本上就没有说明过这是一本画集。

“先生，劳你驾了，劳你驾了，就是这本，就是这本。我还正发愁着，恐怕找不着它呢。一个人坐在洋车上，一不小心，就会抛东抛西的。”她接过书，只稍加以审视，即将它紧紧抱在了胸前，仿佛一放松了，它就又会飞去似的，喃喃自语般地说。

我看着她，对于这位举动奇异的来客，正感到一些惊诧和迷疑，但一转眼间，眼见她将一张五元的钞票，放在书桌上之后，便话并不多说的拔步往门外走去了。我送她到了大门，等她坐在了车上，然后才退了回来。而在她方面呢？却连笑一笑，点一点头的礼节也都视为多余似的。只一直的呆坐在车上，悄然而去。

“这本书可真是她自己的吗？这书于她有何重大关系呢？为什么像这样一位年轻姑娘，竟会失魂少魄的到这一步田地呢？难道她果真对人礼貌一点的方法也都不知道吗？”我于她走后，不禁便这样私自的疑问了起来。

二

再又隔上不过有两三个礼拜之久，我到我所教的某一个中学去上课，不想正遇着有什么的一位名流在那里讲演，所以全体学生都几乎听讲去了，这使我意外的竟得到两三点钟的空闲。既然上街了，我又不愿马上回转家去，因而我便向学校附设的小学部走去，预备去看看那群小猫小狗们在玩着什么玩意，或许这比看一般社会中人的粗俗面孔要有趣一些。但当我逛了一圈，正打算从小学部教员的宿舍内穿出学校的后门时，却不想就在那里，竟同那位曾经到我寓所里取过书的不知名的女士又逅面了。她那时正站立在宿舍阶檐之下，神气依然是那样的空漠而且呆板。我们于骤然的相遇之下，都不免莫名其妙的大吃一惊。我们都微笑的彼此点了点头。虽然于点头之后在我自己的心内，便决定要快快的走开的，不过这次却是她很礼貌的来邀问我可不可以到她的屋子里去坐坐了。因为她邀请时的态度是那样的真挚而且亲切，竟使人连想谦让一下的闲暇都没有，所以我便跨进了她所指示的一间屋子里去。

这是一间面积并不算小的屋子，里面除了一床、一桌、一凳、一洗脸架之外，其余的空隙地方，几乎全被一大堆，一大堆的书籍所占据着了。更因为没有书架或其他多余的桌凳的原故，这些书全都系直接的在地面上堆积着，致使人看

见了，竟止不住要为这些装订得很是金光灿烂的漂亮西书叫起屈来。

我坐在桌边旁，还等她将开水从热水瓶里倒了出来，即不免带着好奇心的想去考察一考察，这堆积着的是些什么书籍，但当我俯身下去，就可能范围粗粗的看过一遍之后，这惊诧，比我初看见其外表时的惊诧，却要更加强至若干倍。因为那一本本的全都为历史和文学上的名著，内中关于文学方面的作品，尤以北欧诸国为多。这真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珠玑，一大堆一大堆经过精心选拔的宝库。如果用在咱们省内的曾经花过许多钱的某大学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比较起来，其精粗之辨，真正是大有天渊之别了。

“这些书都是你自己的吗？”我退还原坐后，向她很惊奇地问。

她听见这话之后，并不作声，只稍微侷促一下，面容现得很是悲哀的摇了一摇头。我觉得有些迷疑了，便抬起头去，想要在屋子里另发现出这书籍的所有者的踪影来，于是那放在桌上，在镜框内框着的一张男子的半身像片，即使这疑问得到了一个解决了。这是一张弧光的侧面照像，一道深黑色的侧面阴影，很显明的反映出这位穿着极漂亮的西服，和戴着眼镜的男子的静穆端庄的姿态来。这个人的面貌虽不能谓之为美，不过从他上额的生得颇为方阔，和两边颧骨虽然微微显得有点凸起，然而在神气上却自然有着一种聪明，傲岸，大方的流露中看来，便可断定出其一定属于一个

书香种子，是无可置疑的了。

我默默的看着桌上的像片，和其他零碎的东西，正不知要如何的继续谈话才好，忽然，这位女士便很热心的同我谈讲起我新近才出版的，浅薄得可笑的一本作品来了。她大约系从学校图书馆里得见的。据她的意思是说，我的作品，虽不能谓之为真正短篇小说——因为那甚不合于短篇小说的写法——不过里面却有某种为他人所决不会有的东西，使她极其喜欢。随后她又谢了谢我，关于为她保存起“罗色蒂”评传，在她为了一件珍贵的纪念物品那件事。她说到这里，眼光便低低的垂下去了，声音也变得很是细微。我望着她长方形的而且近于发白的面孔，特别是她优美的两眉和鼻子的两部分——她的眼睛却因近视及戴着眼镜的原故，显得并不怎样有神——因为那些都只有一个真正良善和恬静的人，才能有着的。

我不觉感到一种不安和疑奇。

“可惜送那本‘罗色蒂’评传给我的人，也就是这满屋子的书的主人翁，却早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然的话，陈先生，我想你们倒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她说这话时，说得异常之快，致使我不易把握着她的语音，而只能粗粗的明瞭她的含意。

“你瞧，这有多怜呢，我到此刻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一些书，这一些往后再没有人去读的书，堆得满地满屋都是，你不知道，当他在生的时候，是有多么的爱书呢，就这样就地的堆积着行吗？如果让他看见了，真不知道要怎样伤心

呢？依我想，倒还不如将它通通的烧掉要较好一些，不然的话，总得弄几个书架来才行啊！是的，我一定得将这些书好好的保存起来。是的，是的……陈先生，你不会笑我吗，我好像有点发精神病似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泪珠不禁已沿着她的两颊流下来了。她用手绢去揩拭着，不过，却愈拭愈多。

我心里已感到一些苦楚了，但我不知道怎样的去表我自己的感情。我很自然的叹着气，又很自然的用眼睛不断的去看看桌上的那张像片。这个男子的面容仿佛愈看愈同我亲近起来了——我似乎愈看愈觉察出他优美的资质来。而且更也觉得这位女士的悲痛是极其理所当然。

“这个不幸的事件，可是最近才发生的吗？”在我自己的心里虽然很想将话题支开，但其实际，却仍不免被这话题所吸引着。

“是的，是的，是最近才发生的。不过时间究竟有多久呢，那我可说不清楚了。因为我愈想愈不明白，好像这事就在昨天，但过了一会，又仿佛觉得这已经是几月，几多年以前的事了。此刻，就连本日为礼拜几，我都已弄不清楚了。日历看了又忘记，忘记了又去看看，还是模模糊糊。我到这里来说是教书，但我真不知道我是在做些什么。学生们听不懂我所说的话，我呢，也不知道要怎样的教他们才好。我在讲堂上讲着讲着，孩子们在下面闹的成为一片，我讲到下句，有时就连上一句我曾经讲过些什么，我也都忘记了。我，我哪能教书呢？……”她说又哭了起来。我坐着，沉默的坐

着，为悲哀所窒塞，但我不知道怎样的才能以安慰她，所以我只得这样的在沉默中坐着，用一种深挚的同情眼光去望着她，不作一声。

如此的更经过了一些时间。

末后，还是她改变话题的说：“陈先生，你是在本校的中学部任教的吗？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同事了，你说可不是吗。改天，一定要过府拜望拜望伯母和嫂夫人呢。你的门牌号数是？真正对不起得很，我此刻的记忆力真坏到无以复加了，无论什么事情，一过眼全忘。”

我于告诉了她我的门牌号数后，便告辞了出来，而且临行还极诚恳的邀请她得暇时，可到我家里去玩玩，更又说明着妻为北平人，是她的一位道地的同乡。

三

从此以后，在学校里，我们只消一会见面，便如多年老朋友般的亲切的点着头，不过谈话的机会，总是不很多有的。随后暑假也就来到了。

在暑假中的某一天下午，正当新雨之后，天气显得十分凉爽，简直有些清秋模样了，小孩们都吵着要去看电影，所以妻同母亲便带着他们到了电影院里去，只留得我一人在家。忽然，那位女士翩然的降临了。她还不等坐下，便提议说，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坐坐去。于是我即同她坐上了洋

车，向新近才开辟的南门外出发。

南门外一带为××市新辟的风景区和新村区，那里有许多的茶馆餐室，它们从新才完工的，用以沟通锦江两岸的大桥为起点，沿着江岸，直向旷野间伸长了去。而野景最佳之处，反倒是已经离开闹市，在于已接近旷野的两头。因为那里有带沙和带鹅卵石的河滩，有垂柳，有靠近城墙的花圃或菜园。但那些除去了少数游人之外，全都是为一般“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轻浮男女们所不曾注意到的。因此这两头也特别显得静寂。

我们便在了这样地方的一张茶桌之前坐下了。这时，夕阳正斜射在对岸低墙里的，洋鬼子们所建造的某某大学的一座一座的小洋楼上，照得窗上玻璃的反光闪闪的直冒着火焰，垂柳就在临河的两岸间摇曳着，懒蝉子们间歇的发出了一声又一声，并不刺耳的鸣叫，所以气候虽然是正当夏季，不过因为新雨之后，而四周围的境象又复那样的优美静寂，因之更令人觉得透体皆爽了。

起初我们是拉杂的闲谈着，随后不知为了何故，我们便谈到“寂寞”这个题目上去了。

“是的，有许多人对于秋天每每感到萧条和寂寞，不过在我却不同，我要每当夏天来，才感觉异样的难受呢。也许，也许是因为……”她呷了一口茶，将茶杯慢慢放下之后，仿佛已对这个题目感到兴味了，因而想要好好的长谈一下似的。在我也很预感到，她一定有许多许多的话想对人说。

“陈先生，你不知道，我们的恋爱时期，便是从夏天开始的。像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从前谈起来，一定会令人很害臊的，不过到现在我却不了，因为我每一想这些，就觉得在其中有苦，而同时又有许多的甜味似的。而且你看，我此刻除了想想这些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而且苦，苦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唉，为着幼旃，苏幼旃，这就是我从前爱人的姓名——我总得多多的痛苦一下才好啊！陈先生，你不认识幼旃，虽然你已经看见过了他的像片，不过像片又哪能以代表出一个活生的人的全部呢？关于他本身，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即是‘古典’二字。而不幸这个‘古典’的人，竟生存在目前十分现实的世界里，大约这也即是他所以致死的原因了。你几曾得见过一件饶有古典意味的物件，放在了暴风烈日之下，而能不至毁坏呢。

“不错，他人是古典的，同时，我们恋爱也即随之而古典起来了。陈先生，你不会笑我吗？当你听见了我这些无意识的傻话的时候。”她将她两片平正的嘴唇咬紧在了一起，眼睛呆呆的独自出神，仿佛在思索什么，又似在专等待我的回答。

我于沉默中，连连的摇着头，以表示否认。而且在当时的情境中，我除出想听了下去之外，确实的也并无别的话可以参加。于是她接着说：

“我之认识幼旃，那已经是五六年以前的事了。我只记得我在初中三年级，还梳着两个小辮的时候，就认识了他。

他是我哥哥的朋友——我那个唯一的手足，不幸即于我们结婚后的一年，因猩红热病而死掉了。那时举凡我哥哥的朋友，我同我母亲，都会以神圣视之的，因为在蝉嫩或刊物上，时常都可以发现出他们的名字。哥哥更时常的将这些文章的大名，和其人的本身，连合在一起指给我们看，说，这就是作某篇小说，某篇散文，或某篇戏剧的某某等等。

“幼旃，他们在他们中间，并不算最喜欢说话的一个，不过见了人总是笑嘻嘻的，遇有机会，便向别人开几句玩笑。有时，也同我们一般小孩们混在一块抢东西吃，态度十分随便，好玩。我们不大同他随和，但也并不怕他。记得大约是我高中快将毕业前的一年吧，我因为英文程度不很好，大有降班的危险。照例的，幼旃是从外地里，放暑假回到北平来了。在他知道我的英文只考得二十分时，便笑着对我和我哥哥说：‘嘿，考不及格吗，真丢人，让我这内行人来教教这个小小姐吧，只消经过一个暑假的功夫，就包管她考个八九十分。英文，英文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只不过司教的人不得其法罢了。’”因为他在各学校所教的大都为英文或外史外地，所以无怪乎他自称“内行人”。而且更不知为了何故，他叫我小姐时，总爱另外的加上一个小字。

自从这一暑假起，我们便更加亲密起来了。我天天下午到他公寓里去补习英文，补习完毕后，他便请客，有时同请我的母亲和哥哥，有时他只请我自己。我们吃小馆子，逛公园，跑野外，而北海公园里白塔下，柏林密茂之处，尤其为我

们爱坐的地方。我们常常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不过看电影，吃西餐，或吃冰激凌等等摩登的玩意，确不是他所喜欢的东西，所以哥哥竟称他为“古典派”。就以他的衣履而论，也常是最老式的。譬如说：他所穿的西服和皮鞋吧，都常是整齐简单得颇有点类似于英国的牧师。不过他说话时却异常的有趣，处处逗人发笑，有时无意的也很能逗人发笑，大约这就是他一片天真的淳厚表现吧。

至于个性，他仍不免处处显露得十分强顽。当他生起气来，常是那样声色俱厉的令人觉得可怕。“你要是再这样的闹，以后就不要再理我了！”如像这样的话，我是时常的都可以从他嘴里听到的。但是还隔不到十分钟以上，他的神情又会渐渐的和平下来，恢复了他滑稽的口吻来说了：“生气了吗，你瞧你小辫都气得撅起来了。得了罢了气什么呢，生气实在有碍卫生。走吧，玩玩去吧，罚我请客。”他那种将人当作小孩般看待的态度，有时固然令人感觉不满，但有时亦颇足借此调和调和愉快的空气。自从我们热恋之日起，他那种严厉执拗，而却又不大能持久的性格——尤其是在对于他亲爱的人们——处处都表现得十分明白。这在他一直都是如此的，只有当他一回他家乡——××市以后，情形可就有些不同了，这话我想我们且留待后面再说。

两个多月的暑假，好像抹上过油似的，不觉很快的就滑溜过去了。虽然在当时并不曾觉得怎样，不过当他将离开北平的前一夕，来到我家里晚餐，临行时，就将那本后来被你

所买得的，带有插画的“罗色蒂”评传交给了我时，我却跑回我自己的屋子里去，偷偷地哭泣起来了。因为在补习英文教科书中，本来有着一首罗氏的“白船”的诗，而我又很喜欢那些插画，所以他才在临行之前，特地的将它送给了我。

关于通信，从他的书札上看来，这与他在表面上平时所表现的快乐情况，完全是极其相反的；因为在他所写的信上，只有一些阴暗，忧愁，愁苦的面影。虽然有时于叙述上，也约略带点开玩笑的意味，不过这种玩笑，确实令人想笑也笑不出来。那好像是一大片深秋时的荒原，除开萧瑟和凄冷之外，简直找不出别的东西来了。我开始学习着喜爱起这些忧郁的情调来了。同时我也开始去读“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柴霍甫”等等俄国作家的作品。而且从此以后，我同文学作品就不曾分离过。正如幼旗所说的，我是在文学的周围气里生长起来了。

为着想接到他的消息，我已学会了去计算从他那里，常信和快信来回所需要的要多少时光，每天邮差送信共有几次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似乎都已自我明瞭的坠入了恋爱之网里面去了。但就在那年的初冬，正当我们的通信通得亲密到极热烈的时候，忽然间，他的消息便骤然的无因中断了，无论怎样的快信，双挂信去探问，都得不到回答。我起初由期待而焦急，继而由焦急而疑虑而悲伤，末后我便时常无端地哭泣起来，仿佛那个人就要从我的胸怀中滑去了似的。我几番几次的都想跑到他作事的地方去看看，可是疑虑和羞

涩却又将人留拦着了。于是从这时起，我才明确的意识到，若果一旦的失去了他，我是怎样的不易生活呢。

终于电报来到了：问哥哥和我，是否可以有一个人去看看他，因他得了很厉害的伤寒症，正发着极度的高热，希望有个对他亲切的人在他的身边。

“要我去作什么呢？而且别人所希望的也并不是我呵！群，快些走吧，别再这样装模做样的了，此刻预备去赶下午的快班车还来得及。”哥哥在看过了电报后，便笑着对我这样地说。

而实际上呢，到次晨，我从南下的快车里跨了下来，也即到了他的身边。

病使我们更加接近了，病也使得这个人变得更稚气，更可笑，和更可笑一些。他在病里面以充分的表现出他天性的淳厚，执拗和天真。即到我看护职务终了之后，那已经是紧接寒假的时候了。

我们就是在那年的寒假中举行婚礼的。那我是××岁，他为××岁，刚比我大了一轮——这也即是说，如果依照中国的旧式甲子算起来，他恰好比人大过十二岁。

四

我们在北平住下了。我们有一个小院子，满院子里都栽种草花。到夏天来，牵牛子，蔓萝，夜来香，洗澡花，挤爬得满

墙脚，满屋檐都是。因为我们都是那样的喜欢草花，不，就连一切发着绿色的植物，我们都是同样的喜欢的。幼旃那时是在××研究里作着事，每天只有三四小时的工作，工作很是自由，而收入却并不为恶。我们大家都很安定而且快乐。每当花前月下，便是他细话当年的时候了；这即是说翻来覆去的总是那么一套，幼加孤露，倚叔伯为生。在大学读书时厄于经济，中间曾经同某一位女士发生过一度很密切的关系，但后来却破裂了。为的是她认识了一个在外交部作事的小小人员，想嫁给了他，而且日后也果真如愿以偿，但日后在实际生活里，却过得并不幸福。至于文学和艺术，那都为他从心底里所喜欢的，不过样样都一无所成。所以他觉得人世和自身遭遇，都完全寂寞极了，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寂寞，寂寞之外，简直寻不出别的来。

我们像这样平安的过活着，一共约有两年之久，生命除了对着我们极幸福的微笑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而幼旃平时对于家里的一切事情，也似乎都只取着微笑态度——他从来便不会抱怨什么，也并不要求什么，他对于饮食起居，一例都极其随便。“这不是很好了吗？我的小姐姐？少生一点气，比什么都要好些。你完全是个不曾出过笼的小鸟，那里知道生活的艰难，和道路的崎岖呢！而在我，却因为历来过惯的都是艰苦和寂寞的生活，所以什么也可以将就过去了。”这是他时常连劝解带责备的在我生气时，对我所说的话。而实际情形也是这样的，他似乎饭只须煮熟，水只须烧

开，衣服只须不脏不破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有一点，即是他很爱书，有了钱便都去买书。也喜欢读书，读过书后，便对人眯着眼睛微笑，仿佛是想要旁人分享他一点吃过糖后的回味似的。不然，便是将书一抛，向沙发上一躺，对人开起玩笑来了：“好人，倒杯水给我喝喝好吗？在世间上的好书真多，就天天读，时时刻刻读，也读不完。真奇怪，有许多人竟至不喜欢读书。譬如说，就你小小姐自己吧，也算不爱读书其中的一个呢。一天到晚都是悠悠忽忽的，不知在干些什么。得、得，不要撅嘴，我不说了。再递支烟卷过来，快点，快点，真累，一连坐了三个多钟头，都没有抽一支烟。”

再其次，便是他对于时事的留心，和对于非正义事件的愤怒，也可当作他个人性格中特点之一看。譬如说，日本人对于当时北方的什么政务委员会的无礼要挟和压迫；或者一群青年人的因请愿而失踪；或者他从前的一個旧相识，因想升官发财，而在报纸上大发其迎合旧封建社会心理的谬论等类，这些都可以使得他忧郁和愤怒半天的。有时他竟会愤怒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绕着屋子里乱跑，口里不住的“混蛋，混蛋”骂个不休。这时如果有人敢去冒犯着他，其结果，说不定他就会将满屋子的东西，全部都砸个粉碎；所以在这种时间，我们常被强迫着去分担他的愤怒，和同情他的失望的。自然，这在当时，于我幼稚的心理上，将他的行动，很是视为多余，不过自从他故世以后，再一回想起来，仿佛

觉得如像这样富于正义感的人，在现今的世界上，实在是过于稀少的了。

“是的，一切事情，到此刻来我都不能再想了，也不忍再去想了。”

她停歇住了，在暮色苍茫里惨然的出着神。一群如针头般细的小虫子，已向我们围攻了过来。我立起身来，向柜上要了两把篾把扇，将一把递给了她。但她却不理睬这些，依然只是块然木然的兀坐着出神。

“陈先生，我话说得太多了，真显得有点絮烦，你说可不是吗？不过，一个人老不说话也总是不行的。自从幼旃死后，已经将近有一年之久了，我从不曾说过如像今天这样多的话。我去向什么人说呢？在这里我完全是个陌生者，既没有亲族，又没有朋友。向幼旃极少数的二三个朋友去说吗？不仅我伤心，也恐怕引起别人的伤心。你不知道，幼旃的朋友虽少，但那确是朋友，他们都很爱他，一提起幼旃的名字来，他们就会落泪。

“不过，不，不，你觉得我说得有点絮烦吗？在茶座里坐久了，有没有不便的地方呢？如若不然，我们还是改天再谈的好。”她随后又这样的反问着我了。

自然，我的回答是竭力的说，我所感觉的与她所猜想的是完全相反的。我要求她讲了下去，而且证明着在这样的茶座里，就坐至三更亦正无妨。

她静静的听着我的回答，而同时更重重的抽出了一口

长气来。这叹气的声音虽然很是低微，不过在这种静谧的夜气中，却显得特别的悠长而且凝滞。如果用这去同从距离不远的，自茶馆餐室里所传来的一阵阵嘈杂的哗笑声一相比拟时，其忧乐不同之境，正与前线抗战的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和后方的骄奢淫逸，酣歌恒舞，是一般无二的了。

五

“我在从前已经说过，幼旃对时事及国际情形都颇为留心，大约就因为这个原故吧，所以在‘七七事变’尚未发生的一个春天，虽然同我们很是相熟的一位作教授的朋友，正用着他所有的积蓄来买一座住宅，预备在北平久住的时候，而幼旃却坚决的先将所有的次要一点的东西全都卖掉，而率领家眷，去到从前国都的南京居住了。

“中日局势绝对不能就这样下去的。凡是不能拿枪杆的人，最好都退到了后方去再说。”这在离开北平前的论调。

我们在南京居住了大概一年，徐州即告危急。据幼旃的观察，以为徐州若失，南京定将不守。敌人沿长江而上，长江上游的江面既宽敌人很可以利用海军，直捣武汉。那么，保守武汉，一定也是颇为困难的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早早的先为准备。因而还未等到徐州失守，我们便由南京退避到武汉，后来又由武汉直退避到重庆，因为重庆嚣杂，便由重庆回到了××。自然，我之所谓“回到”者，系因××市本为幼

旗的家乡的原故。关于这些一直退走的事，一例都系由幼旗自己个人主持，在他以为如此严重的家庭大计，正决不容许旁人再来多嘴的。虽然一路上因为那些沉重的行李和书籍很给了我们不少的麻烦，不过在火药气尚未弥漫来到的后方行动起来，倒是比日后仓皇逃亡的难民们要舒适得多了。

“如何，如果不听我的话，不早一点走，这些书籍那还能有保存的希望呢！”为已得保存着自己心爱的书籍而夸口，这是幼旗时常对我所引为的骄傲。

唉，对不起得很，陈先生，我弄不清楚你究竟是不是××市的人，为幼旗的一位同乡，不过一提到贵省，不，尤其是××两地，我总是不能不衷心的感觉应该加以诅咒的！××市，生产了幼旗，虽然他自十五六岁起就旅居在北方，不曾回来，不过他却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啊。然而这里，却又将他吞噬掉去。你们贵省，我真不知道需要何等样的人，才能在此地生活呢！从前，同幼旗在大学里一同读书，而又为他所最看不起的，平时连书本都不一摸的人，现在竟成为这里的大小执掌政权者。他们全都在那里趾高气扬，卑污狗贱，暴戾恣睢。但总而言之，这里是一个污秽已极的“洄水沱”，正如幼旗平时所称呼他们的，但不想他自己竟在这里面被淹灭掉了！这真一个什么地方啊，我比对蛆虫般还要想厌恶他们，诅咒他们！

我们自从一回到××市后，经济上即已告枯竭。幼旗呢，这里为他的故乡，而他却比一个陌生者还要生疏。旧日

的亲戚虽然还有几个但那尽都是些商人,或小公务人员,嗜利轻义到无以复加。他们对于我们全采取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深恐怕我们去有所沾惹他们。所以首先,住处便成为问题了。这里有一个陋规,即是租房者须缴纳很多的“押金”。譬如说,稍微像样一点的三间厢房吧,就得缴纳二百元至三百左右的押金,我们此刻囊中空空,又将从何处去找寻得这样多的押金呢。而且在旅馆里愈往下住而经济上愈感觉困难,于是我们便不得不被逼迫的,去搬到一座“杂院”里居住了。

这里的邻居,全是些打小鼓,小商店的雇员,全座院子里一共住有十多家人之多,污秽零乱,整天满院子里跑着嚷着都是小孩。我们是外省人,自然全都得如普通对付外乡人般的被人对付着,整天的遭人嘲笑,歧视,和排斥。起初我们对他们是回避着畏缩着,后来形势更愈来愈糟了,有时就连窗户上糊的窗纸也会糊上了又被人撕去,小孩们更有意的专门在我们窗前吵闹和叫骂。从这时候起,我们就知道,如果再像这样下去,完全是不行的了。于是我们改变方法的,每家每家的去拜访他们,同他们闲谈,联络感情,求他们的帮助,而结果是经过了许久和许多的困难和时间,才能同他们较融洽,取得了彼此相安无事的形势。

“××市虽广,而对于我们却并无容身之地啊!”尤记得幼旃同我,每当去拜访一位安居乐业的相识者,或从一家花木满庭的人家门前经过时(这种人家在××市是很多的),

他爱对我们这样的叹息着和感慨着。是的，在本质和教养上，幼旃都不能不谓之为一个极精致，极优美的人，到现在我们竟落到这般境地了！每当我一想到这些时，就不能不可怜他，为他痛心为他而叹息人世的不平。

再其次，便是职业问题了。陈先生，人是不能靠空气和纤维质的书篇来生活的，但现在，我们就只有这些了——书和空气。然而在经过若干奔走之后，好容易，幼旃才寻到了一个报馆的新闻编辑，和每星期还得写四篇社论的位置，而薪水呢，即每月三十五元，据说这已经是那家报馆的最高数额了，做着这种职业的人，就有如老鼠一般，得昼伏夜动，早出晚归。而且为着了这一点微薄得可怜的报酬，幼旃就得从晚上六点钟出去，到次晨五点钟以后才能回家；他整夜整夜的都得在报馆里工作着。

陈先生，也许你会觉得这是颇为辛苦的吧，不！不的，幼旃的苦楚却还在另一方面呢。他所写的社论，据我看来，已是十分认真的了，就搜集材料，几乎每一篇都要费去他一天或两天的功夫，然而那时××市的社论，是只准很远远地谈德国怎样，法国怎样，若果关于本国的时事有所批评，那便只有全被扣留。但到后来，就连德国法国也都不准谈到了，于是大家便只得去斥责本市的公共厕所怎样，茶馆怎样，私娼怎样，像这样一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卑琐问题。为着这些，即使幼旃十分苦恼了：“这成为什么的一种社论呀！为着这些也值得人浪费去评论吗？生活，为着生活干这种无耻

勾当吗？一个知识分子为着生活，就得无耻麻木到这步田地，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呢！前线正在整天整夜出生入死的抗战，而我们在后方的人，却要愈来愈无耻，愈来愈卑污苟且，才愈能生活呀！像这样的下去，我们的希望究竟是在那里呢。”他每对我谈起一次，就每动一次辞职的念头。然而事实上何能容许他呢，所以一直到那家报馆新换了一位社长来到，已明白的宣言，彻底反对××合作，主张同敌人妥协，大家回兵××，这他才辞职了出来。

因为生活的奇苦，竟至将幼旃的性情，变得完全的异样了。他此刻已成为一个粗暴，苛刻，小气，烦絮，和难于讲话的人。譬如说，无论我终日是怎样的劳苦着，烧饭，洗衣，和整理全部屋子，全都为我一人的工作。然而为着多打了几个铜子的醋或酱油，他又会同我反脸的大闹起来，说我浪费，说我一点也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又譬如说，若果发现寝室里有一点渣滓时，他也会拿出什么“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鬼道理来说我不知道清洁，向我大发脾气。自然，我们此刻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日见多了。

“幼旃，你此刻已经变成一个与从前完全相反的人了！”我有时半开玩笑半责备般向他这样地说着。

“不错，我是完全的变得粗暴和小气起来了，就我自己又何尝不知道呢。但是，全都是暂时现象的呀。到将来抗战完毕后，我们的生活一改变好时，我想我自然就会改变得好一些的。群，请你不要生我的气，就我自己也是身不由自主

的！”这是他坦白的回答。

自然，关于我们生活的调和，在我这方面也是不能自辞其咎。陈先生，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什么话不能说得出来呢。这些话在我当场说了出来时，倒并不觉得怎样，不过到事后，当幼旗一句一句的，心平气和的来责备我时，那又是多么的令人脸红啊。

“群，我觉得有些头痛，你抱抱我好吗？固然，我有些对不起你，使你过着这种难堪的生活，但这又那里是我先前所能预料得到呢？若果我早知道这样，我早就一定不会结婚，使得你跟着我来一同受苦了。你瞧，我比那一般混蛋坏蛋们缺少些什么呢，他们的全身连比我一个小脚拇趾都不如呵。群，你不要生我的气，我不好，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先前那里是这样的，这都是因为不如意的生活所造成的结果啊。你不知道，如像你的那些‘你还是个人吗？’‘我同你在一块真倒霉呀，我当初真瞎了眼睛！’这样的话，句句都是何等的伤我的心呢！你以后切不可再生气，再像这样的说了，好人，你得多忍耐一点啊！在抗战完毕后，到外省去，我所有的一小点长处，就会有了用处了。这里不需要知识，不需要文化，也更不需要如像我这样的人，我们得终身的远走高飞。而且到了那时，我想我会加倍的爱惜，体贴你，来补偿你此刻为我所深受的苦恼的。群，你愿意我吃×饭，做一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来升官发财吗？若果我果真肯稍微改变一下我生活态度的话，我想，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舒服一些的，然而……”

每每在我们口角之后，白日里大家连眼光都不愿意去碰一碰上，彼此很不愉快的过上一天或半天时，当夜之网已经撒了下来，幼旃来到床上，起初是翻来覆去的始终睡不着，后来他便会稍稍的爬到我的身边，低低的向我诉苦，更如受过屈的小孩一般，要我抚慰他，或者简直的将头伏在我的枕边，哀哀的哭泣起来了。陈先生，在这时，我除了惭愧得完全抵赖我所说过的一切话而外，简直没有其他办法的。幼旃这一个纯洁得如白鸽子般的人，而且又是那样的富于正义感的人，他现在之所以陷入苦恼不幸的境地，不正是因为他过于纯洁，和疾恶如仇的原故吗？而我当时却偏偏如被鬼迷般的，是那樣的不能忍耐，更显得那樣的不易谅解他。

如像这样每当经过一场风波之后，我们的生活又可平静的过上几天，无论日常生活是怎样的烦乱，拮据和困难，但我们似乎因此都可以更加忍耐一些。不过还隔不上许多时，我们忍耐的心情，又会完全的失去平衡了。事实，事实真比什么都来得真实！在铁一般事实之前理论有什么用处？同情，相爱，又有什么用处呢？理想，爱情，总敌不过事实的一击，二击和再击！

如像这样的，我们在××市所经过的时间，虽然还未到一年的功夫，然而于精神上，我们就好像所经过的艰难时光，与十年八年是一般无二的了。

六

每到春三月来，举行“花会”的期间，就要算××市的天气转变的最美丽，最可爱的时节了。在这时，正可以用“繁花如锦，碧草如茵”，这两句成语来形容。而且依照着上天的意思，好像也想使我们稍微小康一下，或松一口气似的。幼旃，自从离开报馆以后，又寻到另外的职业了。这是由于他因抗战而退回到四川的旧朋友某君，所介绍给他的，他让他到某某两校去担任国文钟点。在起初，幼旃坚持着，以为这并非他自己的本行，而且又听说所教的课本为《古文观止》，于是他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直叫道：“这还成话，不能干！难道我们连五四时代的立场都不要了吗？”不过经过那位很合实际的朋友的一番劝解之后，他又只得默默无言的点头承认了。据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在此刻的××省作事，那还能论什么本行不本行呢？只消一遇有机会，你就得见缝插针！不然，你就得是个绅粮，或者心甘情愿的坐在家里喝空气才行，而何况国文这门功课，在此刻的××省，又完全为应酬钟点呢。一部比狗屎都臭的《古文观止》，谁不能教？不用说上过大学的人，就是读过几天私塾的也全都能教。此外，本省从前的什么举人，什么秀才，和现在的什么‘老’，什么‘贤’的徒子徒孙，更是些《古文观止》专家！你不干吗，那你就只有坐在家等着了。好，就等着吧，而不幸我们又并不

是个有田有地的‘绅粮’……”

而且在事实上，正因为幼旃得教《古文观止》的结果，致使我们得有去雇用个老妈子了。而幼旃的性情，也因为有了固定职业，和较为足够维持生活的收入，而变得平静温和起来。有许多时候，我都可以明确的意识到，我又从新的获得了我从前所认识的一个幼旃了。

从花会上，我们买了十多种花草回来。这些幼旃一律的全由我一人来选择，自己毫不参加意见。事后他才告诉我，这些花全都为慰劳我而买的，他只愿意替我作一个花儿匠，让我好好的看花，而且这些花也即是我们爱情和生命的象征，他得使它们永远光明灿烂的开放了下去。

自此以后，我们的窗前，便成花圃一样的了。幼旃开始很热心的去研究“花草园艺”，热心的灌溉所有的花草。施肥，剪枝，培土，一切他都用最大的热心去从事。我们又在屋檐之下，种上了许多的牵牛子和莨萝，让它们爬得满房檐满窗前都是。等朋友或学生们来拜访他时，他便一种一种，一株一株的，将这些花的生态及变化告诉给他们听，而且最后还很得意的结束说，“这些全都为由我一人的一手一脚所栽培而成，而且这些方法，又全都为我从书本上所参考下来的。”是的，幼旃确是这样，凡事不作则已，一作便是那样的热忱，彻底而且认真。

此刻还有两点，也大可调剂我们的生活，而使幼旃的心情变得高兴的，即是幼旃此刻已不复如从前般的，只有我一

人可以谈话了。现在除去二三个从外面逃亡回来的朋友，时常来谈天之外，还有他所教的青年学生们一群一群的前来拜访他。他喜爱他们，不下于他之喜爱书籍和花卉。他分享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共同的憎恶着一切封建势力的存在。他同他们在一起，自己也完全的变成一个年轻人，他们一谈话便是三四个钟头之久。到送走了这般青年人之后，他还会眯着眼睛笑眯眯的对我说，“你瞧，这些年轻人多么可爱呢。这就是将来新中国的新活力，新台柱。一看见他们，即如得见新生的叶芽似的，令人不能不喜，不能不爱。到将来，我得多多的为他们尽点力才好，不然，中国便少有希望了。”他的那种对于这些青年的欣赏和爱好，很令我想起了我哥哥当年对于他一般作家朋友的神气来。

此刻，我又时常的被称为“小小姐”了，这不啻即是每当幼旃心情轻快时的一种象征。

七

这种“小康”的状况，错虽然不错，不过所可惜的，就是不曾维持得许久罢了。因为还未到暑假以前，我们即听得旁人说，什么“校长座谈会”，已将幼旃及幼旃的从外面回来的几位教书的朋友，一律的加以××罪名，预备彻底的“扫除”到教育界以外去。而这“扫除”，在不久的期间内即已来到了。

从此自七月份起，我们又复陷于失业和困乏的境地了。

不仅我们如此，即幼旃的朋友们，也多陷入我们同样的境地。这是从他们相聚时愁眉皱目，叹声唉气，所能看得出来的。不过于他们的叹声唉气中，这里有一点是颇为共同的——这即是无论生活贫困至何种地位，当他们一谈起抗战的前途来时，大家总是眉飞色舞，异口同声的却说，“愈打得久愈好，我们得借抗战的力量，将一切腐化，恶化，封建化的毒质，完全的揭发和排泄了出去！好，好，愈抗战，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更愈加光明。至于我们少数人的苦乐得失，那又算得什么呢？如果为了抗战的原故，纵叫我们死去，我们也万死不辞！”是的，真没有比眼看见这一群在本日里就没有米下锅的理想主义者们，空着肚子来高谈，再为可笑可怜的了。我在这种场所，我是不惜用我最后的一点经济力量，设法去多弄一两样可口一点的菜来，增加他们的雅兴的，所可惜的，便是我们也太于贫乏，时常的弄得以稀饭宴饕佳宾罢了。

“幼旃，说起也真奇怪，为什么你所有的朋友，多多少少的总有一些可爱，和多多少少的总有一些为他人所绝无的特长呢？”我有时一回想起他们的谈话来时，忍不住便要这样地问。“这有什么奇怪呢，友情的基础就是美德。没有美德的人，我们就不会聚在一起了。但如果说我的朋友有可爱之点，那我也便是在被可爱之列了。那么，群，为什么你不肯

多爱我一点呢？”幼旃在回答这一些话时，他常是爱用一种怀疑和责备的眼光，来望着我的。

然而，陈先生，这是何等的冤枉呵！我，是为着何人才如老妈子般，胼手胝脚的终日工作着呢？作饭，洗衣，扫地，整理屋子，一切都只全靠着我一，这不还是为了幼旃的原故吗？但他现在，却似乎连这些极简单的道理都已不大清楚了。此刻，他的性情，不仅已变得粗暴和苛刻，而且在这之外，还应当加上淡漠和冷硬二者。他终日只是不言不语的读着书，不然便只是纳头便睡了。

他，沉默得有如一座荒凉的古塔，无论拿着一本什么旧杂志，或一张当日里的什么报，便默然不语的冗坐半天。他除开同他的朋友，或来拜访的学生们，谈谈抗战的形势外，便似乎连语言的运用法，都已忘记了。他对于我，几乎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个人的存在似的。有时，即当我想去同他好好的攀谈几句时，他也会烦厌而淡漠地说，“让我静静的呆一会好不好？”不然便皱着眉头地说，“得了，你最好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会吧，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统统是毫无意识！女人，女人真比什么都要麻烦！”

至若果你再去同他争论几句呢，起初，他固然极沉默，极忍耐的置之不理，不过再过一会，一阵极粗暴无理的辞句，便会从他的口中倾吐出来了：“混蛋，你真得要人的命呵！你杀死我好了，你杀死我好去再嫁！我不惹你，你偏偏的要来惹我。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愿意我早早死掉的，好

好，你来逼死我吧，真逼死人，你明白，逼死人不偿命的！”再其次，如果更进一步，那便是乱砸东西了。无论什么东西，只消一顺着他的手他便砸。

自然，这不能不使我十分伤心。尤其是关于砸东西这一点，更使我有说不出的伤心。自然在这种场所，一些极不入耳的话，也会作为我自己的答复。不过，事态倘不扩大，只有再过一会功夫，幼旃的态度又会完全的转变过来了，他会如作犯了过错的小孩般的，蹑足蹑手的跟着你，强打着笑容，不住地说，“群，你生气了吗？请你不要怪我呵。我的心情不好，说话很难听，这是实情。但你为什么要来惹我呢，你惹着我，我就得同我的亲人发脾气呵。你骂我吧，骂骂我是应该的。只消你不生气，我是很高兴的让你骂骂的。群，你还生我的气吗？群，你要是还生气，我就总跟着你走，前屋走到后屋，后屋走到前屋，你看我有多么可怜呢。”如像这样的，他非得使你发笑不行。

自从七月份起，算至九月份止，这三个月的生活，我们全都只靠着当当卖卖度日，最苦恼的，莫过于看见幼旃，悄悄的用布包挟着一个小瓷质的古瓶，古盘，或一方端砚，一部木版的佳版书出外——他在北平时，是颇喜欢搜集这些小古董玩意的——而结果，只不过换得比原价还不到十分之一价格，他的那种凄凉和悲愤的神情了。“群，你看，一般初版的汲古阁本的《花间集》，还带着一个楠木匣子，原价二十元，现在只用三元钱的代价便卖出去了。这种社会完全是

人吃人的社会。知识，学问，品格，完全毫无用处，若果你不愿意做个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话，那你就得被旁人吃掉了事！你看，在这种世界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每当出外卖掉一次东西之后，其经过的情形，和幼旃自己的悲愤，大约总是大同小异的。不过，有许多珍贵的物品，有时也颇由幼旃生气时而亲手砸掉，这在我很视为可惜。但在幼旃方面的观点，却又有些不同了。他的分辩是说，“这些东西是由于我亲手买来的，又由我自己亲手砸掉，正复何恨！在此刻，有砸掉的需要时便砸掉，到将来，有钱而又有买来的需要时便买来，更属理所当然，与物无伤。”从这一点出发，自然，他对于我生气时所说出来的，那些在他视为伤心的话，是不大肯加以原谅的了。所以每当他心平气和时，总爱对我这样地说，“群，你总痛心于我的砸掉东西，而我却不然，砸掉东西，正与人无伤，而又可以借此出出气，那是很好的。但若果说到刺心的话，其结果可就不然了。言出于口，入于人耳，给人以一种极坏的，深刻的印象，再也难以收回。你老是爱在生气时说，同我结婚怎么倒霉，怎样瞎眼等等。而其实，无论我生气到何种程度，你又何尝听见我后悔过我们的恋爱，我们的结婚呢？这即是说我生气虽生气，却从不曾追悔过我之爱你，和我对于你所施出去的爱呀！一个人对于一生行事的最关紧要处，那能以这样容易的便加以后悔呢？”不错，到时候一回想起来，他生气时说骂人的话是有的，但这全然是气话，正如小孩们生气时，毫不讲理般所说的气话，令人可笑

又复可气，至于“伤人”，那却是从来不曾有过。自然，这种极有分寸的生气，在我是很视为不可及的。

而且就在我们极端困乏的时候，幼旗也常常如昙花一现般，现出他从前那样温和可爱的姿态来。“来，落难的小姐，让我这落难的王孙公子来帮帮你的忙吧！”于是他就会蹑脚蹑手的开始来帮助我烧火或者洗起衣服来了。但这些他做得全都是那样的生疏而且可怜。烧火不到一刻，洗袜子不过一双，他便又会叹着气说，“唉，真的不行，真累！亏得你还天天这样不断的作着呢。你真是个好人，一个能粗能细，最合于人理想的爱人。你不知道，我此刻是多么的感谢你，欢喜你呢。如果环境稍好一点的话，我想我们是更可以幸福一些的。让你一个人这样的辛苦下去，我实在万分觉得过意不去！而不幸，我又完全不知道怎样来帮你的忙……”他一边说着一边脸上已止不住泛起了一种犯罪似的可怜的微笑来。

有时，在他偷偷的卖去一两件东西之后，他也会从外面提了一大包什么可口的东西回来更将它静悄悄的放在桌子的中心说，“小小姐，这是你所喜欢的！你还不说谢谢我吗？”至若果我再一去责备他浪费时，他除去了说，“管它呢，过一天算一天，反正那是一样！往后再说，”之外，而从他脸上，一种凄凉寂寞，和疑问忧愁的表情，便会同时的显露出来了。

自从我们回到××市不久，幼旗的头上，即已现露出了白发。而在此刻，他白发的增加更为特别的迅速而且显著，

几乎可以说两鬓间都已变成白斑的了。

并且到此刻一回想起来，幼旃的身体，在那时候，也早已日加衰弱，不过因为当时生计困窘，大家都只是计算着怎样对付过日子，怎样才不致挨饿，所以不曾注意到这点罢了。

这是从他时常都在嚷着头痛，心跳，和两眼发花，便可以觉察出来的。

八

秋，一年一度的秋天，到此刻，其意味已经显得颇为浓厚了。跟随着秋凉的增加，我们生计的窘状，也更愈加严重起来。幼旃终日沉默着，对于一切秋的意味的感觉，都带着一种类似神经性的沉默的表情。我不敢去惹动他，怕一惹动他的结果，不是蹙眉瞪眼，便是出言难听。他从表面上，似乎显得更加用功了，几乎可以说是终日手不释卷的读着书。而我呢，除去时时的计算怎样省铜子，怎样省食物，和整天忙碌着洗衣，煮饭，等等琐事之外，我的心里也感到很是伤感而且郁悒。我有些想家，想念北方，想念母亲，每当一想起这些时，我就止不住要感伤流泪。但总而言之，秋使我们沉默着，秋使我们感到萧瑟和凄悲，秋更使我们去各怀心事，各想各人所遭遇的苦楚，而将眼前伴侣的注意和关怀，完全的忽略了。

大约就在那个九月或十月之交吧，幼旃的朋友×君，给我们送来了两张××大学农学院的菊花展览会的参观券——这是专为慰劳前线受伤士兵募捐而举办的，所以票价很贵，大约每张票要元多两元之谱，而且××市所有的菊花佳种，也全都聚会在那儿了。幼旃和我，得着参观券时都很高兴，因为我們都很爱花，而且我们有许多天，已都不曾专为游览而出门了。我们正预备着在午饭后，便要整装出发。

不过，却不料在吃午饭的桌上，一种不愉快的谈话就发生了。还是由于谈论起那位送票的朋友近来的生活状况而起的。起初，幼旃很对于他们的因失业而搬到乡下去住，每月只须有十五元左右的收入，便可度日的生活方法，表示钦佩。而特别是对于他的一位很会俭省的太太深加赞美。末后他更问我，我们若果这样，可也行？而且我们此刻，为什么每月总非得三十元左右不可呢？于是我便将我们每月的用度细细的算给他听：房租六元，柴四元，米五元，油三元，水一元，菜每月合共四元，合计总数为二十三元，其余再加上三四元上下的零用，这那里又说得上浪费呢？而且这个地方的人，又非常的欺生，别人能买着的東西，而我们出同样的价钱，却偏偏的买不着。所以若果再想要俭省，那就非得如×君般的，另娶一个本地的太太不可了。

“你同我讲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完全是废话！”他不觉马上便发火起来了。

“没有什么意思，反正我不如别人就得！”这是我的回

答。

“那你打算怎么着？”

“随你的便，我想至多不过散场！”

“好，好，散场就散场，我早就知道你有这种心意了！反正你是个只可以共安乐，不可以共患难的人，我算将你认识透了。好，散场，你就得走，我对你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走就走，老妈子也是人做的，难道你以为我非给你在一块不行！”

我说完之后，立起身来，向寝室内走去，随着就听得“哗啦”的一声，满桌的菜饭碗，打碎了一地！

我在寝室内的床上，放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我自己，哭我这一年以来，所深受的不幸。我哭幼旃，哭我从前所认识的幼旃，早已经不见了，我哭此刻的幼旃，他是已变成一个何等样的粗暴苛刻，令人难受的人啊！

我一直地哭到天黑，而幼旃却沉默着了；他不曾理会过我。

到了第二日，一大清早，他便走了出去，到夜晚才回来。又到第二晨，他虽不曾出去，不过只是躺在床上，睡了一整天的觉。到夜晚当我要上床时，他即起来点上灯去读书。我们已经有整整两天的功夫，都自始至终，不曾交过一言。就谁也不愿去互看一眼，因为这时，我们彼此都很知道，只消大家的眼睛一相碰遇时，便都只是一些仇恨和怀疑的眼光。至于饭食呢，那更不用说了；我们已经有三天多不曾举火

了，各人随便到街上去买点零东西来吃吃就过一天。

直到第四日，我们彼此的心里，都似乎较为平静了一点，我开始去作起饭来。然而到吃饭的时候，幼旃却又走出去了；在出门时，我亲眼看见他用手绢在揩眼泪，于是我也伤心的流下泪来，吃不下饭去。我很可怜幼旃，想起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一个人，而现在，他的境遇也实在太苦了，不然，他怎么会变得如此的怪僻呢。我一个人想着又哭着，哭着又想着，简直连天是什么时候变得昏黑的，也都不知道了。最后，我才在心里暗自决定，让他晚上回来时，要好好的安慰他一番，让他平平气，然后大家才好静静的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光。

不过，当晚，在夜已经降临时，而我却很酣甜的一觉睡了过去，不曾醒来。因为这几日来的哭泣和伤心，也实在太够人忍受的了。

陈先生，又有谁知道，就在我昏睡过去的半夜中，那件悲惨的事件，便因此发生呢！

我是被一种巨大的，什么突然坠地的东西的声音，所惊醒了。我登时很惊骇的从床上跳了起来。那一眼看见的，便是幼旃已从他坐着的唯一的一把藤椅上，直跌倒到了地上。桌案上还有一灯荧荧的，正展开着一本他刚才读过的书。他半蜷曲，半倾斜的躺卧在藤椅的脚边。脸面苍白而且歪曲，嘴角不住的微微痉挛着；鲜红的血滴已从他的嘴和鼻孔之间，涓涓地流了出来。

我被惊怖得叫喊起来了。由于被惊动的同院子的邻居们前来帮忙，我们才将他抬抱到床上去。随后，幼旃的很少数的二三位朋友来了，医生已被请来了。经过诊断之后，医生说这是急性的“脑溢血”，在医药上是很难为力的，现在只有先注射上一针强心剂再说。

但注射强心剂的结果，除了使他呼吸稍微平均点外，简直现不出别的什么好征象来。医生不断的诊按着他的脉搏，教人用凉水浸湿着毛巾，来放在他的头上。每隔上几分钟又浸换一次。我于是就趁着他眼皮稍微有点张开的一瞬间，本能的在他耳边，碎心而且绝望的，“幼旃，幼旃！”地哭叫着。在我叫了若干声之后，他似乎已稍有知觉了，他的眼珠已微微有些活动。

“幼旃，你还认识我吗？我是群呀！你心里觉得怎样，好过一点了吗？”我不断这样的握着他的手叫唤着他。他用他已起有矇翳的眼睛，来向我这方面注视了一会，忽然间，似乎已认识我了，他嘴角不同于痉挛似的抽动了一下，我觉得他是努力的发出语音来，我于是低下我的头，用耳朵去接近他的唇边，想要听取他的意旨，可是除去了听见他喉头有些转动外，完全什么也听不出来。但他的眼珠仍然定视着我，好像在记忆什么，又似乎在疑问着什么。末后他的脸上便露出一丝丝的笑意来了，他脑袋更因之转动了一下。但经过了这一下动，他的手即忽然的一松，似乎一切的筋络都从此解体了。他已不复再有生机。这轻松的一笑，似乎便送走了他

最后的呼吸。医生换出手来，将他的眼皮翻过来看了一下，就无言地走开了，开始去收拾他的药箱。

我伏在幼旃的胸前，碎心的高声哀唤着他的名字，抚摸着他的全身，好像想从他身上的任何一部分，将他的生命抓了回来似的。不过这却已经太晚了，他只是软绵绵的躺着，一点也没反应。而且从此再也不能睁开他的眼睛。

我的幼旃呀，便是这样断送掉了的！

假使那件争吵的事不致发生，又假使早一两日我不太久的负气，而早点去安慰他，和缓他呢，那他纵然生病，一定会较好一点了。不，不，如果我们的生活，不陷于如此绝境的话。

我想，这些不幸的现象，便一定不会发生了。

陈先生，请你公平的裁判一裁判，看幼旃之死，是不是你们贵省的环境特殊将他杀掉了的？

从此以后，我哭幼旃，便连带的诅咒你们贵省了。你们这个地方，恕我不客气的说，——就幼旃在时，也同是这样的说——简直不成其为一个地方！在你们这个贵地，从来便只听见着因人设事，而却从不曾听说过，因事去找寻人材。凡事都非得找老表的老表，舅子的舅子不行。你试想想看，如果留着幼旃这样的人，在你们贵省工作——而同时这里又是自己的故乡呵！那是多么的有趣呢。他在教育上，是个很好的青年导师；在学术研究上，是个很好的工作者；在文化上，他可以翻译一切关于文艺及历史上的欧西名著。然而

你们贵省却不容许他，杀死了他，吞噬掉他，连最低的生活条件，也不容许他所有呵。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污秽卑劣的洄水沱，那里还看得见人呢——简直到处都充满着地狱，饿鬼，畜生！

我不愿意看见他们，我一听见你们贵省的语音，就更加倍的对他们加以诅咒。如果这里找得出一个纯粹的北方姑子庵的话，我确是愿意到那里面去的。

至于幼旃留下的书籍，陈先生，你是会亲眼得见过的。照理，我便应当用幼旃的名义，将它送到××市的某某图书馆去，以作为幼旃的一个纪念的，然而正因为厌恶这个地方，诅咒这个地方的原故，我便决定不这样作了。到抗战完毕之后，若果我有能力呢，我就一定要将这些书，随身的带回北方去，若果无能力呢，我也自会将它投诸水火，让它毁灭掉的。这个地方的人，除掉了卑污狗贱，蝇营狗苟，上谄下骄之外，还需要什么书籍，什么文化呢。他们不需要幼旃，杀死了他，现在留下他的书籍来，又有什么用处呢？这对于他，简直是种侮辱呵。他纵在了九泉之下，恐怕也是会怨恨我的。

这一大片连续的回忆式的叙述，在起初她犹侃侃而谈，后来因为愈说愈兴奋，确早已将这位叙说者弄得激昂起来了。自然，过分激昂的结果，随之而起的，便为一种疲乏。于是她便立起身来了，独自的走到河滩下面去；我从暮色苍茫中，望着她孤零零的背影，觉得很为她的境遇而感到悲伤。

她在河滩下缓步着，过了一个时间，然后才走了上来。我算清了茶资，便同她向进城的路上走去。这时确早已是城外游人星散，城内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在一路上，我陪伴着她，有如陪伴着一位受难的姐妹那样，亲切而且悲伤。不过走了不一会，我因为平时玩弄笔杆，已成为一种习惯的原故，便开始问她，幼旃君可还遗留下什么遗稿没有？“一大包呢，改天一定要送了过来请教的。”这是她的回答。

末后，她又接着问我，“你们结婚一定是十分幸福的吧？”自然，我的回答，是一个颇为肯定的回答。接着，她于叹息了一声之后，又复悠悠然感慨似的，低声地说起来了，“在此刻，有许多的新式女子，都讳言自己结过婚的，仿佛一说到自己结过婚，就感觉一种羞涩或失望似的。自然，如果她丈夫为一个了不得的人，又当例外。但我到现在，却不愿意这样的想了。每当遇见一个到我屋子里的陌生人，我总是爱这样的将幼旃的像片指给他看，而且说，‘这是幼旃，他就是我已亡故的亲爱的爱人和丈夫呀！’因为我每当一想起幼旃来——唉，陈先生，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以不想他呢——我总是那般的感到既悲切而又骄傲呵。你们贵省的人，因为他们已杀死了我幼旃的原故，我真是一个也看不起他们！”

“而且，此刻，我更又时时的，在奇怪的作想，为什么我们这几多年以来，都不曾生下一个孩子呢？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此刻活着，也可以有意思一点了。此刻幼旃是没有

了，我真落个两手空空！所以在他下葬时，当我将第一把的泥土，从他的墓穴里向他棺材上撒下的时候，在我惨痛的心底里便像如此的决定了：我从此以后，便算是与我幼旃一同埋掉了，人世的一切，都从此与我无缘！

“唉！哭泣吧，但哭泣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此刻活着，而且承朋友们的照顾，在××小学部作了一个小学教员，但是我的心永远的跟随着幼旃——我想，当他还存在的时候，我替他洗衣，作饭，虽然劳苦一点，然而那时，我却是多么的快乐有力呀！他是忧郁的，但他的忧郁却是明敏的，不是专为自己的；他是暴躁的，但他的暴躁却又显得那样的真挚可爱。但是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唉，如果幼旃知道的话……”

她说着说着，我们不觉的便已达到城门口了。我替她雇好车后，更又热忱的握着她的手说，“你请好好的珍重着吧，不要太过于悲伤了。如果不蒙嫌弃的话，就务必请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玩。人不一定因为省界的关系，便都完全是坏的。就譬如说我自己吧，正同于幼旃君是一般情形，对于本省完全陌生。我之所以尚未至于如幼旃君般的被牺牲掉者，亦不过因为我有着某种或然的机会吧了。所以务必请你常常到我们家里玩玩。我想再隔上两天，我一定要同着我的太太到学校里来看你的。你或许不致于便讨厌我们吧？”

我说毕后，她并不曾作任何回答，只是惨然的对我点了一点头，现得很是软弱的，便跨到车座上去了。我目送着在

街灯辉煌下的，从她所坐的车飘起来的车尘，心里暗自感伤着她所遭的境遇，并且立志要写下这一篇一点事实也不改变的小故事来。

九

此刻，文章已经算是结束完毕了，但在这里，我还可以连带的向读者报告一下，即是在我察看了幼旃君的遗稿之后，那确是“一大包”。他计翻译了“吉朋”的《罗马兴亡史》一百余页，“梭罗古卜”的《小鬼》小半部，Marin Michaelis 的《危险时代》三分之二；只可惜这些译稿多未完工，自然，译笔是很好的。其他的创作，计有长篇小说未完稿共三部；在北方各杂志报章上所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及散文，约三十余篇。这些文章虽然颇有“风格”，不过太于“英国化”了，微觉有些沉闷。

这以上便算是幼旃君所有的全部著作了。现在请读者诸君试想想看，如果让这样一个人活了下去，这且不是比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或终日里只知道自私自利，蝇营狗苟的人们，要较好和较有用一些了吗？

1939年7月